

目錄

原序

第一章 家庭 幼年 高等學校時代（一七二四至一七四〇年）

家世 父母 童年 在弗麗得利取安侖高等學校時代

第二章 大學時代和家庭教師時代（一七四〇至一七五四年）

甲. 學生時代的康德（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六年）

入學 學習的科目 他的教師 克路村底影響 外表生活情狀 研究學問的

朋友 受大學裁判處底審訊 出校 第一次著作出版

乙. 家庭教師時代（一七四七至一七五四年）

猶村 阿爾士杜爾夫 在凱雪林家麼？ 這個時期中的特性 營求高等學校教

員

第三章 十五年大學私教授和被授學位（一七五五至一七七〇）

年)

(一) 一七五四年的著述 授學位 允許入大學授課與第一次講演

(二) 講演科目 日課 用手抄本 講義

(三) 一七五五至一七五八年的著作 一七五九年一七六八年的著作

(四) 外表生活情狀

(五) 社交 衣服 朋友：沃布雪 格林 商人 將官 太太們 學生 精神

生活

(六) 一七六〇年以後精神上所受的影響 與盧騷哈曼赫爾德蘭伯特門德孫諸

人之關係

(七) 營求失敗 皇家圖書館副主任 埃爾郎根及耶拿聘請船城正教授

第四章 到純粹理性底批評出版止(一七七〇至一七八一年)

(一) 就任正教授職 與教育部大臣札里次及赫爾次的關係 獎勵

(二) 講演 講演科目 學生 公開講演底特質

(三) 著作 理性底批評 評論磨斯加帖底著作 論人種差異 一七七七年拉

丁文演說 關於博愛學校的著作和贊助

(四) 社交 在凱雪林家 在飯館用午餐 施羅特首相

(五) 通訊和個人交際 微蘭 尼古拉 亞可卜 拿瓦特 蘭伯特 門德孫

赫爾次和畢士脫 純粹理性底批評出版

第五章 康德精神活動底全盛時代(一七八一至一七九〇年)

(一) 本期論著大觀

(二) 講演 與學生的關係 做學長及校長 其他的崇銜

(三) 私人生活：個人交際 格林和模塞畢 克罕思 叔爾次和其他的同事

希伯 居住 獨身 日常生活

(四) 對於公眾的關係 耶拿的宗仰者 蠻堡 哈爾 來卜棲喜 廓庭堅 南

德意志和東普魯士的康德 批評赫爾德所著理想 普魯士境內開始精神上的反對

第六章 老年（一七九〇至一八〇四年）

- (一) 老態初呈 末年講演 大學校校務終結
- (二) 一七九〇年後康德哲學底繼續發展 在德意志 在外國
- (三) 與普魯士反對派衝突和同時的著作
起因 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四年間的作品
- (四) 申斥康德和他的答辯 一七九五至一七九八年的著作 最後的論文
家庭生活 康德底餐會 他對於兄弟姊妹的關係
- (五) 晚年 衰邁增加 辭去蘭伯 最後的著作 一八〇二年與一八〇三年的
變態 跌倒受傷
- (六) 宛轉而死 去世 安葬 墓 一八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追悼大會 最後
的移葬和雕像

康德年表

康德傳

德國卡爾弗爾倫德著

商承祖合譯
羅嫩階

第一章 家庭 幼年 高等學校時代 (一七二四至一七四〇年)

第一節 家世 父母 童年

英馬奴哀康德, Immanuel Kant 於一七二四年四月廿二日夜五時,生於普魯士省,船
尼格士白克 Königsberg 城——今日還存在的外城——底一家尋常的民房裏。這房子
所在的一條小巷,名叫鞍匠巷,他的父親約翰戈耳克康德, Johann Georg Kant 便在那裏
做一個鞍匠,精確的說起來,便是從事皮帶工人底正當營業。他的祖先按世系說,是白蘇
格蘭遷來的,十七世紀時候,蘇格蘭地方,姓康德 Kant 的,實屬不尠,便到今日,還可以見着。
有位瑞典的主教,林德布郎 Lindblom 曾在瑞典尋求這位大哲學家康德血統底淵源,

爾時康氏已屆七十三歲，便親筆寫了一封回信，告訴他說：『我的祖父是於前世紀末葉，本世紀初期，隨着衆人自蘇格蘭向外遷徙之一人，至於因何遷徙，我可不知道了。就中有一部份中途散居於瑞典，其餘的大多數，過美麥盧 Memel河，便到普魯士來了。』並且說他的祖父，是沒於提盧西特 Tilsit城。數年以來，官書方面已經證明：這位大哲學家底會祖，里赫特康德 Richard Kant於一六六七年高齡之際，曾在海的克魯茨 Heydekrutz村，（在東普魯士）附近，威爾敦 Verden地方，做一個酒店主人。他的兒子赫恩士康德 Hans Kant學得做皮帶的手藝，曾到國外作工，遊歷了一次。當他在提盧西特城作工回來的時候，大約是一六七〇年，便到美麥盧 Memel城住，仍作皮帶營生，不久就娶了一個民間少女，一六八二年十二月杪，遂生了第二個兒子約翰戈耳克 Johann Georg，這就是英馬奴哀康德底父親。約翰戈耳克前稜有三個弟兄，當康德底祖父留住美麥盧城於一七一五年再婚時候，約翰戈耳克或者正因此事，乃離去美麥盧城，到船尼格士白克去了。後來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便在此間與一個同事底十八歲的妙齡女兒婀娜

獨機娜蕾特爾 Anna Regina Reuter (一六九七年三月十五日生) 結婚。約計當日約翰戈耳克底年紀已將三十三歲了。

這一對新夫婦底家庭，起初就蘊藏無限「敬神」的精神，關於這一層，我們觀於新夫婦，在一本家譜裏面所記載的幾句話語，可以證明：「一七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我約翰戈耳克與同獨機娜蕾特爾結婚，是里里斯它盧校長先生 Magister Lilienthal 在克來普荷夫教堂 Knaiphofischer thum 主婚的。願上帝佑護我們平安！」結婚後，三十年間，共生了九個孩子。英馬奴哀之先，已經有了三個，但是第一個嬰兒（女孩）出生已死，第二個男孩，才滿週歲便殤亡了。所以英馬奴哀只有一位比他年長的姊姊。（名列機娜 Regina）繼他出生的，雖共有弟妹五人，但只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名約翰亨利 Johana Heinrich 生於一七三五年）是活着的。

這個家庭底新宗子誕生的第二日——禮拜日——便行洗禮，擇定英馬奴哀作他的名字。（有上帝佑我們之意）我們今日在稍舊的普魯士曆書裏面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天，還見

有印着這個名字。這個名字，據字義解釋，是很合於他的父母，尤其與他母親慈祥虔敬的性情相稱。行洗禮的那一天，他母親在家譜中筆錄下幾句話，比其他的小孩特別詳細，髡鬚早已預料伊的孩子將來能得到絕大的譽望一樣。伊所記載的道：『一七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晨五點鐘，我的孩子英馬奴哀降生，二十三日，行聖洗禮。』接着並舉出六位贊禮人，四位代父（一位腰帶匠，一位法官，一位船尼格士白克城的商人，一位美麥盧城的銅匠。）並兩個代母（都侖 Durren 小姐和窩爾芬 Wolfin 太太）最後更用一句誠懇希望的話作結道：『希望上帝佑護着他的一生！』

這位大哲學家於宗教觀念，在孩提時候，他的父母已經叫他特別地發展。他在晚年時候，常常現一種感激肅穆的態度，談論他家庭底家風與工人底教育。他屢次對博羅微士基 Borowski 說道：『我永沒有聽到我的父母說過一次非禮的話，也沒有看見他們作過一件卑賤的事。』他七十三歲的時候，還在那封上面所說的寫給主教林德布郎信底草稿裏面，敘說道：『我的父母（出身於工匠）那樣正直的態度，道德的禮貌，都可為後人模範。他

們辭世的時候，雖沒有留下一點產業（可是也沒有一文的債款）但是給我這般的教育，從道德方面看來，是再沒有能比較高尚的了。所以我每次想念及此，心中便非常感動。」

至關於他家庭間那一種敬神的態度，他曾特別向他同事林克 Pink 用下列的言語表白過一次：「一班人談論這種敬神心，讓他們愛談什麼，便談什麼罷！但是我相信一班重視敬神的人，一切舉動，均超越於衆人。他們最高尚的美德，就是穩重，活潑，與那不受感情激刺的心性。一個人有這般修養，決沒有懊惱急迫不如意的事，能使他陷於失意不快的困境。更沒有爭鬥的事，能够引起他的憤怒與仇恨……我還記得有一次，皮帶匠與鞍匠間，各因自己的權利起見，發生了衝突，我的父親雖因而大受影響，但是在家庭間漫談的時候，我的父母談及這個問題，對於彼方言語，却非常親切體諒，爾時我雖是一個幼童，但這個印象，令我永遠不會忘去。」

一方面他的父親是個極光明正直的人，視職業與忠誠爲自己唯一的道德。所以他也有這樣的教訓他的兒女；自他方面看來，那位慈仁的母親底氣質之影響於他的，委實不少。

按康德自己對汪星安士基 Wasianski 的批評，稱之爲：「一位慈善愛人，天性純潔，真誠虔服，而絕非妄誕信教的婦人。」伊常常領着他的兒子，到田野去，指示他注意於天然景物與現象，教他識別一些有益的植物。並將一切天體構造的知識，講解給他聽。伊的孩子那可驚訝的智慧與悟力，後來竟漸漸逼伊於急迫困難的境地。這位老翁（指康氏）有一次對野哈曼 Jachmann 說到這些閒遊的情景，他說道：『我將永不忘母恩；因爲伊在我的心中，栽植與培養了一切善事底萌芽，伊以所有的天然現象，啓發了我的心思；伊不斷的引導擴張我的智力；伊的教訓永續的有益的影響於我之一生。』是的！所以他常說到他的母親，便很爲傷感，眼中露有淚痕。他曾說及他自己的面龐，及軀體底構造，甚至於微向內凹的胸膛，均係他母親底遺型。他晚年時節還很悲切的說道：他失掉母親太早了——十三歲的兒子，四十歲的母親——據家譜說：他母親於一七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死於僕麻室斯熱病。可是據伊的兒子（指康德）向汪星安士基又稱：係因服侍一位患室扶斯熱的女友，傳染了同樣的病症，幾天之後，便死去了。

至於伊在當時比較的算是受了教育，由其他的事實可以證明。因為伊在家譜上的記載，就正字學說並無半點舛誤。本來祇有那班與康氏同時的貴族婦女，如女商事參贊亞可畢，克林格斯夫人，Kling Sporn geb. zu Knobloch 及瑪麗亞姑娘 Maria Von Herbert 等，在書寫時，才能勝任這人力所能，也許可說人力所不能的事呢。這位虔誠的母親，常好於祈禱之時攜着伊的兒子，訪神學博士叔爾次。 Franz albert Schulz 後來此公於一七三一年在船尼格士白克舊城教堂為宗教委員及宣教師。這位有名的先生——我們即刻便要說他——對於這個富有天才而略懷羞澀的兒童，非常注意。他常去訪他的父母，並勸他們說：他們的英馬奴哀如在外城的醫院學校，習完了初級課程，便應該準備進大學的功課。這話自然很博得他可愛的母親底同情。所以這位八齡的兒童，一七三二年秋便離了叔爾次，直到一七三三年，才正式投入本城中那改為高等學校已閱三十寒暑，迄今還隸屬於皇家弗麗得利希的弗麗得利取安命高等學校。 Collegium Fridericianum。

第二節 在弗麗得利取安命高等學校時代（一七三二年秋至一七四〇年秋）

康德首先入的那個學校，要算與船尼格士白克地方底文化發達上有很重大的關係。

當十七世紀末葉，最流行的而最有勢力的「敬神主義」Pietismus 已經傳到普列格

(Pregel) 河上，這個大城（指船尼格士白克）一六九八年時，有一個名叫格爾 (Gehr) 的，

獨自一人創辦了一個私立學校。過了三年，因新加冕國王弗麗得利希第一底許可，便改

為官立學校。一七〇二年的時候斯賓勒 (Spener) 更親派一位著名的神學博士名叫里

素士 (Lysins) 的為該校校長，一七〇三年正名為弗麗得取安命高等學校，里素士繼續供

職將近三十年，一七三三年才又換了一位有名的叔爾次。叔爾次係一代名流，埃德曼

(Erdmann) 所稱為「最近二十年船尼格士白克發展文化之先覺者」，他從哈爾 (Halle)

(城名) 來的，是敬神主義之忠臣，俄爾夫派 (Wolf) 之信徒，因為曾發表過一次關於「信

仰與理性合一」的論文，很膾炙人口的。就是俄爾夫自己也曾說過：『我的學說懂得的

人惟有船尼格士白克的叔爾次。叔爾次很得國王弗麗得利希底寵任，四十歲起連擢

高位——漸至東普魯士教育，宗教，恤貧事業底總監。在這些時候，他一時為神學教授，一

時爲學校教師，一時爲教育家，一時又爲官吏，但是他所做的各項事業，都很出色。他是一七三〇年來宗教教育革新底領袖，在東普魯士任職時，曾於八年的短時間內，設立一千五百個地方學校呢！

這位在各種事業上負有高名的先生，就是領導康德進高等學校的人。康氏底父母雖不如何貧苦，但是因爲兒女太多，消費甚大，所以這位慈祥的校長，也不時周濟他們——他送給他們的燃料——並且時常和這個簡陋的工人底家庭往來，不以爲恥，後來康氏感激他不忘，就是這個緣故。他晚年時候，還向他摯友說：他沒有和他做一篇文學上的紀念作品，實爲一生憾事。我將來講康氏大學時代，還要詳細叙他，暫且不表。

叔爾次對康德的恩惠，同時也是他的壞處。就是因爲這個學校裏面，過於重視宗教，不免將康氏少年時代八年的光陰，斷送幾許了。這不是著者個人的偏見，卽如神學家博羅微士基 (Browiski) 說：『我們很知道康氏——與他的年齡同時增進——這樣信仰的形式，簡直可以說是迷信，毫無意義。而他的同學中許多遷就學校，順從這主旨，亦不過是懷着

最卑鄙的觀念罷了。」（譯者，按所謂卑鄙的觀念，因當時學校對於貧苦的學生，頗多周卹，學生因此便以順從學校爲主旨。）

我們從弗校學監先生銑非特 *Schiffert* 處，便可以詳細知道弗校底精神和設備。我現在不敢告勞，將他的梗概，寫了出來，俾閱者知道康氏八年的寶貴光陰，是經過一番何等精神的境界！弗校底目的按照銑非特所說是：「一方面在補救宗教墮落，灌輸真正耶穌教義入於他們一班學生底心坎裏；他方面頻頻促進他們生活底幸福。」所以校中的規則，便大書特書道：「誰人要善用他少年的光陰，在學校中確立他將來幸福底基礎，那麼必須首先信賴時時憑臨的上帝。因爲在上帝之前，我們的良心才能發現。」由此看來，他們學校唯一的主旨，不在精神的教化，而在宗教的訓練，所以一切設備均屬同一的色采了。康氏雖然不在學校寄宿，可是每天早晨五時至六時間必有半點鐘祈禱，入晚九時亦然，所以他的一舉一動，無不在宗教勢力中，宗教便將他包圍住了。每一小時上課之終始，須爲一次短篇祈禱，以致那班學生皆以爲上帝授與他們的工課。在每日上午七時至八時，全

校五班，專授「神學」，即問答示教，*Catechismus* 大批格言，聖經故事等等，均強迫輸入學生腦海裏去，此外高年級更有「聖經（新舊約）底神的真實的原理」。其餘的科學，祇要勉強可以附會，無不使他與宗教發生關係，就是希臘文也是這樣。——他們教新約聖經，在六年級，爲約翰福音底幾章；七年級，馬太馬可和保羅底幾封信；八年級，讀其餘的新約全書，而於其他的希臘文選讀，我們簡直是一無所聞。所以常見康氏著述中希臘古文，遠不及拉丁文的精深，就是這個緣故。便是歷史科學——這是里素士主張，與地理、數學，新加入在船尼格士白克高等學校的。——他們也總得使與新舊約兩經書發生些關係，只要力所能及，有時還要學生用拉丁文回講呢！

於校章規定課程之外，各星期還有些宗教科目，第一：星期一晚上六時至七時創世紀。
第二：星期二拂曉五時至六時，同着成年人禱告。第三：每星期有定時，由校長特別舉行問答示教。第四：每星期功課教完之後，在星期六上午，由校長集全校人士訓話。唱歌與祈禱已過，本星期應該將關係學業上足爲模範而且重要的記憶着，又爲明天禮拜警醒一切。

最後還須唱幾首讚美詩歌。星期日本來是休息日子，他們也不休息：星期日八至九時，都去禮拜堂與學生問答示教，傾聽問答時所討論的教義，午後依樣去禮拜堂一次，最後複習他們所聽的道理，一邊考察學生底心理，順便又灌輸一切教義進去。每星期於上述宗教功課外，更有例外的宗教練習，例如舉行四星期以來已着手預備的聖餐典禮和定時所規定宗教上底訓話，自省，警覺等功課。

總而言之。全校底規模，均是模倣哈爾城底富蘭克所建的學校底辦法，就是所用的教科書大部份也和他一樣，務必使敬神底精神，一點一滴的浸潤進學校裏去。這樣過量的輸入，強刺幼童底性靈，我們可以看出他，適足以獲到相反的效果，康氏後來非常厭惡宗教，也許即原因於此。所以他時常有反抗祈禱詩歌的表現。在他的教育演講集中，他主張小孩宜常使在屋外活動，必使孩童心地常在喜悅歡娛之中，他們的眼睛應清明如日一般。有人說他曾對他的朋友希伯 Hippi 有幾句重要的談話，就是說：『他若是想起幼年時代那種奴隸的待遇，他總覺得週身戰慄，害怕起來。』

這般重視宗教的學校，通常更尙機械的背誦，所以時常有朴實的事。那麼，從前船尼格、士白克城的醫生毛刺非得 Marzfeld 所作的康德傳（一八〇二年）狠有些實在的情形，可以令我們明白的了。林克他是竭力爲毀謗弗校辯護的人，但是他也說過：康氏晚年對於弗校有許多指摘的地方，他以爲校中所授的創世紀、祈禱、各種功課和訓練，反爲冷落，并消滅兒童信仰宗教的心性。尤其無理的，就是用些宗教思想，攙雜在數學、邏輯學裏面——自然科學毫無所有。所以後來的哲學家，對於這點沒有不以爲很可笑的。康氏晚年常和他的同道孔德（Comte）說道：『他們那些先生絕沒有燃燒着我們腦內哲學數學的本能底一個火花呢！』孔德道：『要是將他消滅，他們倒是狠能辦到的。』在弗校中叔爾次之外，最有高名的便是唯一的一年級拉丁文教師海敦賴希 Heydenreich，他後來也好哲學，聲譽藉盛。他講的古典文學，不獨開發學生底知識，并且狠注意學生方面理解底正確。所以康氏不僅學得一副狠好的拉丁文文體，還樹立了一個理解羅馬詩學和哲學底基礎，這都是我們在康氏書中可以看出來的。博羅徹士基曾說康氏暮年（一七九二年）時，還

能背誦他平日愛好的拉丁文的長篇文章，一字不忘呢！

康氏有非常強大的記憶力，並且很勤勉，這是他父母底遺傳性。他也和尋常的小孩子一樣，很好和他的伴侶遊戲。他在人類學裏面，（參觀第四章，第二封信）會敘述他的事道：『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頑耍得疲倦了，便躺下臥着。』有一次他寫給羅世 Reusch 的信中，也說過他常好在一個「噴泉井」傍邊遊戲，這個井在他做小孩子的時代是已經乾涸了的。在他的別一篇文章裏面知道他有一次於最初入學的時候，也許是在蒙養學校時代，被教師斥責了一回，便是因為他上學時候，在途中和他的伴侶頑耍得昏迷了，將書籍失掉，兩手空空的走到教室裏去。他又常對博羅微士基說：他求學時代所遺亡的事必定是他未曾關心的事。現今還存在的弗校底學級進度表裏，我們尚能知道幾件事：『這位小康德入學半年以後，便在全班考試第二名，一七三三年秋季始業，他以十歲的年齡，在二年級考列第一名。第二年入三年級，一七三六年，復活節時候，入四年級，一七三七年，入五年級，次年入六年級，這幾年，每次考試，都是名列第一。一七四〇年秋，以第二名畢

業離校。』他的品行，也狠可稱道，他晚年自敘說，弗校底校風，雖然底理解品，他和他幾位朋友，對於那位肢體畸形的教師（也許就是海敦賴希罷！）却常表示至愛，從柔順的敬意，因為他們在授課時，得了他很多的益處。

上面所稱舉的那幾位朋友，首先要說的就是孔德（Johannes Cunde）和龍肯；David Ruhnken 他們和康氏在高年級因為各有研究古代文學的熱情，所以互相結合起來，成一個三人組合。（Kleeblatt）這個組合，常私自集會，共同研究拉丁文學的著述，這是他們學校裏所沒有的功課。龍肯底學問尤為淵博，他會有很好的著作物，就中如關於「李微物士底著述」（Livins = Aufgablo）（註一）是尤其有價值的。（Van Drakenborg 出版）他們更擬定一種後來文學上的新計劃，預備了三個名號 Cundeus, Contius, Kuhnkecius（譯者按三字均仿古羅馬命名之意）在他們的著述上發表。他們三人之中，孔德因為家貧，用功過度，於一七五九年在東普魯士拿士敦堡城充教員時便物化了。龍肯較康氏年長一歲，可是畢業離校後，康氏一年，後來他往荷蘭去，在彼處賴頓大學 Leiden 充當言

語學教授，十年之間享有盛名。但是龍肯雖僻處遠方，仍不忘却他舊時的老友。一七七一年三月十日——後十三年時候——因他友人微羽克士 Wilkes 訪康氏之便，便寫了一封很詳細狠懇切的信給他的老友，——不消說是用拉丁文寫的——這封信現在大學出版的康德書牘中，還存着；內容是請康氏作一次荷蘭的旅行。我們在後八月微羽克士所寫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交誼。微羽克士底信上說：『我們都是狠敬畏你的，我們願竭誠歡迎你降臨。……我們的住所，就是你的住所；我們的廚房，如同你的一樣。』龍肯先生和我賭勝，願各人均能竭盡地主之誼。』原來康氏本有一種到英國的夙願，因為從奈頓到英國，不過十八小時的程途，順道還可研究斯爲頓波 (Swedenborg) 底學說，據他說：『斯爲頓波是一位能看見鬼神的人，能和一切無形的物暗通消息。』話雖如此說，可是這個機會發生太晚了。此時康氏正專心從事於純理性底批評的著述。從前那看見鬼神底思想不覺都歸於消散了，所以終不能使他移出四十七年舊居的船尼格士白。○年，而至寬闊的世界。

現在我們轉到本題，重新敘述康氏在學校畢業時的狀況。康氏底理解，品性，思想，除家庭學校以外，自然又受了別的事物的影響。他每天到學校裏上課，必經過城中最繁盛地帶底綠橋（Grüne Brücke）那裏離他家不遠，是普列格河流商業集中點，河岸泊了成千累萬的波蘭船舶，滿載着從波蘭王國同普列格上流運來的原料，預備換些殖民地貨物如酒，工藝品等回去。（按此時波蘭王國尚未被瓜分，波蘭瓜分自一七七二年始）駕駛船舶的舟人有各別的人種，在他們說話底聲音，和服色上可以辨識出來。河底對岸，更有許多從東海夫利市港（Frischen Haf）開來道經此地的船舶；這些船隻，沿普列格河口向英吉利和波蘭進發，他們載着殖民地底貨物，預備換取些波蘭普魯士底土貨載往斯坎的拿威安，英格蘭，蘇格蘭，法蘭西去。此地既為轉運的樞紐，所以商務的大權，盡落於波蘭地方猶太人之手。船尼格士白克為六千住戶五萬居民所匯合的大城，為三十年來赫赫有名普魯士王國底第二個重鎮，居民均是強健有才幹的民族。城中有五個文科學校為子弟就學之所，又有阿爾伯來希特（Albrecht）公爵創設的大學校，（Der Albertina）他們都是力

求遣送子弟入學，使他們受點比自己較高的教育。

康氏所受船城環境底影響自然是不少，可是主要的地方仍在弗校，我們相信我們結束本章自然是不如用龍肯寫給康氏敘述當年情事的一封信的洽切，現在我將他的信開頭一段，抄在下面：『我們嘆息痛恨當年那種偏僻的暗淡的但是頗為有益的迷信課程，到而今又十三年了，那時人人對於你都懷着一個很大的希望，你若能努力前進，一定可以達到學術上的最高處。』康氏在他朋友們這種期望之下，便於一七四〇年十六歲的時候，轉入船城中的大學校。

(註一) Livins 人名，(紀元前五八至紀元後一七年)。

第二章 大學時代和家庭教師時代 (一七四〇至一七五四年)

甲. 學生時代的康德(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六年)。

學習的科目 克路村底影響。

英馬奴哀康德底名字。於一七四〇年九月二十四日經當日亞爾伯特大學校長漢恩(J.B.Hahn)——東方言語學教授大學評議會會長——底許可註冊為大學正科生。按照國王弗麗得利希第一一七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勅命，康氏和他的同伴，均須於入學許可之先，受一次特別的學力試驗，經過這次試驗，他們才能從哲學系學長郎漢生教授(Langhans)處取得正式入學證書。原來普魯士王國大學入學試驗和現今大學畢業試驗底課程是毫無區別的，這是一樁狠可注意的事。國王勅命第一章第五條說道：『凡不能通順解釋難易如枯梯屋(Churium)底著作和漆絕洛(Qicerrainis)演說選刊的，不能作演說稿無文法上謬誤的；不能誦讀和了解拉丁語的；不通曉三段論法、地理、歷史、尺牘的；在至小限度內不熟諳希臘文、馬太約翰福音和希伯來文、摩西卷一起首三十章，並且不能分析

其內容的；具有以上諸情形，絕對不能脫離高等學校第八級而入大學。由此看來，他們所最注重的第一是拉丁語，其次是希臘文的新約聖經，希伯來文，三段論法，和歷史地理重要的部份，至於數學，自然科學，新語言學，是絲毫沒有的。任何學問優長的人決不能免除這度試驗，祇有富厚人家底子弟倒還可以通融！所以這個『照章』的試驗又說：『凡是家資富厚願自費送子弟入學，不受學校底優待費學膳費，不要求公家津貼，都可以自由遣送。』

『康氏既沒有這個闊綽的家庭，自然不能得到這項優先權，必定要受他的支配。但是他的試驗底成績很佳，這也是弗校教育底效果了。又同時和康德受這樣試驗的人可也不少，獨康德個人乃能永垂不朽，總算是不枉了這一番考試罷！』

這位少年學生現在選定了甚麼學系呢？這個問題似乎很單簡，可是也不容易回答；因為當時校長漢恩先生底辦法和別的校長不同，將入校學生在名姓後註選何系的登記取消了。（後來康氏於一七八六，一七八八年做校長時也是這樣。）按照博羅微士基所著一七九二年康氏親自校閱草稟的康德行狀裏面所載，康氏『已承認他是學神學的』所以叔伯

特 (Sehnbert) 便以此爲根據，假定他是神學系學生，更推闡感情方面以爲佐證。因爲康氏幼承母教，願意習此以紀念他可愛的母親。所以後來作傳的人，便以此爲根據了。但是據阿羅次 (Emil Arnolds) 從各方面研究的結果，這個斷案不無可疑之處。康氏他曾在博羅微士基筆記原稿上將他自己研究神學的記載用筆勾去，一並非如叔伯特所云康氏添上一段研究神學的事——並且在船尼格士白克神學系簿冊上，自一七四〇年起，也並無康德底名字，醫學系簿冊上也是一樣。（又從一七四〇年法律系中多方考察仍不見他的名字，然此系與康氏無甚關係。）由此看來，康氏『研究神學』這個假定，未必便真確了。

我們就當時情形推論，也許康氏於那位老校長叔爾次講演神學關於『耶蘇神學重要的部分——聖靈啓示』時曾加入旁聽，這個推論比較上面的假定似乎要確切些。關於此點，却有一段紀載，這紀載是康氏同年的舊友——後來做過軍事參謀及皇室土地管理官赫士白克 (Heilsberg) ——於一八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開會追悼康氏的時候，應教授瓦爾

德 Wald 之請所記述的，此外我們更找不出康氏求學時代底記載。這位老同學底記載，狠自然，狠新穎，現在我將他抄在下面：赫士白克於一八〇四年四月十七很斷然的回答瓦爾德提出「康德研究神學大概是的確罷」的問題道：「康德絕沒有做過神學系底正式學生」他又接着說道：「人家以爲他是神科學生這也是有原由的，因爲康德常勸導弗雷麥 Vimmer——康德很知己的朋友——和我關心於各樣的科學，以爲人必須有一切的科學常識，決不宜拘守一科，就是神學我們雖不依此爲生，也不應當排斥，所以我們三人——康德弗雷麥和我——便決定次年選聽叔爾次博士底講演。這位船尼格士白克城底主教，我們直到如今還記念着他呢！我們聽神學講演，沒有一小時的耽擱，辛勤地筆記，下課後又將他整理一番，後來考試。我們在衆人中就居然得了頂好的成績，所以到講演完畢後，他便將我們三人留住，毫無一點師生的界限，順便詢問我三人的名字，學問，語言，受業的教師，求學的志願。當時康德說道：「我願學醫」他於是又問道：「那麼你爲甚麼來聽神學講演呢？」康德回道：「這也不過好奇罷！」叔爾次隨後便說道：「你們的志願我也無

甚成見，不過你們如一面想到自己的前途，能選定神學上的職業，那就可以信賴我，城市鄉村隨你們所欲，都可以選擇你們相當的地位，我願盡力地贊助你們，我願永遠不背我今日允許你們的話！——上面這種記載，全是那位八十高齡的老同學所記憶的，他雖然自以年老記憶力衰弱為詞，可是也狠簡明，我們對於他所記錄的，實在得了一個狠明瞭的印象。那麼『康德並沒有做過神科底學生』這個觀念，在我們腦中要算由此愈加深刻了。

與上述問題一樣重要，屬於康氏求學時代末期的，尚有一問題，就是『康德曾說教麼？』博羅微士基在他的筆記上，關於康氏學神學裏面一段的敘述，說道：『他曾在鄉間教堂試為幾次說教，』但是博羅微士基這段記載，我們已經知道却被康氏親手勾去了。第一因敘述得不大確切，第二他以為試說教是無關輕重的事，不必表出。此外還有一個傳說，就是『他（康德）曾做過一次的宣教師，他於去世前二年的時候，曾向哈斯 Hase 說他會作過一篇馬太第五章第二十五條的宣教文字，但是他沒有正式演說過，』這也是沒有實證的話，不過康氏既在少年時代，從叔爾次聽講神學，為甚麼不能為神學的演講呢？又據野

哈曼(Yachmann)說：『過後許多年康氏曾因友誼的關係，代他的朋友（也許即野哈曼自己，他曾被康氏在聯隊長處舉薦為戰地宣教師。）費盡許多心力，構思一篇宗教大綱底草稿，並同他商酌過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畢竟不能夠積極證明。

『康氏不是神學科學生，做過關於神學的講演稿或演說沒有？於這類問題以外，還有一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他大學時代，專心研究的是何種學科？我們首先在他的門徒野哈曼敘述中去考究。』他說道：『康德專心研究的學科，在他的朋友中，幾乎沒有一個人知道，就是他在大學時唯一的摯友——在船尼格士白克早已死去的特倫美(Trummer)博士——也絕不能向我說出。』不過我們很相信康德年紀雖小，他却早已定了自己求學底計劃，他在他那班孜孜於干祿學問的朋輩中，佔了很高尚的地位。當時他已於衆人輕蔑的卑視的科學（即哲學）中預期一種高尚的職業。這個意見在他暮年所著述分科底爭議一文中也表示過。野哈曼又說：『康德在大學時，專置力於文科，至於實用的自然科學他絕少研究，這是無疑的。』現在我們從他的舊同學赫斯白所說的話裏面底意思，知道康氏

因爲發抒他的高尚的懷抱想對於一切科學都知道一些，就是他在弗校確已學够了的神學仍然不願拋棄。他的最大興趣，自然是在數學，自然科學，哲學，但這幾項科學，在弗校簡直可以說沒有教授過的。野哈曼又會申說他上面所說的話道：『康德於數學、哲學、拉丁古典文學，非常專心研究。』由此我們可以假定康德在弗校曾經竭力研究拉丁古典文學，他在大學時代，研究底熱忱定會冷淡一些，關於這層博羅微士基曾說康氏入大學不久，便有一個完全出於他同學意外的傾向。先是他的同學都以爲他將來必成一個狼著名，的語言學家，克布克（Kypke）——康氏底舊同學雖然他的思想和道德不甚與康氏吻合，有時却也加入龍肯孔德、康德三人組合，後與康氏共事，爲拉丁文、東方語言教授。——也常和博羅微士基說道：『在弗校的時代誰都沒有，却也不能料及康德現在研究哲學去了。』龍肯後來在荷蘭向林克也說過同樣的話，他說：『我是康德底同學中最好哲學的，但康德適與我相反，却好語言學。我們自然沒有理由和這位有名的賴頓大學語言教授持一樣的論調說：康德拋棄他的文學有趣的研究，而擇一門枯燥無味的哲學去研究，因此遂改變他

的宗旨。』與康氏改變宗旨有關係的還有別的原因，就是當時船尼格士白克大學語言學系沒有一位稍可人意的教授，康氏既是船尼格士白克人，自然不如客籍的龍肯容易捨此就彼，這也是促成他改系的原因。就是其餘各系中的好教員也是很少，（關於船尼格士白克大學教授功課的情形，一八七八年底雜誌 Benno Erdmann, Mastin Knutzennu Sine Zeit 記載甚詳，供給本書的材料不少。）教數學的是一位毫不知名的阿莫唔，（Ammon）教物理的是位宗教委員（！）鐵士客（Teske）這人魯莽庸碌，但是愚直有餘，因為他在康氏受學位時（一七五五年）曾告訴人說他在康氏博士論文中獲得很多的知識。至於哲學教授呢，為頭的那一個，就是那位衰年的索然寡趣的亞里士多得派學者格力哥樂非屋士（Gregorovins（沒於一七四九年）其次就是從哈爾孫高等學校聘來的克里士弟安尼 Christiani。介乎兩人之中的——但他是屬於語言學系——為徘徊於敬神主義折衷主義間的祁拔克 Kyphe 先生，他的品性學問在他自己所編的講演指導書中要算形容盡致：『假若是有人聽講，』他將按照學生底意思，教授古代有名的逍遙樂天派學說，或最

近布得 Budde 瓦希 Walch 底新主義。不過當時也有幾位少年助教，很有益於康氏。如數學助教瑪快德 Margardt 一係俄爾夫派學者兼教神學和哲學。此外英語與哲學助教那破爾特 Rappalt 影響於康氏亦屬不少。爾後康氏著述中，時常流露推宗波白 (Pope) 的思想 (係希臘教堂大主教) 便淵源於此。但是於當日亞爾伯特大學諸教授及助教中，影響康氏最大的人莫與比倫的，便是一位青年邏輯學數學助教瑪丁克路村 Martin Knutzen。這位對於康德學問上有最高價值的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瑪丁克路村亦船尼格士白克人，長於康德十歲，不到十五歲時候，便入了本地大學，二十一歲，即應聘為該校邏輯學數學助教，因為操勞過度——他每日常有六小時的講演——衰弱的很早，於三十七歲時在本城去世。他的著作和講演很多，大要分為三部：哲學，神學，數理自然科學。據他的大綱目看來，他的思想是屬於奈蒲尼次與俄爾夫派 Leibnitz || Wolf || Schön 哲學，不過他自己仍有一種獨立的深造，狠堪欣賞的見解。例如他所主張的唯物論雖然被人家反對，可是并非如衆人爭辯專尙胡說和誇誕，他却依據唯神學派底學說

鄭重去研討的。在他的邏輯書中已有了後來康氏所主張的經驗論。他說：在理解和普通人類大部份的知識裏面，沒有一件不是與思考有固定的關係，『所以內部外部的經驗，就是我們大部分知識的源泉。』他的邏輯教科書編輯嚴整，取材洽當，敘述明曉，均顯出一副在教授上的絕大天才。雖然在他的神學著述裏面，發現很豐富的神學意味，甚至染了敬神主義，可是在今日一般有識者底批判（埃得曼）他不過是依據神學而為專門哲學上的『求真理的慾望』所驅使，務使這性質對峙的兩個宇宙觀念，合為一致罷了。

康氏是否如埃德曼所云因為受敬神主義和俄爾夫學派調和主義底影響，（這是叔爾次和克路村所主張的）抑因為他受叔爾次個人底影響不少，所以容易為克路村所吸引，這是不能斷定的事。據我們的想像，也許康氏因為在弗校受了長期的壓制的結果，遂產生精神上的一種自然的反抗，也許因為新知識與科學的驅使——尤其是受哲學與數理自然科學兩者間溝通一貫的問題所敦促。——於是被克路村所吸引了。這種調和說，在克路村著作中固然很多，在哲學，物理學，數學各部分講演文內尤其顯著。若是博羅徹士基

所說（這個報告由康德親筆修正）『康德不斷地在克路村講壇下聽講』底話是真實的，那麼我在下面所講演的情形，就是康氏在他最愛慕的教授處所受的功課：第一學期每星期有四小時數學和普通哲學，此外每週間一小時邏輯學概論，批評練習；第二學期一小時邏輯學，講演中等數學，此外更挑選高材生授以高等數學；次年冬季（一七四一至一七四二年）講授科目和上年冬季同名，不過繼續上年還沒有講到的地方罷了，課外便是批評練習；第四學期實用哲學，更加有高等天文學。自後每學期多半為理論心理學，自然哲學，自然法律學，修詞學，記憶學，正誤學，高等數學，無限分析學，此外凡屬康氏在學時代的講演目次上所記載的科學，這位賢勞的教授，盡量地講演過了。

這位高材生和他的先生，除掉教室之外，還有那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師生間的關係。當年大學校校風，對於師生間的關係是很容易親近的，船尼格士白克大學校校章一七三五條說：『大學校教授，均宜於講演完畢之際，從事考試，一方面可以考察他們所聽的功課，何處是已經懂了，何處還是沒明白；一方面可以鼓勵他們勤奮向上的好學心，同時也可以識

別他們裏面勤勉的和天才超越的學生，並且可以爲他們提出一個特種的試驗。」就康德言，除却平日批評練習之外，自然也有這樣的特種試驗。此外他兩人間尚有一層極細密的私交，博羅徹士基云：『克路村是一個最善於考察他人的。他知道康德有絕大的天才，常常於私人談話中鼓勵他向上的勇氣，因此更借給他以奈端（Newton）底著作，並且康德若有興會，便可從他度藏很富的書庫，遍閱一切的書籍。』克路村既指示奈端於他，於是引起康德很大的功效，後來康德漸漸凌駕他的師傅了。本來克路村底脾氣素不好，那班毫無獨立性格的模仿的學生，所以他在各位教授處推重康德不置，因爲他平日訓誨康德和他的同學，常叫他們不要順着一個途徑，應該力求擴張本能，做個獨立的思想家。康德受了這個啓發，就由語言學裏面跳入這個新途徑了。博羅徹士基又反覆地說明康德獻身學問後，經過不久的歲月，便超越他師傅之上。總而言之他受克路村底影響很大，所以後來十一種著作直至一七五八年（除掉一七五五年「博士論文」一篇外）大半是含有自然科學的。他的哲學思想，往往遊行於奈蒲尼次與俄爾夫學派以內。爾後克路村也

親見他一手所植的小樹上，結了許多令人驚異的果實，因為康氏入校四年以後，學業大成，便從事於生活力底評價 *Der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 的著作——自此哲學、數學、天文學等次第發現，永遠嵌入他的心坎裏。（博羅微士基語）

外表生活情狀

關於康氏大學時代讀書的狀況，在上面那些不豐富的材料裏面，要算是已經說完了。

自來和康氏作傳的人，對於他當日生活情狀，是很少注意的。從汪星安士基底紀載裏面，我們知道叔爾次不僅常常周濟康氏底家庭，康氏自己在大學時代受他的供給可也不少。博羅微士基則又稱康氏每當叔爾次講演信仰和其他的哲學時候，他常代校中那班不預備功課的懶學生複習功課，因此也得些報酬。他的同學祇有弗雷麥，赫思白克 *Heisberg*，

特侖美 *Trummer* 是與他交誼最好，常相往來研討學問的。康氏底舊同學赫斯白克

於他的日常生活有一篇很詳明的紀載，這是凡屬敬愛康氏的人所最歡迎的。我們也很喜悅將所知道的事，而又爲別的新傳所未說過的，（只有阿羅次所作的別傳除外）敘說

一下。

按照上面所說叔爾次資助康氏和他的家庭，我們已經知道康氏在大學當學生時代，並沒有住在家庭裏面了。他常同他的好友弗雷麥——後康氏一年入學——同住，並且常同住在一間房內，他教授幾個學生底功課，隨意取點學費，其中有個很闊的學生是梯銳城中一個教士底兒子，也是赫斯白克底表兄弟，他不僅擔任教課時一切麵包，咖啡，點心的零星費用，並且在困難時，也常資助康氏。爾後弗雷麥到柏林去了，有個學法律的朋友——後來在鄧立鐵城做可倫伯軍事參謀的——送給他一所住房和一切用物。此外和他同畢業的醫學士特侖美從康氏問學很久——大概是自然科學哲學之類——幫助康德之處頗多。以上諸人俱是他的朋友，還有一位盡量輸助康氏和他兄弟的，就是他的伯父里希特 Richer，他是一個工廠主人——本來是製履匠——對於康德考學位時贊助尤屬不少。康氏第一次的印刷大部分經費，多虧着他的補助。康氏底母親於一七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去世——據教會紀錄上說——因為家貧的緣故，喪禮非常的「寂靜」（就是沒有牧師和輓歌隊送葬）

和「貧困」(安葬的時候甚至不能出靈柩賃費)從此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是毫不能補助他的了。他的父親末年患了重病，康氏說及他父親致死的原因道：『他是死於虛弱病(一七四六年三月)由於半年前患了卒中病，因此便斷送他的一生了。』末了他還附着一句話說：『上帝對於死者在學生之中，可謂絕沒有予他一次的喜悅。』不消說他的喪禮和葬儀自然也是一樣「寂靜」的了。康氏雖然一貧至此，可是自負甚高，不願受他人的憐憫，他在學校絕不願意求公家的津貼。這種舉動彷彿和後來(一七五五)他的兄弟一樣，任如何艱難困苦，必須籌出年費四十達勒，(Taler 共合中國幣六十元)這年費按照一七三五年大學校規程，『如確係船尼格士白克貧寒學生可以免繳的，』那麼，他真是對於他所服膺的魯克力氏 *Lukrez* 格言底實行家了，『你不當對着不幸的事讓步，應該努力向前越過他。』(Fune cede modis, sed contra audentiori to) 然康氏雖自視甚高，可是對於友朋毫無驕慢的習氣，他常在學業上殷勤地指導他們，遇着窘迫的時候，也許受些他們物質上的報酬。他持躬節儉，所以經濟上非常艱難的時候也很少，偶有必須外出之時，

便將自己的衣服拿去裁縫店補綴一回，有時借用同住學生底衣褲皮靴出外，他的學生就鎮日地坐在家裏。有時他的衣服不堪用了，他的前輩便大家贖資和他代置，不取他的付值。康氏底生活雖然如此艱屯，他却購置了大批哲學書籍，因為他常借給赫斯白克多種的新哲學書。他又常以友誼的關係指教赫斯白克所聽講的阿滿 Ammon 特斯克 Tes-
可。克路村各教授功課的重要部分。他的生活雖然我們覺得不如阿羅次所稱的那般快活，可是也不枯澀。赫斯白克又說：『他不甚好遊戲，更無遊蕩（大概是指夜遊）的事，甚至他的學生，不知不覺受了同一的感化。平居以臺球為唯一的消遣，和他相伴的多是弗雷麥和我。』他還有一段不甚雅馴很滑稽可笑的記載，說道：『我們臺球的技能，差不多已達最高度了，沒有一次不是贏錢歸家的，我們贏那位法語教員底錢正不知多少呢！因為這個緣故，後來簡直沒有人敢和我們遊戲，於是我們便拋棄這賺錢的勾當，另選了一樣的球，這種遊戲康德也狠熟練的。』他和他老友弗雷麥，特倫美，赫斯白克三人——弗雷麥更甚——的友誼老而彌篤，臨終之際，弗雷麥還寫了兩封信給他，信裏的口吻一個用狠親密的「

你」字一個是以「最可愛的兄弟」稱呼。一七九〇年一月三十日第一封信上說道：「現在一班人攻擊你甚爲劇烈，希望你保持你的壽命和精力，完成你的計劃，俾將這等偉大的事業，以糾正你的敵人，不消說他們也應當得這等處分呵！」第二封信（一七九一年四月十七日）的末段說：「祝你長壽！壽命無極！精神和肉體底快樂與康健！永遠莫忘了你的忠實的朋友弗雷麥。」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弗雷麥臨終時，他的兒子還往康氏處告訴。他要算康氏大學以來最敬愛的朋友了。此外叔都父 *Schondorfer* 還有一篇特別紀載，這紀載底內容，見於捷爾特 *Zelt* 一八一五年寫給哥德 *Goethe* 的信中說：我們已故的爲老孚里茨 (*after Fritz* 指弗麗得利希大帝) 任爲財政顧問的弗雷麥有一次被派遣到船尼格士白克城考察該處銀行底狀況，在那裏又遇見別後四十年的老友康德，二人相見之下，悲喜交集，康氏開口問道：「弗雷麥，你這位經濟大家，也高興看我底著作麼？」弗雷麥答道：「那個自然！我願常常地閱看，但是我沒有許多的指頭。」康德道：「你這話怎講呢？」弗雷麥道：「好朋友你的著作，其中難解的句子太多了。我必須一一用指頭按

着，於是接二連三的一版還沒有閱完，我幾個指頭已用盡了。」他（指弗雷麥）同時不僅搜集了他老友晚年的著作，並於一七九〇年一月三十日函懇康氏將歷年著述底目錄寄他一份，爲的是好買那些著述閱看。康氏於同年更贈送他判斷力底批評一冊。

康氏曾於一七八五年十一月間因老友赫斯白克底癱疾，親訪伯林醫士海爾字 Horn 請求診治，赫斯白克病愈後，同時十二月二日又往彼處致謝。（參閱一七八六年四月七日致海爾字書）他和特侖美——後爲船城著名醫士——的友誼，也是始終不渝的，特侖美是他唯一的醫生，遇事必倚他助力，康氏夙有便秘的毛病，特侖美和他開了一個丸藥方劑，直至晚年還照常每天的服用。康氏素來習於深居簡出，特侖美遭病的時候，他便破了平日常例，親爲兩度的探問。

康氏代他朋友及相識所做的事，常常有些拂意懊惱的地方，因爲他境况清貧，在金錢上說，也不免要受些閑氣。（按照漢司門 Hansmanns 說）在大學司法行政卷宗裏面會赫然有康德底名字——這卷宗是阿羅次從當日審訊口供中所抽出的一張——他雖不是訴訟

參加人，可是也有點關係。緣一七四一年十月十九日有位學生名叫銑默飛離 *Schim mel pfennig* 的——也許就是與康德同畢業的——被傳喚到審判庭，爲的是償還原告霍夫曼 *Hofman* 八古敦 *Gulden* (幣名) 二十二個半格羅聖 *Gooschen* 的借款，那時候康德便加入這訴訟了，(時在三年級)：他代霍夫曼出庭請求原告付款。銑默飛離抗辯說道：『被告霍夫曼借用他的外衣領褂尙未歸還，如能交還，他的欠款即刻繳出。』康氏聽了，好生難受，便將這話往告霍夫曼，於是次日九時又集兩造覆訊，銑默飛離非離自恃所持的理由充足，(也許他勇敢一點)屆時便出庭了，霍夫曼和康氏可沒有到。這案件延至十一月一號原告須受執行了，才有人出來和解，被告給霍夫曼以五古敦了事。

康德甚麼時候離去大學呢？按照林克底紀載，他就學三年以後，約當一七四三年便離校了。但是自離校以至當大學私教授時代，相隔十二年之久，其間事實他並沒有敘明。博羅微士基所作康德行狀——康氏自己訂正過的——所載頗詳，裏面說：起首五年中他第一次著作出版，生活力底評價。所以在一七四六年夏季哲學系文券中有關於康氏將一篇

文章呈交教務長閱看所寫的幾句話：『第六號學生英馬奴哀康德——論生活力底真實的評價』由此看來，那時他仍是學生無疑了，不過他既是學生，在末了幾年的功課，未必定須上堂，這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此外還有一事足以證明康氏在船尼格士白克久留的，就是按照赫斯白克所說弗雷麥離校到柏林去時，曾送給康氏住屋一所，弗雷麥原係一七四六年五月二號入大學的。又有人說：康氏當他的父親病的一年半以內，他仍是沒有回家——一七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他父親臨終時，他却是在他父親身傍——這也是無稽之談。我們在他第一次講演稿——這是無容證明的——末尾還見寫着一七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船尼格士白克字樣。總之康氏廿三歲生辰，仍在他的祖城居住呢！

康氏第一部有名的著作共十五波根 *Bogen*（一波根係四頁）一半是他自己所籌的印刷費，一半是幸虧得他叔父底援助。這書於一七四九年刊行於世，康氏底大學生生涯，便從此告終而入於獨立研究的範圍了。那部書是用德文做的，不是用高深的拉丁文，其最大價值，在有一種浩然莫可禦的氣勢和自信，能令人預料他為將來偉大的人物。這

位二十三歲的青年大膽昌言：『我若是想發明真理，那麼奈端奈蒲里次底威儀，應當一毫不顧。』（見講演錄第一章中）他又轉而攻擊那班隨聲附和及盲從的人，最後將全篇科學著作底大旨很自負的總括一句道：『我已經指定了我所主張的路徑，我將踏步上路，不斷地前進，絲毫不能阻攔我了。』（講演錄第二章）這樣覺悟的話，自然幾年內是還沒有實現，因為經濟底勢力比較一切理想和意志都是很强的。康氏雖欲獨行所志，可是經濟上無人援助，受困苦的壓迫，不能實現他固有的理想。於是不得不暫擇一職業，這職業自然是他不甚滿意，足以使他與學業底範圍較為疏遠的，可是也粗立物質生活上的基礎。這是甚麼？就是在私家執鞭，當時通稱為家庭教師 Hofmeister 的。

乙、家庭教師時代（一七四七至一七五四）

當時有種奇特的風氣，就是大學校學生畢業離校之後，還得作個長期的『家庭教師』。大概家境貧寒的畢業生，無論所學的是哲學，神學，抑法律學，沒有不虛擲許多歲月於此，往往有經過數年的。這風氣歷數十年之久，據歷史上看來最著名的先例如費希特 Fichte

。雪林 Schelling 赫格兒 Hegel 海爾巴台 Herbart 沒有一個不曾經此的。此等風氣在東普魯士尤其盛行，這不是純由學生底狀況，就當地經濟和交通情形看來也很有關係。許多大地主和一般小康之家，因為交通阻塞底原故，不能送子弟遠遊，需要這樣家庭教師很切，就是當時號稱為因夫馬托翁的 Informaten 我們在後來康氏書牘的大部份裡面，所見當時請求康氏代謀西席和康氏覆書薦舉等事，正自不少呢！

塾師時代在康氏一生中，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部分。我們現在不願意將那些彼此矛盾的紀載，逐次寫出，致使閱者生厭。便是他本人對於這等細微末節也認為無關宏旨的。他對於博羅微士基底記載，『康德因受境遇底壓迫便做了家庭教師……』僅僅加上一句全無定數『一連做了幾年』的話，依據而今天的考證，下面所敘述的，很有幾分可信；他第一次為塾師在猶村 Judschen 地方一個宗教改革家安德士 Anders 先生家裡，猶村地居因士脫堡 Insterburg 與公賓侖 Grumbinen 之間，他的學生是安德士底兒子，猶名叫達利 Daniel 的。這位學生於一七五〇年八月升入弗蘭克夫爾特 (Frankfurt

〔阿得河岸〕大學，一七五三年春，又入了船尼格士白克大學。大概一七四九年時候，康氏仍在該處，因為曾有一封從康氏所寫的信，上面還署有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猶村字樣。這封信不知寫給何人的，並且請求受信人批評他第一次著作論生活力底真實的評價又說該書出版自一七四六年延至一七四九年，一半是因為事務阻礙，一半也是他不在家——當係指船尼格士白克城——的緣故。他又預備繼續發表關於上項意見的論文，同時有些見到的觀察均擬攙入進去，這論文於該書出版後附送給他。此外我們又考察當年教堂名冊，地方誌等，對於這位頗有聲望的住戶名下，並沒有得到一點材料。至於他所謂預定發表的論文後來也不得見了。

康氏第二次為家庭教師的時候，大約在一七五〇年一個偏僻的省分——介於埃爾賓

Elbing 阿士得阿 Osterade 之間——就是塞爾非 Saalfeld 城阿爾士杜爾夫 (Gr.—Arnsdorf) 地方一位大地主殊孫 (族名) 少佐弗麗得利希 Bernhard Friedrich Van Hulsen 先生家裏，專教他的兩個年齡稍長的兒子，一個是魯登微 Ernst Ludwig 年約十歲，一個

是弗麗得利希 George Friedrich 才及六歲，他在殊孫家住的時日很久，和那個家庭的關係非常親密，直至他解職後歷許多歲月依然無恙。他們父子於康氏去後每每寫信致候他，裏面含有許多無限敬愛感謝動人的話。（按林克說）並且足以看出康德是被他們視為家庭裏面一位有趣的人兒。我們現已得到一七五四年八月十日康氏已返船尼格士白克—康氏致殊孫家的一封信，這大概並非寫給殊孫的，想是寫給他的長子（時已十四歲）魯登微的，並贈他的學生歷史，拉丁文教科書各一冊，畫圖幾張，上寫道：『一張送贈孚黎茨聖 Friszehen（按係乳名）一張贈可愛的伯倫 Behrend（大約當時他家已另請了一位教師）并勉勵孚黎茨聖，若勤勉讀書，不久便可以進大學。孚黎茨聖是他這兩個學生中之年幼者，當時年已十歲了，後果然為他的教師爭得光榮入了大學，在他兄弟中為唯一的大學生，更於一七六一年秋季，受船尼格士白克大學入學允許，和他幼時的先生聚首於一個寄宿舍內。

繼康德而為殊孫先生家庭教師的，名叫布索特 Bussot，他一七六一年四月廿三日曾

用拉丁文寫了一封信給康氏，我們在信中得知他亟想謀得一個可以陪伴着他的學生在大學校上課的私教師的席位，按照當日世家底習慣，除却教授跳舞，騎馬，擊劍，法蘭西語各樣的薪俸不計外，對於這樣教師須奉送二百個達勒的薪修。他又說那位少年學生因志在軍事，便以求學爲名。很早就離開他的家庭，不到幾年，果然這位小的弗麗得利希按照普魯士人貴族世襲的職業，在叙列叙亞 *Schliesen* 地方聯隊裏面做了一位軍官。還從阿爾士村寫了一封很感恩的信與他從前忠實的師保道別呢！

後來他的學生弗麗得利希在威廉第三攝政時，曾解放他家庭底奴僕，受威廉大帝底佳獎，被擢爲伯爵，這或者就是康氏教育底效果了。康氏晚年又給他的學生自船尼格士白克舉薦了家庭教師。在他一七八四年五月一日寫給他學生的一封信裏面說，他代他嚴格選定了兩位法律教師，那兩位教師於擔任正功課以外，還可以教鋼琴，提琴，便是簫，笛，都能通曉。

據各家傳記所載康氏第三次教書曾在勞敦堡 *Runtenburg* 提爾西德 *Tilsit* 約翰結

巴 Johann Gebhard 凱雪林伯爵 Von Keyserling 家裏。這事大概確實，不過爲時不久罷了。因爲他的兩個學生一個是一七四五年九月出生的，一個是生於一七四七年二月，我們假定他在殊孫家住了幾年，至少也要在一七五三年的時候，那兩位學生才堪受教。但是一七五四年的康氏據各方面攷察是仍在船尼格士白克故城，這不僅就上面弗麗得利希寫給他的信可以證明，并且同年康氏曾在船尼格士白克底問題與指導週刊上 Woch-
enlehen Könige Hergischen Frag = t. Anzeigens Nachrichten 也發表了幾篇文章。即如一七五五年的普通自然史與天底理論 Naturgesicht und Pheorie des Himmels 一書的出版，又一七五五年四月十七日所呈遞應攷大學校博士論文，均是同年預備的，此外一七五四年他在船尼格士白克居留的還有一個證據：——這是我們最新發明的——他曾着手做一篇關於坡白與奈蒲里次樂觀主義的論文，這論文底題目是一七五三年夏季柏林科學院所預定一七五五年懸賞徵文的題目。現在還有一件奇異的事，就是康氏晚年的好友和同事克勞思 Kraus會自一七七七至一七七八年止在船尼格士白克城凱雪林

家整整做了兩年家庭教師，按照當時的習慣陪伴着他的學生入校聽康氏底功課，可是對於廿五年前康氏在他家庭間爲教師的事一無所聞。他也應該早已知道他的學生底母親加羅德伯爵夫人亞瑪麗 Gräfin Charlotte Amalie 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夫人，——他十五歲時與凱雪林伯爵約翰結巴訂婚後改嫁另一凱雪林伯爵亨利克梨士坦 Gräf Henrich Christian Kysorlin，一七七〇年移居船尼格士白克城，——康氏後來（約當克勞思在彼家爲教師時候）常和伊有十數年的交往（參考第六章），在他的人類學著述中常稱伊爲女中翹楚呢！

赫斯白克對於這事也曾有紀載，他說：康氏確在凱雪林族中兩個伯爵家服務，可是時間久暫，不得而知，這兩伯爵中有一位住在枯爾蘭 Kirland 屬於勞敦堡伯爵世系中。兩位伯爵底母親是康氏底大恩人。博羅微士基也說：他有些歲月，確曾教授過一個凱雪林家伯爵但並沒有專指一七五九年那位伯爵便是他的學生。此外還有一說足以證實一七五三年至一七五四年間他在凱雪林家中有很久的住留，就是我們在康德學第二卷中首

先發見那位最有學問的伯爵夫人所繪的康德影像。那影像比較別處所見年齡最少，至多不過三十歲左右。最後這事實，按照富郎·Fronin所假定也可以與別的一個事實相符合。那便是克勞思在一八〇四年追悼會場所報告的。克勞思於康氏在凱雪林家裏教授的情形絲毫也不知道。瓦爾德寫信告訴他道：『康德曾對他說過，他在船尼格士白附近一個伯爵家裏教書，課外并兼任船尼格士白克城的事（如若記得不錯，大概是做校長。）每禮拜總有一次或數次被伯爵家中接到特魯色土地方可卜土地加去Truchse-schen Gute Capustigall在那裏教授伯爵的功課，——現在還活着——但是教的甚麼我可不知道。』我們既已經知道凱雪林伯爵夫人是生於特魯色瓦爾德堡 Truchsess = Wa-lburg 那麼康氏於一七五五年初任教長前後不久的時候，在距船尼格士白克城二里的伯爵家裏教授那位夫人的一個兒子，這自然是一樁可信的事了。不過這事情雖經富郎阿羅次再三攻證，可是並沒有得到豐富確鑿的材料，所以康氏第三次為教師事竟致無敢斷定。我們并不敢妄事推測像阿羅次底所為，反致鬧出笑話。因為據阿羅次說：在那位

一七二九年才出生的早已很有研究哲學興味的伯爵夫人（伊於廿五歲已將歌舍士 Gottscheds 底哲學著述譯成法文）與這位被伯爵夫人畫了影像的教師康德間實在有一重很親密的關係，這關係直到廿年後康德已做了著名教授和伊第二個丈夫往還時才淡化了。

康氏這六七年間——據我們假定——外表的生活依上面所述的要算告終了，但是他精神上的生活必更爲有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敘述。此事博羅微士基康德行狀中所紀的最爲確實，康氏校閱時絲毫無所更動，裏面說道：『寂靜的鄉村的居住，最適於促進他的勤奮。那時他已確立研究上的輪廓，並且有許多是已經完成了，所以一七五四年以還，風馳電掣不斷地發表許多驚人的著作，這些有價值的著作轟然迸出，是外人所絕沒有預料到的。』

在他當年筆記中又收集了各種科學底知識，均是關於人生必要的知識，——在今日回憶當日鄉居和勤奮，他非常滿意。』這位工人家庭底少年，他雖然如赫斯白克所言：『他素以忠正樸實自持，最疾惡一切繁文縟禮。』可是在他做家庭教師的時代也學得貴族人

家斯文的禮貌。克學思常言：他每從可卜士地加散館回到下處，想起他當年身受家庭優美的教育，——就是他父母給他的教育，他常引以自榮的：絕沒聽到一次非禮的話，沒有看見一點卑賤的事——比起貴族教育實不啻天淵之別。此際他也受盡做家庭教師的痛苦，即是兒童既要按照課程讀書，又要循他父母底溺愛。所以他很主張做父母對於子弟讀書應將管理全權讓給教師。（教育學卅一頁）即如身體的訓練，在他的意思看來，那班不信賴他的學生，也應由兒童的顧問——教師——管理；因為一家之內最有知識學問的就是教師。（參同書卅七頁）但是據教授法看來他却不是一位很有天才的教師，原來有學問好研求純理論的學問家，是不會做教師的，他也不過其中一人罷了。野哈曼說：『他常嘲笑他自己家庭教師的生活，他說在世界上也許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再比他壞的教師。他以為教授是一種絕大的技術，如若要適合於兒童，須得將自己的知識貶損，與他們的理解力相等。他又說像這樣的辦法，在他個人絕對不能做到。』

有人說康氏亦於一七五五年或一七五七年時請求試為高等學校教員，但是未曾受職；

果然如此，依據上述的情形，我們是毫不爲大哲惋惜的。關於此處同時又有許多矛盾的記載。據博羅微士基底話，他在未決定供職大學以前，曾在船尼格士白克最古的克乃普和非聖高等學校 *Kniezgolischen Domgymnasium*——今日存在的學校——初級班報名充當教師，不過尙未就職，便爲別一個不甚知名的人頂替去了。那人是誰，瓦爾德常稱他的名字叫做康勒得 *Kahnet*。他和康氏較量實在是一位很愚蠢的人。但是又有些人像克華 *思赫思白克*等，於此又致懷疑，瓦爾達 *A. Warda* 多方研究結果，以公文書證明此事。他說一七五七年十月份確有康勒得其人被任爲教師，至於康德請求的事在公文書內竟無所見。總之縱令這事千真萬確，在我們看來，是願意他失敗的。論薪金在大學教授比較克乃普和非聖學校固然要菲薄些。每星期鐘點也要多些——二十四小時——可是康勒德所擔任每星期二十二小時功課中，有十小時是教習字的，使康氏擔當此事，豈不是很可惜嗎？我們又從康氏一七九三年寫給少年朋友尼可拉微士 *Nicolovius*（康德曾勸他就教職，後來又安慰他）的信知道當時高等學校底功課是很壞的。誠如康氏所謂：「人民大

衆都要聽講，使學校進步成爲很有興趣的文化，這種情狀現在還沒有來到呢！』總而言之，且不論他缺乏教授的天才及其對於教授上之困難，但他能適應自己的天才而献身於大學教授底生活，以此當作他的終身事業，這便是他很正當的態度。

第三章 十五年的大學私教授和被授學位（一七五五至一七七〇）

（一）授學位，允許入大學授課。

這青年學者因為許多科學上的論著，大引起當日學界注意。尤其他的第一次著作底聲譽最隆。該篇標題會引起當日詩人雷新 *Lesing* 一首著名的諷刺詩（原按雷新詩云：『康德擔當很難的事，他想教授世界人。他評定生活的能力，可是他自己的不能評定。』後來這位詩人很了解康德之後，這首詩便沒有發表。）後來連續兩篇，俱於一七五四年六月，八月，九月，在船尼格士白克日報論壇上發表，從此他至少也在船尼格士白克享有很大

的文名。這兩篇中第一篇係應伯林科學院懸賞徵文而作，題目為論地球於其自轉時是否受幾許變動，據現今一位專門名家的批判說：康氏地軸漸漸滯緩的證實，直到後百年來才有關於這問題的新發明。第二次大著作問按物理的推論地球是否能衰老這篇論文是後此一七五五年復活節日所發表的那篇有名的著作底前驅。即是起初匿名發表，題為普通自然史與天底理論的。文中推論世界創造之原始，天體之構造，天體運動之原因，

盡是本平奈端底物體機械運動法則而推闡的，在他的哲學叢書中有很詳明的記載。

現在述他考試學位的事——他所應試的學位，在今日稱為哲學博士。——與允許入大學充當私教授。自然他對於這兩層不感受甚麼困難。他的學位考試論文就是現在一般專門學者還最珍惜的一篇拉丁文論文，題目說火，一七五五年四月十七日呈遞哲學系，五月十三日舉行考試，同年七月十二日舉行最隆重的授學位典禮，當時本城許多名流學者均經參預盛典。當他用拉丁文演說之際——就是演說哲學中底容易和大體的說明——在萬眾嚴肅注意中，便將學位授予他了。

學位試驗已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早晨八至十二時，舉行關於允許入校教授時的拉丁論文評論會，論文題為：形而上學認識底第一原理之新解釋，在這個評論會中辯護方面為一神學講師，攻擊方面為一神學學生和兩位法律學講師，此乃康氏生平第一次純粹關於哲學的著作，不久他便為第一次講演。關於他第一次在大學講演的事迹，博羅徹士基所載極詳，今抄出如次：『他住在新城中一個教授名叫祢拔克底家裏，那裏有一軒敞的教室，

教室前部和階梯上滿立聽講的人。爾時康德頗露驚惶之色，不知所措，他從來沒有經過這般局面，好生偏促難受，說話的聲音比平日低微了些，有時說錯了又自己更正。一般聽衆無一不驚訝他的學問淵博，大都以為是很謙虛的，並不疑心他心懷怯懼。過後幾次他的態度也漸漸穩定了，繼此接續講演，不惟議論透闢，并很覺簡明易懂，以後我們便敘述他的講演了。

(二) 講演

我們首當敘述的，就是這位博士底講演底性質多屬於那一種呢？他第一學期講演三種科目：邏輯學，形而上學，數學，也許有物理學。註冊聽講的學生有法律學士二人，神學家二人，就中有兩人一個是他的弟弟約翰亨利，一個是後來和他作行狀的博羅微士基先生。這位勤勞而薪俸菲薄的博士，每學期底科目均經預先指定，但有時亦有未及講演的。第二學年夏季又加授自然地理學，自然地理學在大學課程中算為獨立科學自康氏始。這科目是他生平最酷嗜的功課，通常屆第二學期複講一次，直到暮年仍未變異。因為他

的意思，以為啟論人類底理解力，地理學是唯一的科學，所以他此次（指第一次講演）招集人聽他的特別講演，講演題為：風底理論說明的新註釋係一七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所發布的。第二年冬季更添授倫理學，這也是第一次才有的。（後稱為道德哲學或實用哲學）自後每年冬季都有這種課程。一七五八年夏季又據自己的意思在星期三星期六講演時，對於前次所作的論文加以辯論的考究。他說：『據我的意思，這是最妙的方法，使我們的見解透澈明瞭。』一個這樣的辯論研究會，一七六一年夏亦會正式公告，可是到一七七〇年才開始舉行。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〇年方指定特別時間為一次純粹數學機械學底演講。關於機械學他祇講演過兩次，從一七六三年起又將每學期所預告的數學講演完全撤廢了。代替數學的就是「一七六七年夏季開始所講的新課程自然法律學。第二年冬季情形有些更動，又為那些沒有時間聽講的人講演哲學大綱與哲學史。他們自然是很歡迎的，所以他從次年起直到一七七二年為止，講授未闕，一七七二年後才停止了。從一七六〇至一七六一年每日照常講演的時間，亦須略述一番：大概每天以上午八時

至十二時爲常，一七六一年夏季學期他非常熱心擔任許多功課，——其中也許有些沒有實行的——其科目之繁，簡直不敢遽信。那學期的預定課程共有六種：午前八至九時邏輯學，九至十時機械學，十至十一時理論物理學，十一至十二時形而上學，午後二至三時自然地理學（每週六小時）三至四時數學，平面幾何學，三角。此外星期三和星期六午前八至九時更有雄辯學。以上所列各定時外，每逢星期三星期六剩餘的鐘點，他還願純盡義務從事於複習，解釋一切的疑難問題。一七七六至一七七七年冬季——按照評議會康氏自己的陳述——他每星期所任二十六至二十八小時的功課，不僅見之公告，并且一一講演過了。在他供職期內他所教授的鐘點平均總在十六小時以外。又據多人一致的傳說，他是一個最守時刻盡心職務的模範教授，除去學校正式假期之外，他絕無一次因著述的忙碌或其他遊玩的事故曠課的。他預定的課程通常如期授完，他所定一七五九至一七六〇年冬季講演課程，曾自己批注道：『大家應當注意：我所擔任五種功課，須在半年以內竣事，若是時間太短，不能告畢，少餘的部份俟下期補授。』我們看那一七七〇年正式聘他作教

授的聘書裏面首先便說：『歷經辛勤地講演，大有貢獻於大學，』才知道他真能受之無愧，名實相符呢！

據當日大學教授章程，大學教授所教的課程必須指定一定的教本。當時教育部大臣

札里次 Zeditz 他雖是極主張自由的人，可是對於船尼格士白克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在一七七八年教令中却再三申述道：『壞極了的教本總比沒有教本好，希望做大學教授的人，本各人的學問，將學生底謬誤竭力修正。至於純令學生筆記，是應當即刻廢止的。』

祇有康氏所教的自然地理一科，算是唯一的例外；因為這門功課人人都知道沒有一種合宜的教本。其餘的科目康氏俱選定很好的教本，這個選擇在一七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公文中，很表示贊同的意思，所選定的如下：

邏輯學係買耶 (Meyer, 俄爾學派底學者) 所著的理性論，自然法係阿亨瓦爾 Achenwall 所著的自然律，*ius naturale* 哲學書係後來反對他的入名叫飛得 Feder 所著的哲學大綱，形而上學和倫理學大半是採用那位以美學名家的賈加敦 Baumgarten 所著述的為

藍本。其餘各科關於選擇的目的和程序，都有很詳細的記載。（見一七六五年一七六六年間冬季他的講演紀聞裏面。）

他的教授法是要——並且曾實行——起初啟發學生底悟性，漸漸養成他們的理解力，然後才令他們自己完成他的學問。學生對於功課不圖在博得膚淺的理論，並且要運用心思去「想」；又不僅學現成的哲學，尤在其能學得「創造哲學」。所以他的方法純是研究，並不是武斷，他視編輯教科書的人不過僅僅是一個「推動機」，對於他們所主張的固屬能贊成，却也可以反對。並且他很能知道從通常的學理中找出一些別致的學理，所以他曾因寶加敦教本材料的豐富與論列有程序之故，便選定他作教本。但他授教時離開教本，從實驗心理學講起，然後才論到實體的無機的性質。將一切事物底普通性態，講遍之後，才歸宿到一切事物底原起，這就是神的宇宙的科學。這個由淺入深的教授方法底優點，能使聽者不致開端便感受本體論底困難，使之望而生畏。那班平日對於這課程興趣索然的人，也因此得到一點知識。又當日船尼格士白克大學也是和今日情狀一樣，康氏很明

白這種情形：因爲那班流動無恒的學生，每當課程開始時都是熱心高興的，不多時熱忱冷落，教室的席位也漸漸稀疏起來。那麼按上項程序施教，自然是很妥當的了。自此他又將這方法推行於邏輯，倫理，自然地理，等科底講演。後來又加上人類學，政治學，兩部份。他講演的時候，常不甚依照所選的教本（這是他的學生博羅微士基說的）他入教室時，教本之外，每次帶有特別的手抄本，裏面盡是他親手筆記的東西。他身後尋出很多這樣的冊子，可以證明他各科教授時，是大都具有的。埃德曼於康氏講授寶加敦形而上學時筆記中寫道：『康德用寶加敦底書，毫沒有爲所拘束，在未批評之前，常於書外自由發表意思，康氏底手抄本和自己著作的自用本中，常夾有許多紙片前後的空頁和每頁的沿邊，甚至於各行列間隙地，慣有許多蠅頭小字，省筆字，——但是很清楚——的記錄。』阿帝克司曰：

Atticks於大學出版部刊行康氏遺著時，曾說道：『康德（一千七百八十年以來）於那些很逼仄空白，祇要勉強能够添入幾字，都不肯捨去，所以他所批註的，每每成爲兩段三段四段。有許多篇幅，簡直一片模糊，可是他在一千七百一十九年後講演時候，在這些篇幅中，還能

從紛亂不堪的中間，一一尋出頭緒，康德底記憶力和銳利的目光，實可驚歎了。」

關於他講演的事情，博羅微士基還有一段記載說道：他的淵博的學問，常引他談鋒逸出題外，可是也很多興味。若是偶然他自覺引得太遠了，每用「如此等等」「諸如此類」的話回到本題來。他也知道於密緻中帶些典雅，但絕對不好故意說出驚奇諷刺的話，以圖博衆人底歡喜。他也不喜學生將聽下的話一字一句，死填在紙上，若是他覺得重要的部分被人輕輕略過，無關大旨之處，又被人筆記着，心下便大不高興。此外還有一些瑣碎事，如見學生華裝麗服，他便不以為然；又曾有段傳說，說他一次見教室前列有位學生衣襟上的紐扣失去了一個，他心中便很覺難受呢！他常叫人不要一味模仿，尤其往返告誡的就是遇事要自己思索，自己研究，獨立自任！若是有人問難求他詳細解釋，他便很高興地解答，（在他青年時候尤甚）儼若暇豫無事一般。講演之際，常好雜些笑談和高興的話，或將上次已經講過的勾玄提要總說一番。有時更說些與講演有關係的小故事，然絕不落於驚奇窠臼。他說辯雖繁，據博羅微士基說：「可是他在講演時候最是小心注意；因爲一字

一義很淺顯地解釋并且再三申述，使一般好缺課的腦筋簡單的學生個個都容易明白，康德自然是沒有這般天才。所以一切功課須得非常經意。他一七五九年曾有一個願望：想編輯一部兒童物理學，即是爲一般兒童編成一部自然學，可是這事無人敢信這位博學的學者能辦到。哈曼 Hannam 給他的信會說道：『你的學生殫精竭力才能趕上你那副迅速堅忍的思想，』由此看來，編輯兒童教本，康氏又怎麼能行呢？他所教的課除却自然地理，道德哲學，都是很艱深的，因此一班學生選習這兩門功課，是比較的衆多。誰能應付他的天才和健全的腦力，那麼也能得無量的利益。我們相信現在本段底結論再沒有比赫爾德 Herder 所說更洽切妥當的了。赫爾德親聽康氏講演凡三十餘年，雖然文學上的見解與康氏略有出入，却仍是萬分的傾倒他。他有一次寓書他舊日的先生，論及促進人文主義的問題，中有一段說道：『我能結識一位大哲做我的教師，這是我一生榮幸無比的事。他青年時代一副很愉悅的情緒，我想即屆遲暮之年，仍當不變。他的平闊的爲自由思想構成的廣額，是一個永難磨滅的歡樂之府。思如湧泉的語言，從唇際流出，時常攙

和一些恢諧喜悅的句調。他的訓誡的演說儼同並輩間聚談一樣，他竭誠探討奈蒲尼次哦爾夫寶加敦克魯細屋士 Crusius 休姆 Hume 諸家學說，尋求克普勒 Kepler 奈端兩位物理學家底自然法則和當時慮騷 Rousseau 底著述埃彌爾與額駱士 Emiin, Heloise 以及他所發明的自然真理。將這些人物底學理一一批評了，仍依據天然真理底見解歸宿到人類道德底價值上去。人類史，民族史，自然歷史，自然學，數學，方法論，其他的講演和實際底淵源。毫無研究價值的事物，他絕不留意。陰謀黨派和利害觀念，愛慕虛名，在他看來對於真理的闡發和推演是絲毫不足關懷的。他唯激勵敦促『自己思想』他的性中不知所謂壓制主義。這位令我平生記念敬仰的人，便是英皇奴哀康德。他的小像常懸在我的眼前呵！』

(三) 著作

講演之外，同時有一特可紀述的事，就是他平日做的一些小著作。我們按作傳體例關於康氏思想內部發展變遷的痕迹，不去理會，至於他的各種著述底成立情形，在哲學叢

書導言中曾經說得非常明晰，不必贅述；不過我們要想明白他一生的各種興趣，也須得稍稍考究一回，所以現在將哲學叢書導言中未曾論列的許多小著作，略敘如下：

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里斯波亞 *Lissabon* (葡萄牙都城) 發生了一次很可驚駭的地震，此役地震最是劇烈，若用哥德 *Goethe* 自傳 *Dichtung und Wahrheit* 中的話來形容，即是：『這非常驚人的事，幾廣布於安寧平和的全世界了。』恰當這次地震發生一年前，康氏刊布了一篇論文，題為地球是否能衰老，他於論文末章曾說地球內部『蘊藏的火』含有無限可佈的危機，好像預知這事底發現。所以船尼格士白克城一般人民都希望康氏將那個偉大的自然勃發的事變的真相和原因，以及繼此因緣發生的地震，告訴他們。於是他便於一七五六年一月在船尼格士白克城和其他城埠各家報紙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題目是：上年歲杪西歐各國所蒙無妄之災 (即地震) 底原因。同年五月又特別刊行四十波根 標題為：一七五五年歲杪震動世界大地震之怪狀 據科學與事實之觀察此文出世，引起大眾注意，每隔三日單行發佈一次，很受羣衆底歡迎。因此這位學者又做了兩篇

論文於四月十日十七兩日在日報 *Zeitung* 先後登出，題爲：再三觀察近來最大的地震，內容大概是說里斯波亞地震底擴大，由於海底地震之傳播而起。當日船城人士，都很相信他的推理是很正確的。至於這番浩劫，總還不免有宗教道德上的批評，——此風現在還存——卽是說：這等譴責是『上帝底懲罰裁判』，并且有一輩人冒稱自己已經知道神靈議決底意旨，這是依據上帝底意旨而實行的。這般胡說，康氏是絕端否認的，不過這些災難也可以喚起我們做些沉愛人類的事，庶幾知道防禦世界底大災害，阻遏那些人類自己創造的禍亂——如戰爭——此外我們更可以悟到人類底生存決不是在虛榮上建築永遠的住室呵！

距上篇文章不久的時候，他又用拉丁文作成第三篇論文，起草這篇文章底動機，是因當時克路村辭世後，邏輯學與形而上學講席虛懸，他想以此請求代攝講師的位置。因爲弗麗得利希第二大帝曾頒布敕令：凡校中私教授請求爲講師時，務必提出與請求科目有關的拉丁文論文一篇，經三次公開辯論後，卽可正式任命。該項論文於一七五六年三月二

十三日提出於哲學系，內容是推論『數學底功用，在自然哲學中與形而上學之關聯。』

文中第一節係論自然一元哲學。同年四月十日舉行公開辯論會，指定攻擊的是一位十

六歲的少年學生博羅微士基。聖誕節後他仍擬屬稿第三篇論文，但因前項請求計畫歸

於失敗，便無形打消了。一七五六年四月康氏爲公布講演綱目，還著一篇與之有關的論

文，題爲風底理論說明的新註釋，這篇文字見解卓絕，超越當代學者之上，從所謂『旋轉律

Drehungsgesetz]說明有規則的氣流與地軸轉動之因果關係，後來一八三五年天文學大

家朵非 Dove自認爲新發明的，這位博士已於八十年前在他那篇聲名不出船尼格士白

克大學一步的小小論文裏面，解釋無遺呢！後此三種小作品，都是這類的論文，如一七

七年夏季所成一文，題爲自然地理學底計畫及預告，這是一種專爲特別講演底聽衆而作

的。據康氏自己說不過是一個大綱罷了。我們在他的導言中知道他對於講演預備的

材料非常豐富，如旅行記，自然歷史，學術講演錄，尙有其他的搜集。與上項論著事實上

關係的問題，更有一個簡短的附錄，是討論我們地方的西風潮濕是否因爲自大海吹來的

緣故？（這是當日人民底理想，康氏却很懷疑。）第二年夏季（一七八八）康氏選定偏於自然哲學的題目：運動與靜止和自然科學根本上與之有關的推論底新意義，共刊發八波根。博羅微士基說：每波根都引起衆人底注意。據近日最新的出版家那斯微士 Kurd Lass底批評說他這一次的論文，很有特異之處，實開後來康氏根本思想自然哲學主要著作底先河。（即一七八八年所出版的自然科學在形而上學底原理）並且這篇自然哲學的文章底內容表現非常自由的思想，和他第一次著作：論生活力底真實的評價一樣。在這批評精神暗淡的時代，要算對於壓制主義一種有力的反抗。導言裏邊措辭頗涉譏嘲，他說在那班大人先生們底成見中，絕不能得到甚麼自由，因為自由是由健全的理性所產生的。他又覺得當日圍繞着他的人，盡是一班沉瀆一氣的儉父，對於高尚的學說絲毫不去理會。他便著論攻擊他們道：『我知道那班先生們，對於凡屬不是由俄爾夫學派或其他著名大學發生的學說，是很唾棄的。他們看到一種學說，絕不爲一度的觀察，祇管籠統斷言說他全無是處。』

康氏前此的著述普通多屬討論自然科學問題，祇有一七五五年的辯論文屬於例外，直到一七六〇年時才有一部分轉到邏輯學及人類道德學方面。一七五九年至一七六〇年冬間所作的講演說明書題爲：試爲樂觀主義之幾點觀察便是屬於人類道德學範圍之內。當時對於樂觀主義與奈蒲尼次所著世界最好的兩者之間有一個爭議，因爲柏林科學社於一七五五年懸賞徵文會定了這個題目，所以這爭議竟成了當時一種流行的風氣。有許多人如門德孫 Mendelschon 雷新微南 Wieland 都有論列。一九五九年還有俄達士 Voltaire 故意假裝德國人——拉夫 Falh 博士一口氣發表了一篇諷刺小說 Can-idean I'ozimisme 康氏因上篇短幅文字於是和外曼 Weyman 講師引起一場小小的筆墨官司。原來這位講師是因爲一七五九年十月六日作了一篇論文廓清樂觀主義受船尼格士白克大學校允許入校爲私教授的。他於次日見康氏發表關於樂觀主義攻擊他的先生——舊日先生——克魯細屋士的文字，便誤認向他挑釁。康氏素來知道他是最著名的倨傲家，便沒有和他計較，不料下星期六日那位暴怒的同事，竟作大篇幅的十分倨傲的乖

戾的：文字攻擊他所誤會的敵人，康氏當時全沒有和那惡漢抵敵，祇靜候一般輿論底裁判，他寧願以最有禮貌的方法（即緘默）回答他，讓他的敵人漸漸地忘去。

就文章言，康氏所作匆匆脫稿的樂觀主義論文，是一種辯論體裁，內有數語道：『總體是頂好的，一切事物因為總體底願意，便是好的。』這實在是他一篇很稚弱的文章，當時多才的哈曼 Haman 甚至罵他是『盲青年』，擬之為『瘋的母犬』，見一七五九年十月十二日寫給林德勒的信。這也不是毫無理由的。

論到康氏個人底熱情和他做韻文的天才，在一七六〇年六月六日寫給一位憂愁夫人（那位有喪的夫人是約翰弗麗希得利希洪克 Johann Friedrich Von Funk）的吊唁中很可以顯出。一位因肺病夭折的（二十一歲）枯梨地方的學生，他一年前隨同私教習來學於船尼格士白克大學，並且是康氏底學生。這封信是應那私教習請求而寫的；因為他相信康氏文章可以安慰他的母親。（博羅微士基也和那位前程無限的少年交好，他也相信這信很有效力。）所以凡讀過這封短信的人，都不能說他是毫無柔膩情緒的人了。

一七六二年冬初康氏所發刊的著作：證明四個三段論法之詭辯大概是本年冬季公布講演邏輯學時附帶的一篇文章，他的邏輯學上曾經說過：他在這篇文章裏面不能充分發表他的意見，因為許多地方必須顧全當時一般學生底興味。但是他總想申明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乎攻擊四種推論法底詭辯，然後才能運用固有的時間，開發有益的思想，因為在我們面前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全篇文字對於毫無用處的廢物——通常學校邏輯學——有很犀利的詞鋒，他自然是不希望用幾小時的工夫，能將這派盛行的學說一手推翻。一七六三年夏季又草成一篇同樣反對學校舊時的形而上學的文章，直到一七六四年復活節日才發表題為試引用負數的概念於人生哲學之中此文在哲學叢書會精密的說過了。後來又發表一篇大著作與上說兩篇有密切關係，也許可說是他們的產生物，再三斟酌才標題論上帝存在底唯一可能的證據。此文出世，康德底名姓，才遠播遐邇，幾無人不知道了。門德孫在文學尺牘中尤其讚美不置，稱他為獨立的思想家，樹立哲學上永遠的基礎。土賓根地方普奴塊特 Plouquet 特為之題跋，神學家脫勒 Tollner 和克倫姆

Clem 對於康氏所懷疑因襲的『上帝底證實』尤表同情。『上帝底證實』中康氏僅於所謂實體論的神底證實幽深奧妙處加以保留。是書在維也納被列入禁書表內。本來這文中篇末的話，已覺得駭聽聞，他說道：『證明上帝底存在，是絕對重要的事，若論到解釋却又不然了。』他反對舊的形而上學也是非常劇烈，在他的序言裏面，常將他比作『無岸無燈塔的黑暗海洋』，他想用他的論文剷除積習，在形而上學上建立很光榮的基礎。

次年（一七六四）這位勤勞的教師又作了兩篇論文，此外在報紙上更刊登一篇腦病底觀察作這篇文章底起因，有件很稀奇可紀的事。當日有一個迷信宗教的野人名叫可瑪梨基 Jan Pawlikowicz Zdomożyrskich Komarnicki 大約是波蘭人棲留在距船尼格士白克城不遠的森林中，全身披着獸皮，領有一個在森林生長的很活潑的幼童，牧着大羣牲畜，就中尤以山羊最多（四六頭）因此本地居民代他起一個外號叫『山羊預言人』。康氏親觀這可驚異的事情，並且聽了他所說的聖經預言，對於這個怪物，倒沒有甚麼興味，却以為他那身邊攜帶的童子，純然在森林中長成毫沒有受文明底感化，與盧騷理想中所

謂『自然小孩子』很相似。他應衆人底要求，在船尼格士白克政學報第三號，根據這個意思發表一篇理性底推論發行人哈曼特爲增刊一張，後期第五號（一七六四年二月十三—二十七）更繼續發表了幾次，這些文章與牧羊預言人自然是無甚關係，便是於他的小孩也很少直接的關係，所論的——通俗談白話體——全是精神的心理學上關於人類頭腦虛弱的叢談。其中討論從愚魯變到白癡，從呆傻變到瘋狂，據我們看來，大意是很同盧騷表同情的。比上篇較後的文章論優美與高尚底感覺文體亦用白活，在他一切大著作中，再沒有像這等簡短淺明易懂而又精采有神韻的，確是一篇實用通俗的文章。但不能按照题目的表明，說他是美學的文字，他的內容却多半關乎道德心理學和人類學。因爲他在序言中略略討論自然界和藝術界高尚與優美後，使對於人類底兩種性質——高尚與優美——多所發揮。此外更涉及各民族間男女兩性的問題，我們於此很可以看出他的文章外表的形式和內部的精神，爲甚麼被一個美術批評家將他比擬爲一個法蘭西有名的道德著述家拿卜埃 Lubrýyere了。又有人說：這篇文章不僅當勒在學校教室中，還當置之婦

女們粧台畔呢！自後直到一七七一年這篇文字翻印了兩次。

第三篇雖然早已作成，到一七六四年才刊出，就是方法上理論認識上有價值的研究，自然神學與道德學底原則的明顯。這題目是柏林科學院用以懸賞徵文的。據科學院詳細的記載，此文價值與門德孫得獎的文章逼近，真值得一個大獎賞。至於他這文章發生底事實同他的內容，在我們出版的哲學叢書導言中已經說得十分詳盡，現在不應贅述了。

這一篇與前章我們已經敘述過的一七六五——一七六六年冬季講演分配報告書及莊諧雜出的巫師底夢從形而上學底夢解釋之均有聯系，不過前兩篇重要所在，是敘述康氏哲學發展底歷程，這裏却沒有敘過。最後又與在船尼格士白克問答報一七六八年六號至八號所發表的屬於數理哲學的文章論空間地理上區分的第一個原因也有關係，這篇文字，是一七七〇年就職辯論文底小影。

(四) 外表生活情狀

現在我們於觀察他的著作論文後，細細考究他十五年長期教授以來時間的外表生活

與內部的生活。

第一先要問甚麼是當時外表生活情狀？因為他是一個私教授，沒有定數的收入，所以無論如何總不能說他度過很豐富的生活。不過對於但尼拉 *Denira* 敘述他那段很可憐的記載，他又曾寫了一封信與柏林出版人加爾德 *Garde* 辨正。信中有幾句說道：『……因為開始講演之初（一七五五年）便有許多學生，並且絕沒有擔任私人的功課，（我們要知道他在他的教室內所講授的功課，大概有不少的收入。）所以收入頗饒；不僅房屋租金與購買木器很為寬裕，並且不必和他人——現在已死的英人——聚餐，也毋須到公共食堂用膳。我自己另僱了一個僕人，在那些時候我實享受一個很快暢的生活。況還有一事也可以證明我並不窘困，便是我當日曾拒絕外省大學四次的聘請。』

這封短信中包括十五年的生活，雖說不很詳細，但大體看來那種情形我們是不能否認的。博羅 微士基在康氏教授初年，便與他接近，他所說的話，自然很可相信。他說：『他當日並不露出很寒酸的狀態，生活還能寬裕，雖說不到如何豐富，也很能滿足自己的需要。』

他大約在家庭教習時代儲蓄了一宗現金，共計二十非得利息多（約合四百馬克）這款他從未動用，留待遇疾病及非常貧乏的準備。他於一七六六年前并無一定收入，然因聽講人數很多，所以情形尚好。博羅徹士基又切實證明一七五七—一七五六兩年內學生很多，此外他又常常照管一班世家子弟，如殊孫便是一個例證（參觀前章）這學生是按照他的父母囑托同他居住，後來他對於這職務常說不甚願意，不過在他的生活上也稍能佔些便宜。他對於與他的課程毫不相關的功課，無論如何，不肯教授。當一七五九年有許多學生要求他教美學，修詞學，與德文文體的練習，他拒絕了，另介紹與少年博羅徹士基。這位少年受他的監察教授這兩種科目。一七五九至一七六〇年及一七六一至一七六二年兩個冬季計有十五個至十八個學生，但是同時又有人說他常做一班貴族仕紳底私教師，例如和斯坦伯克 Holsteinbeck 公爵即延他為私教師的一人。當七年戰爭時東普魯士被俄羅斯人佔領，這許多年間，他又私教俄國軍官的算術。他還有一個很相契的大將買耶，Meyer 當康氏教他部下將士數學的時候，還時常到場觀看呢！當時他又為那班少

年軍官擔任講授築城學，他常常自述他最心愛的青年學生——一個波蘭貴族名叫阿色笛 Ozeltz——道：『當我為私教習時，他在夏季從事田園生活，為一個少年主人，冬季留居船尼格士白克城，酷好數理科學。』

我們雖然知道他的收入不豐浩大，但是他自幼便習於節儉，無論如何不肯負債，寧願披着一件很舊的外套。他當私教習時所服的外套實在是太不雅觀了，所以他的幾位闊朋友，（就中有個秘書雅可畢 Jaquin）認為應暗中送他金錢，為他配置新鮮衣服，但他沒有承受。他晚年還自鳴得意以為很有勇氣，曾拒絕這個慫恿的貢獻。他寧服一件敝而很清潔的外衣被人揶揄，不願受債務及依賴的精神上的壓迫。非常幸運的事就是他生平沒有欠負任何人一個黑勒，Hollar。他常常向人陳述他無時不非常的快樂及安適，如若有人扣門我便說：『進來罷！』因為我心中知道門外並沒有債主。他有一次送給一位很寒苦的學生大部份薪金，僅留出少許做償清半年房費的用，這可以證明不是原於他家境的困難，是由於他自身的儉約。

就各項事實考察他的收入，在這十五年中，大概是浮動的。在一七六五年十月份兩個請願書中——將來還要講的——他自己說明他的大學生活艱屯以及很不安穩的情狀。據野哈曼所說：『他在私教授時代因貧逼迫，又不欲動用儲蓄金，所以當日將很好的精粹著作漸漸發表了，這是因為他的緊要的需要不能戰勝他的職務的緣故。』這事實也許就是在這個囊空如洗的時候。（因此他講演特別衆多的功課）新出版的書籍，他自然用不着購買，自從他和一位書業商人康特爾 Kanter 結識後，他常自由到他的書店裏去。那位商人是一七九二年康氏著作底出版人，一七六四年開辦的船尼格士白克政學日報底贊助者。當日一般教授及其他著作家，常在他家集會，他店中每逢『郵便發行日』十一句鐘陳列新出版書籍，『政學報』也同時陳列——甚至於每星期有兩次專為他們隨意閱覽的機會。他們在康特爾店中高談闊論，並可以寫信如同在自己家裏一樣，康特爾見有名譽的康德協助他的出版事業，榮幸萬分，自然多讓康氏拿些需要的書籍回去，一七六六至一七六九年間康氏竟住在他的店中。

康氏也曾在舊雷伯尼 Löbenichtschon 議會第二層樓右邊樓房居住，并在其中演講。

當日康氏已享了盛名，一七六八年夏季有名的畫師——名叫培克爾 J.G. Becker——和

他繪了一張像於是他的影像便和門德孫 Moses Mendelssohn 拉默爾 Romler 希伯

Hippel 舍弗勒 Scheffner 林德勒 Lindner 及其他著名的普魯士人同在康特爾書局陳

列所佔一席位了。（是一七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哈曼寫給黑德爾 Heder 的信）

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張原相懸於康氏自己書室內，陳列在康特爾書局是影印的，今日

Gräfe & Unzer 書店（在船尼格士白克城）所藏的便是，此係這位哲學家最老的油畫

像，體段與原身相等，年紀四十四歲，是一幅半身畫像。

他初當私教授時在所謂新城地方自置幾椽房屋，後來，又移寓教授街——大約是當時同

事最好居處的地方——但是那裏地近河岸，從普列格河上流開來的波蘭船舶，時有一派喧

嘩的聲音浪騷動他。住在康特爾家的時候，又被隣家一隻雄雞的啼聲將他趕跑了，因為那

雄雞鳴聲宏亮，將他深邃的沉思打斷，他常想備價將那大聲的動物買來，俾稍得安寧，可是

隣人性很執拗，沒有允許，大概怎麼一隻雞能擾亂這位哲人？這是隣人所不明白的，所以他最後祇得避去，又移居牛市。此時他已雇了一位僕人，從一七六一年三月六日他寫給博羅微士基的信，可以證明，至於是否即為蘭伯 Lampe。我們可是不能斷定，據汪星安士基說：蘭伯乃普魯士軍人，服役於康氏，直至一八〇二年正月才止，凡歷四十年悠久的歲月。

(五) 社交

康氏底生活情形當日並不若晚年按照鐘點的規定，每天上午演講完畢，便步入咖啡館喝茶，閑談本日新聞，或打幾盤台球。他又喜至公共食堂用飯，一來是應同事們底邀請，同時也可以多結識些人物——這是與乖僻的叔本華相反的——城中一班富厚高貴的人，也爭相吸引這位博學家和他們共席，以資閑談。入夜他亦好入客舍及赴私人晏會，清談不輟，或為三人葉子戲消遣，這種遊戲，我們已知道他是很熟習的。他自己常言：這不僅關於思想上有益的練習，並且可以克制自己。他又常好入戲院，每至夜分時候才歸家去，但是回家雖晚，却仍守通常早起的原理，破曉即起。

康氏因爲習於與上級社會往還，所以他的服飾儘有幾分儒雅氣象，他常主張并且告誡學生說：『人不應該全與時裝相反，對於顏色應選擇純正的做模範，譬如一襲黃色的背心，配上褐色外衣，便如寶釧花（櫻類）底雙色襯托一樣。』他晚年製有一套齊整的衣服：『他頭帶一頂小三角帽子，飾着金黃色傅粉的小假髮，黑色領巾，一件有頸飾有袖頭的襯衣，絲料做裏黑褐黃三色混合的材料所做的外衣，同樣顏色的背心和褲，腳踏灰色絲襪，銀扣紐的皮鞋，腰間帶劍，——按照當日社交上的時髦——後來又拿了手杖。』當日流行的習尚，外衣，背心，褲，均用金綫緣邊，金或絲織成紐扣，但是他仍是很節儉，每日只有這一套衣服，有時還將那些已經舊了的衣服在教室中穿着，風雨天氣，披着一件藍色雨衣，如同平民一樣。

康氏最好與各種階級儒雅的人往還，可是對於妄自尊大的學者和深居簡出的人却很疏遠，我們如要說到他的最相契的朋友，——因爲他常說：『朋友們！並沒有甚麼好朋友！（即理想的好朋友）』——或者很親熱的交誼，應當在那班『不是專門學者』中去選擇；因爲他最厭的是朋黨，這朋黨又是大學校中人員基於生活地位的關係最易造成的。他最愛

的友人是一位森林管理官名叫沃布色的。Wobser 這人胸懷瀟灑，思想明晰，性格也很高尚，康氏每屆假期便往距船尼格士白克城一里路遠的磨的敦 Mitten 森林中去訪他。雖然留停不過一星期，在康氏看來，可算很久了。——在這個寂靜的森林中，他做成那一七六三年論優美與高尚的論文。同時他也結交了一位英國商人格林，Joseph Green 據野哈曼說：他們訂交正當英美戰爭（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三年）啟釁的時候。先是這位急性的格林因為康氏贊成亞美利加人底革命，認為侮辱了他們自己，曾兩度要求與康氏決鬥，後康氏煞費口舌，以理性規勸他，才平了憤怒，最後便很佩服他了。但是這段紀載不大與事實相符，因北美獨立戰爭之始，格林久已與康氏為朋友了。哈曼說：一七六八年耶穌降臨節星期一日前幾天，他曾在他的朋友格林處遇見康氏；又一七七〇年哈曼已經呈獻他的著作中的一篇於格林先生，并署有『我的康德底朋友』字樣，同時別方面更有一個新穎的傳說：說這位英國的好朋友，并不是格林却是另一個名叫謨塞畢 Sozins Robert Mot-herby 的。但是這位先生一七七六年三月間已經與康氏訂為好友了。我們將來在康

氏對於博愛主義底文學的著作中，還有機會可以看到。謨塞畢底後人對於他的祖先會有一段很可笑的紀述，這紀述却被野哈曼當作格林底故事，他說：有一天晚上康氏允許次日早八時陪伴格林乘車出遊，格林在七點三刻，便拿着鏝在室中踱來踱出，七點五十分帶上帽子，五十五分拿了手杖，祇聽得鐘聲一鳴，驅車便跑，在途中他遇着康氏迎面走來，大約遲到了兩分鐘，他也不停車，竟獨自一個去了。因為這是違約，反了他的習慣。『少年格林這種乖僻的脾氣，康氏也常言這樣毫不近人情的特性，是一樁很奇怪的事。（參看通信集二二三號）——據老年人傳說，大概是格林底事實。可是康氏在思想上品性上很器重他，有幾年工夫，每日下午總在他那邊勾留幾小時。野哈曼又說：他親從康氏口上聽說他所著的純粹理性底批評的論文幾乎一字一句，下筆之先，都讓格林知道，讓他自由批評呢！在這個時期內，也許有些其他的友朋，最奇異的，多半是異國人，於謨塞畢外更有蘇格蘭

人海衣 Hay 和鮑新特 Pausaint & Laval ——謨塞畢夫人，生於 Pausaint 故名。——洋行主人。此外有兩個德國商人，一名殊格 Hüge 康氏常訪他於拜阿根 Pollacken 地方；

一個是雅可必，F. K. Jacobi 更有一位是銀行家魯父曼，Puffmann 還有多數船尼格士白克守衛隊高級軍官，因為康氏講演自然地理，名震遐邇，并善於交際，所以也好與這位世界大哲來往，彼處騎兵長官買耶大將便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人。哈曼於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寫給林德爾 Linder 的信說：『私教授康德現在為大將買耶及其部下軍官講演數學和自然地理學，這是於他很榮譽有益的事，他每日在彼處會食，被人用馬車迎他演講。』買耶是最醉心康氏的一人，每好聽從他的建議及推舉，所以他的幸福底促進，有許多地方幸虧得這哲學家，同時大將弗麗得利希羅蘇 Daniel Friedrich Von Lossow 也同康氏交厚，現在還存着許多信，是他於一七七〇，一七七四，一七七八幾年中從哥達下 Götting 莊上寄康氏的。信中所寫他們的交誼，十分親渥並且很嚴重。一七六五年秋季假期中，康氏曾一度訪他於距俄羅斯邊界不遠的一家優雅的田莊上，這是他一生旅行最遠的一次，但是不久他鄉思勃發，便回家去了。（註）他少年時代，交遊一班少年軍官，二十七年後有一位男爵底郎 Dillon 一當時土甸界上一位騎兵中尉——在一封寫給康氏信內，（一七

八九年七月二日) 追溯一七六五年時與康氏諸人劇談談笑不拘形迹，自謂那種盛會，令人不忘，真是少年人一大快事！

(註) 鮑爾生 *Paulsen* 常說康氏沒有見過山及海，我們現可以回答他：哥達卜至少也有些邱陵，至於說海他不僅和他的朋友格林共探尋過，並且在人類學中曾說：他從匹牢 Pilon 到船尼格士白克海道中，患過暈船之症。

康氏少年時代，與婦女們交接，亦頗不少，他慣用蘊藉的文辭，為他們點綴。譬如他寫給加羅特夫人 Charlotte Von Knoblog 討論斯溫敦波 Swendenborg 那封很詳的信，信中敘述他應一位夫人底吩咐，一位女中翹楚——作一個報告，是他很榮幸欣悅的事。但是這與普通人得了允許，斯文作態地走進婦女們圍中去，却又不同了。十一年後還有一位當牟和克林士波 Kingspor 先生結婚生了四個兒女的夫人，時常念及這位哲學家，因為康氏 在婦女隊中用他很好的談話，足以薰陶他們的德性。現在最妙的是我們僥倖得了一封很有價值的信，這是他的朋友商務參贊雅可必底 夫人所寫給他的，真是十分華濃細膩

的了！今將他抄在下面：

『愛的朋友我現在敢寫一封信給你這位大哲學家，你不以為驚奇麼？我想昨天在我的花園裏可以遇着你，不料借着我的女朋友在園中亂逛了一回，竟不能在園內再尋着你了。現在我們做成一條佩劍的帶子贈你，我請你明日下午到我們這邊來，我現在彷彿聽你說：『是是是我即刻就來了。』我們將錶開好了（註）——你幸恕我這句回憶的話！我和我的女朋友很憐惜你，送你一個親吻。我們這邊的空氣也和克乃普家裏一樣，所以我們的親吻並沒有失掉憐愛的能力呵！再見！一七九二年六月十二日卡襲 Kabin 書。自花園寄。』

（註）康德常對於那些太太們說：『你們用錢，和用書一樣，祇將他佩帶着，表示有這樣東西，至於他停頓了，或者時刻不準，那就不管了。』

由上述情形看來，康氏並不是一個書獃子，并且很善於在各交際場活動，不過他絕沒有流為專驚形式的人罷了。他訪問朋友，未嘗有一句空虛的套話，他也不輕易許人，一見如

故。人都視他爲大學生中一個很明禮儀的人，由一七六四年大學教授洪克 Horn 出殯大典的事，可以知道。（據一七六四年復活節日哈曼寫給林德爾的信）不過像那位向壁虛造的哈曼假定的說道：當日康氏被社交的紛擾捲入漩渦，這也不是事實。據我們所知道的，爾時康氏除去大批的講演外，還連續發表了很豐富的論文，又何曾被社交紛擾呢？并不以大學教員底身分自視，常好管接學生，更喜與聰慧好學的，有哲學興趣的如博羅微士基，赫爾德 Herder 來往；或者從學生底父母和他人的介紹認交其餘的人。他常於演講後找一兩個學生偕同戶外遊散，從他一七六六年二月七日寫給門德孫的信中足見他對於他的學生底幸福，是很關懷的。一個門德孫介紹的猶太學生名叫李昂的，在船尼洛士白克猶太人公團中因爲忽略宗教的儀式，被人所窘，康氏於是勸他暫由波蘭取道返家去，又因經濟上的情形，他須依靠着公團的，康氏於是要求伯林一個名人將來給他一份公團底規約，這也是康氏早已盡所知道忠告了他的。

康氏既沒有沉溺於紛擾場中，也沒有在當日私教授中融化，一九〇六年我們發現一封

重要的信，係他開始當私教授時所寫的。這個發現是我們最幸運的事，因為此外再沒有別的材料了。由這信可以看出康氏底精神的生活，在純粹北方德意志人的品性中，非常靜默與沉毅。這封信寫着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期，乃康氏遺著書中最早的手筆，受信人是一位有名的私教習林德爾。林德爾係當日里加高等學校教員，後來與氏共事的，康氏祝他新被任命為里加高等學校教師，博人崇敬，并且祝他能拒絕無意味的阿諛諂媚，這些行為，是當日船尼格士白克一班誇誕的小教員最好加於一般廉隅自勵的人底身上。這純然是一件不好的事。他信中所謂小教員自然是大學校中最有勢力的教員，在學問上看來，康氏承認不及自己的。但是康氏底前程，也受他們的恩惠不少。林克又說：舊日他的嫉妬的同事個個加他以白眼，他們對於他很少喜氣比較康氏對於他們，這是他生活不安的地方。至於康氏底演講三反四覆也重疊的可厭了，并且鎮日為一班程度不齊的幼稚生徒演講，當日大學生年齡自十五六歲起，便入學校。——實在意興索然了。他常說：『我每日向講座前鐵砧邊坐着，連着笨重的鐵鎚，獨自一個在一樣的動作舉行我』

千遍一律的演講。」可見他是因受經濟底迫壓從事於此，不遇尋求一種職業，并不能順從個人的意志了。又道：『偶然有一個高尚的傾向，鼓動我使我伸張到這狹隘範圍之外，但是貧乏用很暴噪的聲調對着我喊叫，逼我愈緊，使我即刻回到困難的工作去了。』所以雖然他失意，最後仍順從了他的地位，他對於他自己的地位也常常存有一綫殘餘的希望，這是他自己安撫自己的。最終還說着一句：『夢夢的度過一生呢！』——一位很冷靜富有理智的康德說出這等話來，幾乎沒有人敢相信了。

康氏當時亦曾表示過厭世主義，正當他著為樂觀主義辯護的論文的時候，他現在陷於一種境況，便令人想起浮士德悲哀的話：『這是你的世界範圍！這便叫作一個世界！』幾多悲憤啊！這種煩悶底發生與那位小教師外曼 Weymann 頗有些關係，又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用譏諷的語說道：『我們小學問家所驚異的大問題，可是外邊並沒有一人道及呢！』本來這類情形是任何有天才的人所難免的，必定要與生活底貧困和瑣屑事務奮鬥，才能振拔，然則他處船尼格士白克大學的環境彷彿置身舞場好好地串演一個『

丑角』罷了。

(一六) 一七六〇年以後精神上所受的影響

與盧騷，哈曼，赫爾德，蘭伯特，門德孫諸人之關係

我們敘述到這裏，已經來到本書最有趣味的觀察之中了。就是他的精神方面的發展。但是康氏底天性，很隱晦的，關於這一點留下來的材料不多，如若我們不涉及許多人討論的甚至於許多人爭執的哲學發展，那麼更沒有甚麼可說的了。不過現在也須得限制一下，將他的宇宙觀念底發展底大概情形和一班有名人物影響於他個人發展底狀況說說。他的興味底變遷是從外表的性質轉到內面的性質，從自然科學轉到心理學與人類智識底批評，我們上面已經在他的著述裏面觀察得很多了。康氏一七六〇年來變化底價值，是與當日英法大思想家有關係的，休姆 Hume 底影響於他的科學方面尤為重要，但是於這裏無關緊要，且不去理會。現在首先說的便是盧騷。

盧騷底著作他完全看過，祇有他的像——他朋友魯父曼送他的——懸在他書房光無一物

的壁上。一七六二年哀彌爾 Emile 一書出版，他如獲至寶，接連讀了多日，將平日照例的戶外散步都停止了。法蘭西的文體，已經吸引着他了，他常說：『我必要將盧騷底著作讀得許久，直到他文章的美麗，毫不刺我的眼簾，然後才用理性縵縵地去細看他，』他在一七六四年劄記本上寫着他很驚訝作者精神上銳敏的思想，及富於感覺的腦筋，高尚卓越的天才。這些性格同樣地發展，並且很調和，無論甚麼時候，任何民族底作家，誰也敵不上他。這部新書底內容影響於他很大，喚起他內部的大改革。以前他很以學者自負，他說：『我生性是一位研究的人，我自覺求知識的慾望很大，時時去圖進步；或有分寸之効，便自高興得非常，那時候我以為這是人類很榮譽的事。我鄙視一般俗人，因為他們無一點知識，……但是盧騷將我挽入正軌了，這個炫耀特長的心性消滅無餘了！我學得尊敬人類。若是我不要把這個觀察看作對於一切有回復人權底價值，那麼我還不如一個尋常的工人呢！』他比盧騷做奈端，奈端在外表自然界尋得系統與規則，用一個很簡單的原理，連絡自然界的一切事象；盧騷却在糾紛駁雜的人類中，首先發現人類隱遁的天性和秘密的原

理，依據這些原理用他的觀察，可以證明人生宇宙底真義。至於他那冷淡的性格對於富於情感的盧騷，自然是不相融洽的，不過盧騷詞華底美麗——即是他的熱狂的語調，早已將他怔住了。論到那位格非（Gentler）地方的獨學者——指盧騷——故意好為誇世駭俗與人立異的言語，他也是不甚贊同的。因為他的方法和他不同：盧騷從事於綜合的，從自然的人入手；康氏乃提倡分析的，從道德的人入手。康氏雖然也想到自然底幸福，可是他並不願意回到荒山曠野去。他以為人應當考察這方面所失去的是甚麼？同時又要顧及那方面所獲得的是甚麼？因此吾人居此交際紛繁之際，應為『自然界底道德的人』。至於哀彌爾書中所云：家庭教育應以每一個教師教一個兒童。他覺得很不自然，他以為人必先將哀彌爾教過之後，然後才有實在的教育可說，盧騷便應當早就指明怎樣才能創造這種教育？我們於一七七〇年時，便知道他對於實際教育底改造運動怎樣的努力進行了。

他在私教習時的朋友為哈曼與赫爾德。與哈曼底交際，係伯倫（Belton）和林德爾兩位朋友所介紹的。哈曼大約小於康德六歲，多年僑居外國，為受里加地方的一位商人名叫

伯倫的委托，於一七五九年才回到他的祖城船尼格士白克來，不久便與這個『小教師』發生很深切的關係。他很敬愛康氏，三個人——伯倫在內——常爲遠足旅行，據一七五九年七月十二哈曼寫給林德爾的信，他們曾在風磨（地名）地方的一家酒店共餐農村麪包，在這封意思繁多的信中，十分的佩服康氏。可是在他們兩個性情上根本差別之點看來，決不能有永續的交誼，這些情形，我們從當日保存下來的哈曼寫給康氏四封詳細的信中可以看出。起初哈曼說：康氏若做蘇格拉底，*Socrates*，他便是他的亞基皮亞得士，*Alkibiades*。又有一次他說：康氏若是學界中無敵將軍巴格士，*Bacchus*，他願意做他的細倫，*Siler*，真是傾倒萬分了。但是後來不久他又抱怨康氏於他漠不關心，康氏如何證實，他總不敢相信。又康氏不承認隨時隨地均有『神意』，又不承認基督教教會，不過並沒有向哈曼明言，祇常對自己或旁人解釋。哈曼底瘋狂奇離的思想，後來不久他無端猜忌康氏是批評他自己著作底敵人底煽惑者，於是便與這位『小教師』絕交了。這時候他的心目中拿康氏和他的學生當作亞可卜北滿式 *Jakob Bohman* 戲弄者，據實說來，康氏對於這個自

以爲奇異思想的怪人，本來是不能有熱忱的。直到一七六三年之初，哈曼復與康氏通款洽，他又舉薦有名的尼古拉 Nicolai 於康氏，那人好求真理，是他益友中的佼佼者。哈曼復於康氏論文，幾件可能的論據又稍有不滿之意，——這篇文章實在做得太壞，但是那觀察一文却又很歎賞，於是他自己作了一篇很贊同的詳細的誇獎的文章，在他自己刊行的船尼格士白克報紙登出。同時康氏亦爲他撰腦病一文謝他。自後幾年，因爲哈曼淹留格爾蘭 Kurland 於是他兩人間的交情又告中斷。但是最後一七六七年二月他又回來了，康氏在本城關稅管理局爲他推轂，謀得一席肥美的差缺。

少年的赫德與他的先生的關係也有長期親密的歷史，這位十八歲的摩龍格爾 Mohr 村學究底兒子，係一七六二年來船尼格士白克城的。康氏對於這個有天才的而很寒酸的少年，免收他的學費，聽講他所授的四學年的一切的功課——這是康氏常有的舉動——赫德死後，有一位相好的同學對赫德妻子說道：『赫德非常努力於學業，康氏所講一字一義均能了解，并且回家將意義及文辭整理着……有一天晴和的早晨——平常早晨康氏很

高興的趁着機會以一種詩人活潑的態度談話，並且讀他所酷愛的詩人波伯（John Keats）哈勒（John Keats）詩集中的幾句詩。——康氏用果敢假定底學理，討論『時和永久底問題』赫德大為感動，回家後按照他先生底理想，做了一首長詩，這詩與哈勒所作的酷肖，次日早晨上課之先，他將這詩遞交康氏，康氏大為激賞，於是於未開始授課時，在教室中高興宣讀起來了。』

由是我們可以認識赫德對於他的教師是何等的熱忱，他後來離大學校後與他先生的關係，仍是很好的。一七六五年時康氏送他幾張巫師底夢的文字於里加，赫德也於一七六六年十八日船尼格士白克報紙上做了一篇很恭維他先生的文字，並且勸告里加地方一些少年朋友去聽康氏底演講。

雖然據現在所存留的一七六七年他兩人通訊中大體去觀察，自然是很熱烈的，但細細看去，他兩人間却已有了一綫隙縫。赫德當時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文字德意志文學之殘闕送了一篇與他，康氏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寫書祝赫德文學上的大成功，并說連做他的先生的人也有光榮，可謂不枉然了。實在說來赫德底著作純由他先生底土壤上所生

長的，真沒有辜負他的一番教育。康氏對於所稱賞的詩，很希望他做一個『波伯第二』，做一個溶化優美與智慧的詩人。他當日親見赫德底發展很早的天才甚為滿意，因為他的豐富的精神，一多由少年的感情的熱烈地長養出來的——現在凝結了，這凝結既很安靜，

但也易於感動，一個如此的感情，適合於哲學家運思的生涯，然又與神秘家底夢想相反，這情感通常有利於個人和世界，毛達 *Montaigne* 和 休姆便是模範。

在兩人性格差別間，這封信於一切讚許之中，露出完全反對的基礎。康氏所下的溫和的勸告，毫無效果。同年十一月赫德底回信表示對於他先生底厚意無限地喜悅，並且謙

稱關於處女作的文章和粗鄙暗淡的幼稚詩很不得一盼，可是對於這位『敬重的朋友』和『最愛的哲學家』儼然有幾分對壘的意思。他拒絕追踪毛達和休姆他以舍弗特士伯

利 *Schafesburg* 為最高的表率，並且他對於康氏哲學上的假說和證明，還有許多懷疑的地方，但是他並沒有將這些意思用文字表出來罷了。他絕沒有用文字公布是顯然無疑的事，因為他兩人互相疏遠了，所以也並沒有語言的表現，從此他們間的對抗，漸漸地深

了，據我們所知道，直到一七八〇年間才有公布的文章發現。

一七六七年六月九日康氏所寫給那少年朋友的信中，報告自從他們共處以來，他自己思想上的衝動道：『我個人空所依傍，並且對於我的或人的全體的思想，常常任意去改變，從各方面去觀察，以求得到最後的事物，從裏面我希望能表現着真理，所以自從我們離別以來，我在其他的知識底各方面得有地位了。』他的目的現在多半建設於認識個人底天性與人類底能力和辯性底範圍上，他希望再過幾年，能援引他的原理與方法運用到倫理學上。

康氏在反復尋求他的哲學上的思想底新原理時，一七六〇年間與同時一般啟發哲學上新的唯一的途徑的思想家接近，就中有一人便是最近成名的蘭伯特 *Joh. Heiner Lambert* 教授。一七二八年—一七七七年，柏林科學院會員——他不久（一七六四年）時候，將他的哲學上重要著作新組織發表，在他自己說來頗傾向於康氏。當時有一種習慣為節省昂貴的郵費起見，每每將書信托熟識的人遞寄，蘭伯特於是利用一七六五年十一

月間一位學者到船尼格士白克城之便，用很率真的話：『因為我們的思想底類似，恕我的唐突，』致意康氏，他從柏林寫信說：此間人士，研究所謂美的科學，在審美的方法中僅僅是外表的，但是在哲學上首先應該要一個深刻的方法。又說：他們兩人已經是落於一樣的。研究型式中，不過彼此不相聞問罷了，所以他建議用學術上的通信，預先討論將來的計劃。康氏於同年十二月三十一覆他的信，很以得交這位德意志大天才家為榮。他說了許多他的哲學上觀察失敗的話，但是他現在相信不久即能尋獲正當的方法。他說他厭惡一班小才子們，專事遊樂，現今的著述界，徒尙閒談，他們那班人含清談之外別無正當事業。

一七六六年二月三日蘭伯特寄長函覆他，信中所談都是純粹哲學的話，自此他兩人間通訊中停了一會。後來康氏才又接到他的一七七〇年十一月二日的信，他請康氏恕他久未通訊，因為他的思想底發展，頗有意料不及的地方，一年來他才獲得幾許堅定的立腳點。他希望過了明年冬季能將他的思想特送康氏考察。

正是與蘭伯特訂交之日，康氏更因討論哲學的通訊，另與一位伯林思想家相結識，這人

便是有名的門德孫 Moss Mendelsohn 未與康氏訂交以前，在文學書札中（尼古拉士 Nicolas）曾將康氏著作上帝底存在及推論的法則介紹於衆人，康氏後來常向他朋友克摩思說很感激他。門德孫第一封信現今沒有存在了，康氏一七六六年二月七日的回信，雖然說沒有對伯蘭特的那樣崇拜的話，他承認門德孫永遠通訊底提議，此外更用蘭伯特對於他所用的話語開始道：『在我們兩人間，因為研究底類似和宗旨底相同，彼此已經一致了，所以用不着虛文套語。』他即刻送以巫師底夢此信門德孫沒有回答，同年四月八日康氏復寄長函與他，內容也是討論關於這類的問題，因為我已將這些情節在我所出版的夢中敘言裏面詳細說過了，所以這裏便不多說，祇將重要的兩點指出：第一是裏邊所說形而上學底地位他並沒有反抗，僅僅將迷信的障翳揭去，要以懷疑的態度，討論那些不實在的學問，以求得到積極的有證實的真理；第二在他現在尚存的有名的自敘裏面說道：『不能安處貧困的大病，即是浮動虛偽的情性，我敢說絕對沒有，因為我強半生活於貧困之中，鄙夷那些促使品格墮落的行徑。』

康氏實在是習於貧困，我們從他的童年，大學生，家庭教師，和長期的私教授時代，可以知道。現在看他怎樣去試求脫離厭惡的外表生活，據實說來，直到十五年後才達到呢！

(七) 營求失敗 圖書館副主任 最後做正教授

一八〇四年克學思敘述道：『據我所知道的，康德一生沒有要求和請願過一次，』他常憎厭勾結，屈節，諂諛，和其他類似的圖謀，這是實在情形，不過他如果自己，分內勝任愉快的事也不去理會，那便算默了。他前後共有幾次的營求：按照當日流行并且我們現在號稱進步的廿世紀還沒有消滅的儀式——第一次見於現今留存着的一七五六年四月八日所寫的信，內容是請求補克路村去世後虛懸的邏輯學形而上學副教授席位。他在正式呈遞弗麗得利希的請願書中陳情道：『我常力求在陛下大學中竭誠盡我的職務，根據這個意思我選擇哲學上科學做我的最適合的領域，所以哲學中各部份，如邏輯學，形而上學，我踴勉造詣，并不敢耽誤一段時間，一個機會。』他還不知道他這篇辛勤作成的『小試驗』能不能邀大皇帝底一盼，可是已在下面署名『永為皇帝陛下底僕人英馬奴哀康德』

了。這正是一個不好的機會，不能滿足他的希望，因為船尼格士白克政府當日和奧大利發生一個極仇憤的戰爭，為節約經費起見，便將特任為正教授的命令留中未發，於是他第一次試驗失敗了。

他第二次試驗底情形並不佳妙。一七五八年歲暮，同時兩遞請願書於校長評議會（十二月十一日）和哲學系（十二月十二日）轉呈俄國女皇衣利利伯陛下。這次要求的是承襲去世不久神學兼哲學教授祢普克博士 Dr. Kipke——校長兼主任——底哲學和形而上學正教授席位，這是他的舊校長叔爾次授意他去做的。他召康氏進房去，并且允許幫助他。當康氏進門的時候，叔爾次很莊重的動問道：『你誠意敬畏上帝麼？』博羅微士基解釋道：（康氏晚年親向他說過）這個問題不過是公然承認他心中蘊藏的儀式罷了。康氏最後才遞上請願書，正式請願書是呈俄羅斯女皇，事實上祇是呈交俄總督科爾夫尼古拉斯 Nikolaus Von Korf。因為一年以來，東普魯士已被俄羅斯人佔領，在一七六二年他們撤兵之前船尼格士白克的永續管理權，在他們的掌握，所以一七五八年初，投交大

學的公文、函件、請願書等，必轉呈俄羅斯女皇陛下發落。私教授康德這次附呈兩篇普通論文，四種通訊討論的著作，三篇整著述，另三篇短文，此外更將每學期邏輯學，形而上學，兩種私教授的講義，和校外私教授的講演稿彙呈上去。這一次雖然有叔爾次底舉薦，可是沒有經評議會大會通過。這次審查祇有他和一位哲學助教卜克 F. Joh. Buck 堪當入選。此外還有報名的人——中有三位教授，一位哲學兼醫學博士——評議會呈詞內並沒有舉薦於女皇。祇將康德及卜克二人名字開列。因為僅他兩人具有能任職務的才能。但是一七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評議會呈詞，又祇要求委任助教卜克博士，因為『他在大學中義務講演是很勤勉的，並且先後歷十五年之久……私教授康德不過三年前才受學位，才開始入校講演。』在這個意義上說，於是便決定資望深的戰勝了。本年內卜克便實踐他的地位。

一七六四年間這位四十歲的私教授幸運到了。因為一七六二年六月博克士 Bocks 教授去世，空了一個詩法教席。在七年戰爭之始，還沒有補缺。這一次是柏林司法部——

因爲當日教育事務也歸該部兼管——舉薦康德的。大概是因爲他一七六三年得了獎金的事被他們知道了。一七六四年八月五日移牒東普魯士行政官廳，開始便說道：『我們久聞貴處一位私教授英馬奴哀康德底大名，因爲我們見過他的著作中的幾篇文字，足以窺見他的學問是很淵博的。』後面又設問道：『是否他也有做教授的才能，并且能不能擔任德文，拉丁文的韻文，他也願意就這個地位麼？』最後又聲明若是康氏既沒有這等能力，或不願意擔任時，便可以另行物色一位合格的呈報。康氏因爲這教授底職務要批改大學校學生底即興詩，并且每逢學校有甚麼慶祝大典，須代表學校做正式詩人，他覺得不能勝任，便拒絕了。另請求有其他的機會時，再爲留意。後來他的朋友林德爾 *Tinder Von Edgar* 代受了。如果他當真做了這個教授時，也須得像林德爾一樣於十二月耶穌聖誕節日製拉丁文即興詩一首，國王加冕日和聖誕日製拉丁文即興詩二首。康氏有此毅力，拒絕這個引誘他的席位，是很好的事。司法部對於他的拒絕也不以爲忤，并且很尊重他的請求，於一七六四年十月廿四日更移文船尼格士白克行政官廳說道：『我們批准私教

授英馬奴哀康德底利益，如果貴處有其他的機會，便可實授與他，另文呈報核奪。」於是船城官廳即刻於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移咨評議會說：「這位有才能的，博人讚許的，私教授康德應該遇有機會，儘先補用。」

一年過後，便來了一個機會，但並不是正教授席位，却是王家圖書館一個副館長位置。

正館長係博克教授 E. Z. Book 年薪一百個達勒，副館長職原爲皇家委員兼大理院推事郭拉士基 Gorrisky 所領，任期三十五年了，一七六五年十月一日因年老力衰，自請辭退，并薦舉一個學習了圖書事業的私教授尼古塔 Niko 繼任。但是十四日後，又有一個私教授羅世 C. D. Reusch 報了名，最後十月廿五日康氏才正式具呈國王——實在是船尼格士白克政府——要求委任，呈文中說道：「既能因委任教職得到正式服務公家的機會，更能容我在學校內補助我的貧苦的生活。」此外更援引上邊所說過的一七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東普魯士官廳底懇切的公文作爲一個副件。但是這位行年四十的私教授所圖謀的地位，并無十分可以羨慕的地方，因爲祇有六十二個達勒的年金。從前還有消耗

品的津貼，如穀物，酒類，牛油，乾酪，燃料，等等，甚至於每年有一套禮服（！）這些津貼之外，還有免費的住房，購書優待權；這些均是正館長所有的權利，斟酌情形副館長也可以享受，可是五十年來取消盡淨了。此外那位似乎很清閒的正館長博克先生更將他職務內的事，推在副館長身上。當日館中每星期僅開放兩次，即星期三與星期六二日下午一至四時，但是那位年力衰邁的郭拉士基先生任內所辦的一切事項毫無秩序，最腐敗的現象真有如博羅微士基所說：『年少無知的人居然敢違背大皇帝底規條，將書籍任意攜去，圖書館閱覽室竟變成公共閒遊場了。』閱覽室底地面是石砌的，即屆冬令，并不生火，窗戶關閉不靈，於是——按博克底生動的記載——圖書館辦事人凍着手，坐對結了水的墨水，假若他們中間有一個身軀不强壯，大概要害癩癩，加答兒熱，齒痛，諸疾病了。在短促的冬日，特別是下霧的天氣，室中暗淡非常，竟致不能寫字閱書，便也無人進館了。想雇用一個僕人，又為持躬清儉的國王所不許。

一七六五年康氏經濟地位十分窘迫，當他圖謀補缺并且正式請願時，更用了一封私函

一係一七六五年十日廿日寫給大學校總務長殊士敦 Fursten 大臣的——爲之援助，他的使命意遣詞不亢不卑，與他的競爭敵人羅世大有分別。他說：他自信『對於文學頗有研究，很能勝任愉快』，并且也希望因此能得到經濟上的贊助，雖然俸給菲薄，風聞不過六十達勒。羅世更有許多薦信，他却沒有；他別無憑藉，祇在他的地位上，極其能力，便算一綫的希望罷了。那時普魯士政府便稟承國王底詔命，將他職責應爲的事務加在因爲形而上學和其他的著作而享盛名的——總務長也久聞他的聲名——康德身上。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萌世豪生 Mitthausen 大臣下了一道指令『因爲康德前已得了皇家底保障，現在應首先擢任』。但是那年老的郭拉士基完全交代的日期，直延到二月中旬，所以柏林船尼格士白克間往來文件，足足鬧了不少的日子，最後二月十四日任命康氏的皇帝親筆簽名詔書才發表了。詔書裏面說道：『我們該地圖書館副館之職……現付託於多才的在學問著述上著名的私教授康德』。郭拉士基底薪金，直支到耶穌復活節前一星期的禮拜日，自後康氏才每季領得十五個半達勒的薪金。真所謂『得不償失』的了。

遲兩星期後，船尼格士白克政府底委任狀才頒下。三月十三與十七日之間這位新任圖書館副館長，在政府樞密院室，舉行就職宣誓禮。四月九日介紹見圖書館正館長。訓示一切忠勤盡職的話。現在又發生一層困難，便是老邁的郭拉士基經多人底勸告，可是沒有將圖書事務移交清楚，那位很安閑的正館長——博克——曾埋怨說道：『這真是給我一個大困苦大障礙！』他和康氏共同清理各項書籍，不消說自然是康氏做了些很主要的部份了。後來因為有人責讓郭拉士基，他於十一月十二日回了一封負責的信，談到這事件說道：『康德依現任正館長底指示，已將書藉和書目錄逐次清檢過不少了。』康氏於職務以外更須得分任舒服的正館長一些惱人的事。還有一件可注意的：他從公六年之久（一七六六至一七七二年）沒有受過政府底譴責，雖然當年冬季從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半沒有開館，仍沒有免去他的職務。

擔任圖書館職，整整過了六年，於是當日暫時被任為正教授的康德，於一七七二年四月十四日呈請免去本職。舊日作傳家敘述這次免職的原因，最為詳盡。即是他自覺很厭

惡，因為那班進圖書館的人，均是好奇心多於求知心的人。可是博克在他一七七三年三月十九日的信——按他的內容，我們知道是封負責的訴苦的信——便說康氏為健康起見而辭去有碍健康的職務。看來後說不甚可靠，倒是前說頗有近理之處。至少他辭職的原因，不僅在以正教授而擔任副館長為有貶損身分，也因為正教授底職務時間分配上，不能和圖書館辦公相合。一七七三年五月十五日船尼格士白克政府在康氏呈文上，批准他辭去副館長職，另委一位法律助教承乏。同年七月一日新任副館長履新了。

康氏身任繁瑣的僅僅一位小法律助教可以勝任的職務，對於他的高尚精神本來無甚價值，自然是祇為着那菲薄而有固定性質的薪金了。同此理由，他當日又兼管很有聲價的尤其富藏琥珀的礦物陳列所底事務。這陳列所是在商業參贊沙它哥士 *Saturgens* 花園裏，該處是船城很壯觀的花園。康氏所任職，原係上面所說那位博克所領，也許因為康氏和他接近，便讓與他了。我們又可以猜度他在該處所作的無謂的事，較多於物質上的代價。不過他因此也順便研究點礦物學，因對於過往參觀遊客底可能的設問，不得不

答覆。但是他任職的期間，爲時也不很久，罷了。

私教授康德株守了很久的正教授職，最後才實現了。他的聲譽漸漸超越他的祖城範圍之外，由上面的許多事實我們已經知道了。一七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哈爾地方有位名豪孫 K. R. Hansen 的，因爲康氏底淵博精闢的佳著，便想將他探入十八世紀國內外著名哲學家歷史家傳記裏去。於是請求他將他的生活，學問，著作，詳細寫篇報告。關伯特於一七六五年早已希望康氏到柏林去。他的意思在一七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寫給康氏的信中，略已表明。他說他還不知道是否『這邊』的情形能實現『那個希望』否？現在（一七六九—一七七〇年冬間）這位行年四十的私教授兩次圖謀均失敗了。他雖天性恬淡，第三次可是很熱烈的奔走。他在很短的幾個月中，却又有三次不同的希望，就中有兩次是很有名譽的外省人禮聘他。

第一次的聘請是當日德意志侯爵治下埃爾郎根 Erlangen 大學底主動，似乎是該校校長和一位藝術保護者塞肯杜夫 Seckendorf 大臣所發起的。他很欽佩康氏所作論文

論優美和高尚底感覺，他邀請康氏但任的席位，是埃爾郎根大學新設的哲學講座。這科素來由三科（神學，醫學，法學）中教員附帶講授，康氏便於一七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致書於和他素常通訊的形而上學及倫理學教授蘇可 *Z. G. Suckow* 表示承諾，因為他不能十分的拒絕那薪金雖微而有固定性的幸運。合同是每年薪金五百來因省通用金元，燃料五克拉夫特 *Klafter*（三個半立方米達量）因為船尼格士白格與埃爾郎根相距頗遠，加送旅費運輸費一百個達勒。當日該地人士歡迎他可以在下列情形中見出。剛接到十一月十七日自埃爾郎根的來信，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刻又寄來正式聘書，這聘書是亞歷山大德意志侯爵親筆簽字的，并有很恭維的稱呼『世界大哲有名的博士英馬奴哀康德先生閣下』字樣。大學校十二月十一日的信盼望他一七七〇年新年後降臨，至遲也須得在聖燭節（譯者按係二月二日羅馬教祝聖母清潔之節。）前抵埃爾郎根大學，所有校內學生個個歡迎他早去。皇家教師漆格勒 *Zieglar* 一七七〇年正月三日致書康氏，用康氏門生羅孫男爵和盧溫沃德 *Rosen und Lowenwald* 底名義贈送他家中的四間

空房，爲康氏下榻之處。祇可惜埃爾根大學種種高興歡騰的要求，來得遲了，一七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康氏移書他們，深深表示慊意，對於他們的榮譽的禮聘，不得不謝却了。

他表示變計底原因，在上面那封信中可以看出。據我們所知道的定是船城大學校內又有了一個空位置，足予他以新的可能的安定。當時又因爲他的故舊和朋友很多，生出眷戀祖城的意思。一半又要顧及他自己的孱弱的身軀，最後他還說過他的肉體和靈魂的安慰，祇有在他久居的地方相宜，——雖然是生活不好——便是他的故鄉。於是他請求爾郎根大學的人原諒他的心迹，——不由自主的變更，在他人本不算重要的事。——他雖然不知道這個感覺是不好的，可是總不能將他尅服。

不到一個月，一七七〇年正月十二日又有他的門生神學教授達魯微屋士 E. D. Day novius 請他赴耶拿 Jena 耶拿地方人人耳震康氏大名，該處大學校校長原來有意添設哲學新教授席位。他如果到耶拿，可以得年薪二百達勒，每星期祇有兩小時的公衆講演，不過課外教授私人功課也可以獲得十五個達勒的收入，此外更可以因爲出版人收買

稿件的競爭，得點利潤。那麼他可以在該處博得較優良的生活了。如果他當真到了耶拿，後來與哥德施勒爾諸人往還，這是何等痛快的事！可惜他終於被他的祖城圈禁住了。

康氏在上面寫給埃爾根大學的信中，早已注意船城大學將有一個虛席發現，一七七〇年三月十五日任職很久的神學數學正教授郎漢孫 Langhansen 病沒，於是虛席實現了。康氏祇希望擔任能力與味相合的功課，不願意承襲數學講座，於是獻議於他的恩人殊士特 First 大臣將席位調換，即是願將那入款豐裕的——因為兼領亞爾伯蹄 Albertinum 高等學校底監督——虛位委任郎漢孫教授底女婿克里士提尼 Christini 道德學教授，該教授遺缺即以康氏充任。或者將那個席位讓與邏輯學形而上學教授博克，康氏又代博克為教授。原來道德學的任務，是經多人推薦康氏的，博克也是教形而上學多年的老助教，俄羅斯政府予以允許，便升為邏輯學形而上學的正教授。

這一次是判決康氏一生的大問題，和他極有關係。我們知道他完全改變了他往日的態度，他於郎漢孫死去之日，便寫信給殊士特，遲不到三日即正式具請願書於國王。我們

從這兩封信內知道有幾處發生很悲怛的呼聲：『我的年齡已四十七歲了，年齡底增進，使我憂慮將來的貧窶愈甚。』『我的年紀和命運乖舛，均是學校可以援助的，若是這次祇管依例報名，不努力營謀，那麼，如果這次請願的目的失敗，我對於將來忍待的一切希望，在祖城之內均要瓦解冰消了。』這一次他的希望可真實現了，並沒有欺騙他。殊士特先生決定依照上面康氏第二項建議調換辦法，於是一七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皇室內閣便以『勤勉多才，尤其於哲學有卓識，而著名於我們的』考語，正式委任私教授英馬奴哀康德爲『東普魯士船尼格士白克大學邏輯學和形而上學的正教授。』并勉勵他以『在我們和我們王家的大學內應忠誠和樂，』及『對於公私教授均應毋怠毋忽，教學生努力向上，造成一班爲國致用的人才，自己尤當時時以身作則。』各樣的官話。

第四章 到純粹理性底批評出版止（一七七〇至一七八一年）

（一）康德任正教授職和札里次 Zedlitz 大臣及赫爾次 Herz 的關係

船城大學形而上學和邏輯學的正教授席位與康氏底才能和願望是久已契合的，現在償了他的夙願了。這個時候他正滿四十六歲。他於一七七〇年八月廿一日正式就職，按照當日法例新受職時，必提出新用拉丁文所作的辯護論文於大學校講堂，這正是一篇最有名的論感覺界與精神界底各種形式與原理就職論文。這篇大文章的經過，價值和內容，我們在他的新出版的引言內已經說得詳明了。反對辯護方面，係一位習美術的大學生，（原案不知是K. V. 否）一位神學助教，一位法律學助教。居重要職務的辯護者，為當日他的一位二十一歲習醫學和哲學的青年學生柏林人赫爾次。這番却惱了當日許多信正教的同事，就中有一位盛怒之下，竟謾罵起來，說道：『那猶太人萬不能參加教授職盛典！』（見一八〇五年柏林月刊第一五三頁）

有十七位特別熱誠的學生這日開了一個歡迎新教授的大會。半屬枯爾蘭 Kurland

和里務蘭 Livland 的人，其中有一個是『風雨交迫 Sturm und Dränger』(譯者按『風雨交迫』係十七世紀德意志文學大革命的一個運動)運動中有名的來鶴德倫次 Reinhold Lenz 一後來與哥德有深密的關係——作了一首喬皇典雅的歡頌詩，全詩分十二節，充塞少年豪放之氣。他讚揚康氏『居於智慧的道德中』爲人類底師表。他所學的身體力行，絕不被外界的誘惑所煽動，并且能揭破狂惡人底假面具。他訓示學生以純潔一致的思想，自然的生活；他滿足他們求知底慾望，但是又不稍阻遏他們的向上。他詔學生以不畏死。最後說：他誓願生活於康德思想之中，并以此垂教後人。還有一句最傲睨的話，即是說康德在世一日，法蘭西人不應該說德意志沒有人才呢！

康氏自此次得爲祖城大學校底教授後，終生忠勤地服務，頻頻拒絕外間的聘請。一七五五年米叨 Milan 科學大學禮聘他，該大學是當地枯爾蘭公爵所很贊助并且很發達的。(見一七七四年十二月四日哈特曼 Hartmann 致康氏信)該校副校長即他的幼弟亨利先生，但是他並不爲這個誘惑所動。後來哈爾又聘他繼任買耶先生 G. F. Meier 底講

座。買耶係純粹裴爾夫學派，以編輯教科書著名，於一七七七年去世，於是康氏底恩師教育大臣札里次首先便要求他去擔任。

札里次一七七一年時，已四十歲了，他監管普魯士宗教上教育上一切事宜，他是普魯士自古迄今思想最自由的教育大臣——先是因與康氏情意相調，兩人便訂交了。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教育部訓令申斥船城大學教授種種腐敗的情形，例如用陳腐的教本，但是特別將康氏和羅世二人除外。皇家特別詔書對於『合乎時代精神的哲學』尤其加倍指出道：『我們的意見，在乎使我們大學校學生底頭腦，不因空洞的知識枯萎了他，可是應該能真實的吸收哲學和運用哲學，使他們均有所受益。』所以克魯細亞 Orsian 的哲學『許多通人均一致承認其無價值』可以不必多授。他的黨徒如私教授外馬和加弟屋士 Weyman und Wloohius 講演時候宜另換其他的態度。這封顯然含有獨斷性的詔書中間，更有一段為他自己掩飾的話：『我們素來不好干涉個人底意思，但是對於一般公認為無用的思想底蔓延，也不得不預為防止。』不過這位大臣對於他所崇敬的康德

却有一種私意感激的表示。一七七八年二月廿一日他寓書康氏有云：『我的親愛的康德教授，我現在在你的講席下聽了自然地理的講演，至少也須得竭盡棉薄，謀感謝你。』他在距康氏八十里的地方，閱康氏學生底筆記，但是其中有許多不完全不明瞭的地方，他便請求康氏送他一份整理就緒的原稿，他說：『對於這位聖哲底原稿令人不忍釋手。』總之他崇拜康氏無所不至，居然說他的學問是『高尚完全不可形容的』了。

遲了八日他又請求并且詢問是否他可以向國王建議爲他代謀哈爾大學年薪六百達勒的哲學教授，并說道：『倘若你容納我這個建議，便是很愛我了。』你要明白你在船尼格士白克大學的薪金不過爾許，這樣的地位，我實在不能爲你効勞。——康氏當日不過年薪二百三十六達勒——若到哈爾，雖然開始祇有六百個達勒，但是我很可以爲你設法。——康氏對於這個恩深義重的請求，初雖沒有表示意見，但是稍後便毅然決然地拒絕了。一月後一七七八年三月廿八日又有一封新的懇切的信是札里次所寫的，他說現在薪金可加至八百達勒，并且央告他無論如何應該提高哈爾大學底進步，因爲他據德意志學術界中心，又

氣候宜人，學生自一千人到一千二百人之衆。『康德應負有推廣關於民衆有益的學問與光明底範圍之義務。』『我希望對於你的課程視炙你的學問和天才的，不應當祇屬於這般少數的人，深盼你不必如此苦悶。但願你不要自以爲就你現在所得的機會便是貢獻了許多的義務。』紙尾還有兩句不甚雅馴的話，即是說他不知道『是否康德不能離去船城所兼的職務，現在加他以皇家顧問的崇號可以滿意了麼？』如果同意，他便呈覆國王了。（註）

（註）門得孫與康德在札里次處很有勢力，從下列情形可以看出：門得孫這位猶太人，爲營業事務於一七七七年六月赴東普魯士，札里次當託他請康氏繼買耶之任，康氏便轉薦他的學生克勞思承乏，但是克勞思自視學力不及，康氏便命他做些哲學論文寄呈札里次，并令門德孫極力贊助，或者代他另謀一席位。

我們現在可惜沒有關於這封書的覆信，但是他於四月初曾有寫給赫爾次很詳細的信，足以深究他的心理，和他那不得已的原因，這原因便是使他嚴重拒絕札里次底請求的。

赫爾次於他受哈爾大學底隆聘有封很傾仰的賀信，康氏回信頗有幾分果斷的神氣：『……如果我將自己置身一個舞臺上，按舞臺底根本意義，須得要一個廣泛的環境，那麼我的快感，將被幾多憂鬱混亂了。并且就我的小規模的生活力着想，也不能容許我了。一座大舞臺上的繁華壯麗，你一定知道不能打動我的心曲，我所希望和保持的，即是一個自滿的適宜於我的需要的境遇，祇要求有工作，思想和交際。因為我的易激動的，素習於逍遙的情感，和我那虛弱而無疾病的體質，可以安然地保守着。一切變更，雖然他有改善我的環境的表示，不能使我介懷。我自信如果願意稍稍延緩生命之神所為我紡成的纖細柔韌的線，我應該注意我性情上的本能。我自然深感激我的恩人和朋友的加語我的善意，這實在是我的福音；但是我而今的地位，一切的不安定，不能容納我傾向這意見的請求，反使我堅持原來的態度。』幾個月後他又以同一口吻寓書門德孫道：『我的堅牢的態度，——我祇能由生活狀況底同形式和性情而保持的態度——使我不能聽從萬分敬愛的大臣底意見（我相信解決這難題有最好的辦法）……』康氏既辭不去，於是六月十三日便另任

了一位加羅敦堡宣教師，此人便是後日康氏底學敵白哈德（Pharhard）。

我們現在可以說康氏不能剋制他的『性情上的本能』是一件最可惋惜的事！因爲事實上說來，他當日假若移到著名學生最多的普魯士大學去——即德意志底中心，我們模範詩人（譯者按係指哥德施勒爾諸人）底隣境——那麼我們的精神文化底發展，必有無限的希望！至於說他身軀柔弱，運命之神豈不爲他延長了廿五年，並且在那時期內還發表了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嗎？難道是他不敢『多事更張』麼？（譯者按此係畢士馬克 Bismark 語）不過這等設想，都是現代人底見解，我們應該對於康氏這般聰明頭腦底果斷，加一番體諒之意；因爲我們已見他絕對不至於盲從變遷的現實界底利益，他倒是忍痛拒絕他了。

札里次但是無論如何仍是思念他的崇拜者，在幾個月後第二封信內（同年八月一日）談論上項建議之處，仍屬不少，可見他崇拜康氏的心理，還沒有絲毫減少。他對於康氏允了他的講演稿，遷延沒有交付，很爲諒解。他雖然得不到講演稿，並且沒有時間聽講，

他願意在冬季聽康氏底學生赫爾次所講的人類學——門德孫常常誇讚赫爾次底天才——又請教康氏怎樣去從『麵包講演』中挽救一般學生，並且能使他們明白下列的理由：如果人有點哲學知識，那些片段的法學甚至於神學醫學，均容易運用了然胸臆。況且每天做法官，律師，宣教師，爲時甚短，尤有學習其他科學之必要。這樣的見解，爾後施勒爾在耶拿講演時也曾主張過，他的演題是吾人學通史底目的是甚麼？我們親見模範詩人，批評哲學家，這樣的一位教育大臣，他們真是天造地設冠絕等倫的三人團呵！——教育部大臣底超越常人處，即是對於治學主張澈底了悟，實事求是。因爲當日印刷的條文法太多（便是現在仍然很盛）這些形式的東西比起『麵色講演』還該十倍的深惡痛絕呢！

赫爾次先生底講演，聽衆凡三十餘人，俱爲上流人及有職業的學者，如醫學教授，宣教師，秘書官，礦業參贊等等。虛懷若谷的大臣便是此中最熱心的一個。那間樸素的猶太醫士小室裏，總是他先來後去，從沒有耽誤一小時的功課，這是其餘諸人所難能的。（見一七八年十一月廿四日赫爾次致康氏書）札里次更與康氏底學生交好，他居伯林時曾邀

克寧思入學會，每星期三日請他吃飯，頻頻和他傾心談吐，並且允代為謀一教職。更因他私人的秘書畢士脫 Bischoff 博士——卽後日有名的月刊出版家——底介紹，得以廣識許多學者。（見一七七九年三月二日克寧思致康氏書）赫爾次第一次的成績很好，一七七九年便開始開一新講演，講演心理學。這位好學的大臣，也沒有一次的曠課。赫爾次會說道：『我能稱他做我的學生，這是很足自豪的事。』（見畢士脫四月十一日致康氏信）札里次也曾要求克寧思爲哲學的談話，在他們兩人互相輝映間，我們也可以想見他們的風采了。所以兩年後康氏純粹理性底批評一書呈獻札里次大臣，稱他（指札里次）不僅是由於地位崇高負有保護之責而與科學接近，乃因他心地高雅，局度開廣而與科學爲友。這些話既不是無謂的恭維語，也不是完全諂媚的話。

現在我們又從柏林回到船尼格士白格去，康氏既爲正教授，按當日制度，兼任了幾處副職及崇銜。一七七六年夏季第一次被任爲哲學系主任職，這職務往後連任過七次。一七八〇年夏他繼去世的同事克里士梯尼作評議會永久會員，時年已五十六歲了。因

此他的津貼最高額已達二十七達勒，七十五格羅聖，(Groschen 十非尼。Pfinig) (譯者按均貨幣名) 直到一七八〇年八月十一日皇帝下詔褒獎他在哲學上改良有種種勞績，遂給他年薪和津貼二百三十六個達勒，七十六格羅聖，其餘講演底學費，還沒有列入。

(二) 講演

康氏講演時代，阿羅次會有很詳明的報告，係根據當日公文書所載的。一七七〇年五月廿六日從柏林頒下學科指導書，內容是注意大學校底功課如：哲學，語言學，及哲學系中應該教授的一切功課，使他們有條理有連貫。這指導書每於新學生入校時印成分發，用意是直接提高哲學底程度。(確有純粹哲學底精神)裏面說道：『哲學是一種技能，自然應該對於各學派保持和平中正的態度，實心觀察事物的本性。』同時在各派哲學中應證明關於各系底專門研究是必須造就的。康氏擔任的課程便是為私教授末年時所教授過的。一七七〇年至一七七一年他特別講授四小時礦物學。原來一七七〇年正月廿一日教育部訓令主張將自然科學的這一小部份作為歷史的實際的教授，所以應該研究

探礦學。當日大學校便正式呈覆說：東普魯士缺乏礦山，因此無研究該項學科的機會。也許是原於康氏自告奮勇，才加添這個與礦石展覽有關係的講演。因為他曾經做過沙它哥士礦物陳列所管理人（見前）從大體看來，他所講演的鐘點較之做私教授時已有限制。也許是因為受了他的青年朋友赫爾次醫生底勸告和請求而減少了。『你減輕你講演底負擔，難道是絕對不可能麼？你下午以一半時間閱書，或講演時不十分着力，難道是不行麼？因為我想你身體虛弱底原因，并不在坐的時間太久，純然是你講演時太吃苦了。』般尼格士白克確有許多教員們，自朝至暮，坐着不動，祇顧運動口舌，全不注意他們身體上的衛生。』其實平均每星期擔任十四小時比較今日德國哲學教授已屬不少了。他的講演時間無分冬夏，均在午前七時至九時，但是偶然也有些出入。如一七七三年夏季學期常停止一種或別種的講演。在這一期內他更照章舉行公開考試會及複習會，約當每星期三和星期六早晨七時至八時。

一七七四年夏季學期開始講演第一次自然神學。一七七六至一七七七年初次為教

育學講演，特別有精采的便是與他後來改革運動宗旨一貫，採用『巴塞塔 Baselow 底方法論』。這課程是後來大學評議會改革學務的建議案。一七七四年政府正式公布令，一般哲學教授輪流講演，一七八〇年夏季又輪到康氏講了一次。這一次他用博克所著耶教的父母和將來的幼年底教師適用教育學教科書為教本。還有一次他在評議部代表學校，圖校務底發展，這次可謂完全與國王和政府反對。先是政府會再三曉諭，謂講演時至少要有一部份用拉丁語向學生說話，評議部和校長居然表示反對，一七八一年十月一日上書政府——康德也簽了名——詳言這個辛苦的事毫無效果。此次恰如前一年反抗實行陳舊的拉丁文論文相似，因為那些拉丁文論文關於正確的知識，至多祇能有裝潢藻飾的作用，這封書在政府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呢！

康氏所授倫理學在此十年中隨着他的哲學底發展而生變化，所以他一七七八年八月廿八日致赫爾次的信（大概是徵求他的倫理學複本）中說道：『從筆錄中尋到透澈的觀念，這樣頭腦明晰的學生真是難得，他們的筆記總是和我所假定的觀念根本不相容納。』

『關於這層他又常向學生說道：『你們學生中能明了我所說的，並不是逐字逐句能够抄錄，便算完事，在乎他摘抄重要的部份，可以供課後思考。至於有些人抄寫得很多，可是并不能正確辨別那個是重要或不重要。本來可以懂得的東西，經他們手抄，反變爲詰屈難明的一大堆廢物了。』見一七七八年十月廿日康氏致赫爾次書）這番話直到而今還適用呢！一七七八年夏季大學公文中註冊聽講學生人數頗爲明確，大概自一七七五至一七八〇年他的學生是逐漸增加的。邏輯學講演一七七五年聽講人數爲四十五。一七七六年爲六十。一七七七和一七七八兩年爲五十。一七七九年七十。一七八〇年一百人，——這是最高額了。此外一七八〇年後還有兩次學生至百人的。最重要的形而上學講演一七七五至一七七六年冬間爲三十。一七七七至一七七八和一七七八至一七七九年爲六十。一七七九至一七八〇年爲六十。最奇異的是自然地理（一七七五年爲四十二。一七七六年爲二十四。一七七七年四十九。一七八〇年五十四。一七八一年五十六）尤其是人類學（一七七五至一七七六年間冬季爲二十八。自後幾個冬季

爲三十二，四十一，二十九，五十五，三十人。學生很少。這原因大概因爲自然地理學是義務講演，人類學并非學校正式規定的課程。不過還有其他階級底壯年人，也聽了這種演講，料想他們一定是沒有正式在學校公文簿註冊的，所以沒有算入，致人數這般稀少。

自然當日還有許多往來經過的外人，耳震康氏聲名，遠道來聽講的。門德孫便是旁聽席中的一個，因爲他淹留船城，於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八日聽過兩小時的講演，兩天後康氏便將這情形報告他的摯友赫爾次道：『他前日到此間聽講兩小時，這是我很榮幸的事，但是「招待未週」教室中的桌子對於這位高貴的客人，實在簡慢了呵！』他每當假期中便先將預講的材料在休息時間內編出一個總綱。

現在說到他的公開講演了，十八世紀末葉有位荷蘭籍的普魯士軍中大尉名叫何根杜甫 Diek Von Hogendorp 在船城駐防，他曾說康氏底人類學講演於他很有益處。——一八八七年他用法文出版了——他的筆記上說道：『我現在不能說到這一位偉人底有系統的哲學，明白他的人也不多見……據我私人經驗所敢說的，卽是他於演講時能在大綱節目

處，用很平易近人的議論將他分析，並且他那通俗的字句，幾乎不必再加以解釋。但是還有人常常去質問的，他仍和悅地解答。」又說道：「我嘗向他表示我願意聽他的講演，他勸我聽講人類學，我於聽人類學時得着許多原理，這些原理與我日後和人交際時有很多的貢獻，我屢次經驗有很多受用之處。」上面的話全是康氏心坎中要說的話，因為康氏自己後來致書赫爾次也曾申述道：他想將他的講演不單是用來啓發人類天性底基礎，或者用以說明他心目中對於種姓——即肉體與思想之關係——底研究之永續的失敗，實在是圖謀開發道德底，習俗底，交際底源泉和造成人類，支配人類的法則，總而言之，即開發一切應用的學理。在這個情形看來，他的學生自始至終，並不覺其枯澀寡歡，反覺有一種喜悅的情態，能將他們各人的經驗和所學的參證，所以他說人類學，與自然地理學，具有一種世界智識底眼光呢！

(三) 著作

康氏當日也曾以學長及大學授學位的辯護者資格而參與公共事務，在這個時期中與

他的豐富的講演相對稱的，便是他幾種令人響慕的著作，不過此等著述為數甚少，這是很可詫異的。一七七〇年博士論文發表後直到理性底批評出版，中經十一年之久，僅刊佈了幾篇短文，就是下面我們所要研究的。據他所寫給他的友人信中說，他當日的的生活殊不舒快，常趁着閑暇，從事於他的批評大著作，這著作至少也是經過十一年思索的產物。

在一七八〇年暑期四五個月內將他繕寫起來，原來只希望成為小本的，不料竟擴為一部八百五十六頁堂堂的大著作了。這部大著作底始末情形這裏不去說他，因為祇就外表還不能盡其大概，更說不到他的內容，應該另有一部書去說明才好。葉德曼 *Domino Frit-mann* 在大學叢書第六本導言內自五六九至五八九頁說得很詳細；在我出版的導言中也說了一個大概。最詳明的便要推重阿羅次 *E. Arnold* 所著康德研究之批評的附錄一書中自九九頁起至一八九頁了。

康氏在完成他的系統思想之先，不想公開他的久已注意和學界人士屬望甚殷的著作。在這個著作公開之先，他自己很鄭重的，不願將許多的哲學的作品公之於世，這也是怕凌

亂了他的腦思之故，我們應當明瞭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要說的幾篇小小著作，都是本來不在哲學範圍以內的，前兩篇是關乎自然科學，後兩篇底內容屬於教育學。

一七七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船尼格士白克城政學報上有人託名發表了一篇關於意大利生物學家磨斯加帖 Moscati 論文底評論，題爲論人與動物組織上軀體之重要區別，按克寧思底證明，此文是康德所作的。原來那位意大利人在巴維亞講演時，曾說過人類直立是很不自然的，與動物比較起來有許多害處，甚至於發生疾病。康氏將他的說話中重要事實據實公布出來，他對於磨斯加帖奇異的思想非常歡喜，因爲思想祇要是有點新穎，便可以克服舊的觀念，在他的精神上都是需要的。（據克寧思說）這位意大利的博士底奇異的思想，因爲他的官覺銳敏的分析，於是引起康氏將達爾文學說與究竟論連結起來，斷定造物主首先要注意的是：人既爲動物，應該保持他的種性。四足匍匐是他們固有之性，但是自理性漸次發達之後，便自成爲高等動物了，於是他便採用一種靈敏的姿勢便是兩足的姿勢。此外他還用很滑稽的論調作結道：『他必定要感受種種的不便，這是由於』

他在他的老伴侶前，過於昂頭驕矜了呵！』 一七七五年耶穌復活節日他最後發表了一篇關於說明講演附錄。這也是關於自然地理學前後共十二頁的小著作，後來在英格

爾 Engle (註一) 入世大哲一書中 (一七七七年來卜棲喜出版) 更將他擴大了。(見

一二五至一六四頁) 這篇文章是討論『人種差異』雖然不甚高深，却是最有益的談話。拿現在科學眼光看來，已經有些陳舊的細微末節的地方，我們可以略而不談。在哲學意義上說有很重要的一點，即是一切顯出的生物底新種性，無非是變種與變種底種類，他們的萌芽與天性祇是在很長的時期內間或依不同的情形而發展。『偶然與機械的定律，無論如何既不能生出合乎目的又不能生出有機的物體。』那些種性必定在或種物體中預先成了一個萌芽或天然的性狀，因為外面的情境固然有些偶然的機能可以遺傳，但是不能有產生遺傳相似的機能。可惜他所說的除去敘述外表自然界情形之外『全無獨立成科的生物發展所基礎的博物學』(註二) 否則也可漸漸由理想進而得到正確的知識了。(見大學出版第二本四四三頁) 舍自然哲學外，尚有關於歷史哲學的地方，即是

說：『在善惡混淆之中，有個大動機，這動機將人類潛伏的力量鼓動起來，並且必須將一切的天才發展，令其漸次完成人類底使命。』這層意思，後來在目的論的判斷力底批評及其他一七八〇年間所作的論文中更詳細的推論了。

(註一) 英格爾 Carl Joh. Engle 係柏林亞與斯達中學校教授與畢士脫諸人同爲柏林康德思想圈中之一人。康氏致書英格爾開端便毀薄一七七〇年間一流名士。獨於這位入世大哲出版的先生，認他在文體衰落中能爲簡明的崇尚純樸的著述，尙能保持德意志國底榮譽，歎爲難能可貴的人。(見一七七九年七月四日康氏與英格爾書)

(註二) 出版家卜乃特苛夫 Breitkopf 曾希望康氏爲他著博物學全部或一部份，康氏說他事務忙碌，不及爲此；並且博物學是隨意功課，不是他專門研究的，他也許將來遇必要時可以著關於博物學底普通一部份。(一七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卜氏致書康氏同年四月一日康氏覆書云云)

一七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公布一篇拉丁文演說(註)自他的美學觀念發達上觀察是很可珍貴的。至發表的機會係當日船尼格士白克城高等學校新任教職的闊弩次非德 Kreuzfeld 承乏死者林得勒 Linhner 詩術教授席位，開授職大會時，康德以反對人的資格所演說的。闊弩次非德為他的語言學和詩學的論文論詩學底一般原理辨護，康氏又從而批評之。康氏演稿按照題目底性質自然是較偏重於高深理論方面，而缺少系統詳明的論說，對於他個人知識上與對於詩底關係是很有趣味的。又從哲學上觀察，我們更可以舉出他的重要之點如次：幻想之觀念為詩底原素；觀覺迷妄的思想；詩術高尙的思想；詩人與哲人間區別的思想；自然與詩底愛慕的思想；詩與邏輯間純粹區分；邏輯底任務等等。

(註) 康氏底拉丁文論文章稿，係為瓦爾塔 A. Warta 載入舊普魯士日報，嗣在康德 研究中由斯迷次 B. A. Schmidt 翻成德文。

他末次所發表兩篇文學的著作，與同時代一七七〇年教育底改革大有關係，并且饒有

趣味。一七七四年有位名叫巴色的醉心於盧騷與康麥牛斯（Comenius 在得騷 De-
saru 地方，因當地一個候爵底贊助，建設一個合乎新教育原理的學校，這個學校名叫『博
愛』於是引起康氏很高興的同情。一七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他有信給該校校長峨爾
[Walke] 詢問是否可以收容他那位很表同情於新教育的朋友模色畢底一個未滿六歲
的兒子？關於當時教育底情形我們覺得是很有趣味，因為一切都是康氏主謀所規劃的。
那封信裏面說：『這樣的教育素來是很消極的，我相信人按年歲給他（指模色畢底兒子）
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人當叫天性與健全的理解，按照他的年齡自由地發展，並且祇須
妨閑引誘天性與情感入於歧途的東西。他是自由長養的，可是並不覺有甚麼困難，他並
沒有一次受過嚴厲的待遇，並且略略指引，就知道了。』為防止說謊起見，他又說道：『寧
饒恕他的小孩底過錯，萬不要叫他試為踰越誠實的規則。』又說：『博愛學校底精神在
宗教上看來，與模色畢底意見很相契合，他希望由自然去體驗上帝——隨着年齡與理解力
漸漸地增進，——並不是祇專注於禱告的形式，後來他以為捨棄方法上的價值外，祇要在實

行上用神底禁令促醒畏神與懺悔，所以他的兒子小格阿爾格 George 直到如今還不知禱告是怎樣一回事。』信外更附有一張小紙片，是『表示我們這裏尊敬貴校的，』這便是同日（一七七六年三月廿八日）船尼格士白克政學報所登的一篇託名的介紹信，信底內容係推重博愛學校底運動，用一種廣告的格式誇耀巴色朵底博愛學校為第一種事業。這篇文章在現在看來，已經知道是出於康氏底手筆。裏邊說：他是百年以來不問賢愚都想籌備純正的，合乎自然的，合乎一切平民目的的學校，現在實際上成立了，因此在一切現象中，發現了一種嶄新的制度。將這柔嫩的幼芽培植護惜起來：於五月十三日邀請公衆參觀全校設備時，遣送學生入學，並且推薦教員，使這個學校在短期間內成一良好的學校，這都是仁人應盡的義務。最後又德惠一班公私教習對於教授訓練他們的學生時，應該切實研究巴色朵底著作與教科書。

六月十九日康氏又報告巴色朵那小模色畢為他父親護送出發的行程，模色畢恐他的兒子在校外無人管束，耽誤了光陰，故自家領導着前去。七月七日有位早歲船尼格士白

克城康氏底同事名叫羅德 August Rode 的，又詳細報告康氏他所預期的關於博愛學校的佳况，說一切均好：公共考試非常圓滿，有大批的學生與新教員，又說祇可惜外馬地方底兩位先生微蘭次 Wylant 與哥德因當地公爵底疾病——他們兩個是公爵底寵臣——沒有來到。現在所缺乏的就是大宗經費，希望康氏向商部參贊華侖海得 Fahren Heid——他曾允許保送學生五人——處關說，請他資助幾千達勒，大概康氏也代他辦到了，這位富厚的商人居然承認在得騷出資聘請教師。後來巴色朶去位之後，繼任校長剛伯又處於經濟困難中，於是又引起康氏發表第二篇文章，這是一七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單署名一個 K 字在船尼格士白克城政學報所宣布的。內容對於德騷學校一片熱望，說該校歡迎有心人和世界各民族底參與，又言欲從漸漸地改革學校而得到幸福，是無效果的。『若想從中得點好結果，須得將一切重要地方根本改造；因為在他們本原的建設上，一切均謬誤了。並且學校底教師也應受一番新教育，這不是需要一個濡綏的進行，却是要求一個猛烈的革命！』一個含有新教育方法的學校，不僅使該校當事人應該注意，便是一般有心

人也應該保護，這是最重要的事。雖然開始免不了有些缺點。一班老朽頑固不化的槍父，狡賴地毀謗，故意張大其詞，但是博愛學校即刻要將他改革的。他又說：『現在的政府似乎是有沒有錢，所以小康的私家應表示一個大贊助，贊助的方法，最好對於教育論文（巴色與剛伯出版的）用一個稍高的價目，踴躍捐助，人可以自由向康特爾書社預約訂購，此外也可以於每日十至一時向教授康德先生處訂買。』康氏這篇文章後來署了一個全名，最後又由巴色與剛伯雜誌上刊出。可惜這篇文章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教育論文祇有十個船尼格士白克城人與十五個里叻地方人定購了。博愛學校有大部份鄉村教師和他反對，以致於這位船尼格士白克城的縉紳先生底竭誠推薦，祇落得一場呼號，並且事實上不徒無益，反又妨害了他；甚至有些胸無主宰的父母將學生喚了回去。（見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康氏致剛伯信中）當時康氏又運用其他方法為學校盡力。他物色了一位熟識的祇可惜多病的舊時學生勒格 F. W. Ruge為預約者兼博愛學校教師。以病軀而肩此勞役，不消說第二年便死去了。但學校方面却感謝康氏不置，此在一位教

師耶曼 Thermann 的兩封信和其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一七七七年秋季那位停辛茹苦的剛伯辭去職務。康氏向他建議：等到他的能力完全恢復了，學校定有較好的機會來到，請他暫時擔任久已虛懸的皇家宣教師職務，與東西普魯士底總管理官，這事本用不着一個請求，祇消柏林城內剛伯底一個朋友向教育部大臣招呼一聲，即刻便可以任命了。——可見當日普魯士教育界的自由主義勢力底偉大——當日輿論也很歡迎這位有名的可愛的教師，並且剛伯也可以因此預謀博愛學校將來較好的命運。（見一七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康氏致剛伯書）他當下很為康氏那一往情深的請求所感動，（後來過了十五年他却踐約了，我們在後文可以看出。）但是他以為因在得騷而致精神與體魄底衰弱，再不願出肩此新任的重大的職務，他當時仍返於私人的生活，回到漢堡，教育幾個學生去了。雖然剛伯堅持退休，但康氏對於營救的勇氣毫不自餒。一七七八年八月四日他在封詳細的信中明言峨爾克當為最後堅定的人，他對於這事的——祇有這事使他心如懸旌——一切希望均在他身上，這信是申述感謝後來繼任事件的。他同時又告訴一些處世接物

的知識，甚至於指點一個關於利用人類弱點底手段。原來船尼格士白克視爲唯一傳播新思想的『康德報紙』現在將被一個新教徒皇家宣教師克里希通博士 Dr. Christian管理，他對於博愛學校常發表不甚利益的意見，康氏以爲最妙的方法應拉攏這位

『很有勢力雖屬反對我們而有學問的人』使他們自己變成『你們這事件的主腦』因爲『那班拒絕贊成的人久已不過是場上傀儡，若是將後方主使的人能引出，那麼他們的論調大概即刻就會轉變了。』我們一定喜悅在上述情形中來讀這封風擅詞令康氏底聰明的信。『閣下如喜悅擔任這事務使成爲最好的事，並且出名著作成此美舉，那麼你的影響所及，將更偉大些了。』閣下爲此定能勝任愉快，因爲孜孜不倦的峨爾克所經營的學校，久已有一番新氣象了。自從一些居心很好的但是熱心稍爲過度的人去了之後，繼任的均是特別選定的教員，并且現在純正的新理想已與舊教育中的長處連絡起來了。』我們這位知人善任的大哲，他不知道駕馭那位頗驕矜的皇家教師先生，令他擔任公共告白和預約經理與其他的事務。本來克里希通與他對於這個學校批判的原理，已有天淵

之別。像康氏八月五日寫給他的摯友裴爾克信便已說過了，中有云：「他（按指克里希通）視學校科學爲第一重大的事，我以爲人的教育應該按他的天才與品性」這一次一封恭維的信，居然有了效果，皇家教師先生很樂意聽從他的命令，而且本着這宗旨做了許多文字。大概一七七八年八月四日船尼格士白克城政學報發刊有第三次推揚博愛學校的文章，就是出於他的手筆了。這篇文章奈克 Reike起初以爲是康氏所做，便將他編入康德文匯（該書七六至八一頁）但是按康氏底文格決沒有如此豐富的詞華，況還有不甚與他相合的劇曲體作結。這個結論是借用博愛學校自己出來說話的。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裴爾克還有一封簡短懇摯的信，這是在康氏通信中所保存的關於討論博愛學校最後的一封信。一七八〇年至一七九〇年之間有許多寫與伯倫士 Bantons與盧伯克 Lubeke的信，均係討論這事件的，足見康氏底興致並沒有衰落。我們又從他處可以看出他於一七八〇至一七九〇年間講實際哲學時，還沒有忘情於博愛學校，據阿羅次底推測，這些講演在一七七七年至一七七八年這一個學期。——他常反覆解釋道：

『若是教育對於國民能發展他的天材，好好完成他的個性，然後國家對內對外才有真正的權力。』最後用一句話作結道：『巴色朵底學校就是這理想底稍可樂觀的希望。』

（見阿羅次批評附錄二百九十九頁）

（四）友朋交往

一七七〇至一七八一年間康氏雖然應付他的理性批評底問題需要許多腦力工作，可是對於其他的事，尚沒有失掉他的興趣，與各團體及各人物間交際，他在私教授時代，已經是很重視的，現在是自然不能拋棄，也可以說漫無限制，還加上一些新的朋友。

當日有一個家庭最歡迎他，也是他最喜悅的，來往很久的，便是凱雪林 Keyserling 家，凱雪林家與康氏的關係，我們在第二章說過了。一七七二年以來這家在船尼格士白克 城淹留的歲月很多。那位四十五歲的伯爵亨利克里士坦 Henrich Christian 當年一波蘭第一次分割時——辭去俄國高位，同他那位我們已經知道精神豐富，文雅有哲學思想的夫人加羅林亞瑪麗 Karoline Amaline 有很高尚的交際。他那設備很精緻的邸第中，

爲船城及其附近世族，貴胄，才人，學士，出沒之藪，如希伯 Hippel 哈曼舍夫勒 Schefner 均在其內，康氏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份子。一八〇四年康氏噩耗傳出時，那位伯爵的從妹，有名著述家哀梨思 Frlise Von Reike 女士曾述道：『若是我憶及我的從兄弟伯爵凱雪林家一個令人愛慕的佳客，即康德……他是這家庭中一個年近三十歲的朋友，這一家有個很可愛的交際，所有的人均是當地通人碩學之士，他們的道嚮很可推崇如同他們的學問一樣。康德最喜歡與已故的伯爵夫人周旋，這位夫人也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我常見他談話非常可愛，令人絕想不到他是一位深幽玄妙的思想家，能在哲學上做出這等革命的大事業。在交際上談話時，他知道將抽象的理想，說得娓娓動聽，并且將他所主張的每一個意思剖晰分明。滿口裝着蘊藉的談諧語調。他說話時偶然微帶着諷刺的意味，却又用很莊重很爽直的面容表出。』還有一位名叫貝羅李 Johann Bernelli 係一七七八年到彼得勒格路過船尼格士白克城在凱雪林家宴席上與康氏會見的人，他也有段類似的記載說：『這位著名的大哲在交際上是最活潑而和藹的人，這樣細膩的儀容，令

人決不容易猜出他是一個好學深思的老父。他的眼睛與面龐表現許多的談諧，我們覺得他與阿倫伯特 Alenbert 有很相似的地方。克勞思又說：『康德在凱雪林家宴會席上常据首席緊靠着伯爵夫人坐地，除非來了一位很生疏的客人，才將這一個首席讓出。』（註一）現在還遺留有三封信，可以證明他們的關係是有很愉悅很篤愛的特色，這是一七七九，一七八二，一七八四，三年中伯爵寫給康德的。此外還有一封係一七八二年五月八日康氏回覆伯爵的信。那位東普魯士的縉紳先生（指伯爵）對於階級底偏見很自由的，他曾憤懣地敘述苦利地方高官厚祿的人們說道：『大人先生，多半被人歌功誦德好像很有助勞一般，殊不知無形中將他們陷入壞的境遇中了。』（參看通訊第一章二七六至二八五頁）康氏與伯爵的交誼，綿延到他臨死之年（一七八八）為止。

（註二）克勞思常致書其友奧色華德 Auserwald 論及伯爵夫人（他當時為凱雪林家家庭教師）云：『我們在席上大家均默默無聲，祇有他和我談吐不休。他談些甚麼呢？論歐勒 Euler 及奈端光的系統說；論地球；論迷信與無信仰兩者的弊害就

甚論新的發明與新出版書籍……此外他定購了所有的法蘭西報紙專供閱看。』

我們從前已經說過，他與格林 Green 尚有最親密的友誼。康氏雖自一七八七年時已

經自立門戶，但是正午仍常到飯館用膳，那裏有許多上流社會人跟他同餐，特別多的是些

高貴的軍人。他們大半是因康氏而去的，自然其中不盡是些很闊綽的人。康氏常不拘

守形迹與衆人攀談，也不避免俚俗的話，這些人中各階級的人都有，他常泰然自得和他們

說笑。他厭惡那班裝模做樣的人，他談話時總離不開哲學的意味，真是名實相符的哲學

家啊！他雖不是精選肴饌的美食家，但頗究心好的食物；美味的酒。他也知道一些烹飪

法，是以希伯常說笑話，他將來還要著一部烹飪術的批評呢！（據博羅微士基說）他常爲

當日所謂『午餐會』所邀請，這團體中的人物爲普魯士州長亨克 Henkel Von Donn-

orsmark 伯爵，卜魯克 Brünneck 將軍，首相及後來任州長的施羅特 Schröter 霍施坦

白克 Halstern-Bock 公爵，秘書希伯，軍事參贊舍夫勒，銀行長總理魯夫曼諸人。他也常

在商人模色畢家中午餐。就上面一些上流人中他尤與施羅特首相（生於一七四三年）

有深密的關係，常造訪他於他的家宅翁村 Whonsdorf 一住數日，——這等舉動在他晚年時極其罕見——他自覺非常適意，彷彿在自己家中一樣。（據野哈曼說）翁村大概係施羅特底封地，康氏晚年常好對汪星安士基用詩的描寫述翁村景況（這樣的描寫他通常避去不用）說：一天天色佳麗，夏日早晨，他們逍遙於長楊大道旁邊園亭上，喝咖啡一杯，抽紙煙一支，與主人及客上將軍（大約是羅梭 Rosow）暢談。施羅特是後來危險時代普魯士內部建設很有勢力的著名改造家之一人，（約當一八〇七年以後）斯坦的『改革法令』全係東普魯士政府所編就的。一八〇八年普魯士市法最後編輯及沒有實行的斯坦縣法，鄉法，底起草，均出自施羅特一人之手。

康氏當著述那大著作很忙碌時期之末，與學生底交往，較前大為減少，也可以說全無。（見一七七八年十月二十日與赫爾次書）與聽公共講演的學生接洽尤少。（見一七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與前人書）不過我們常所稱道的那位富有天材的克學思要算為一個例外罷了。

(五) 通信和個人交際

在他的聲譽逐年隆重之中，便說到他的書信往還，與個人交誼了。雖然他和他通訊的人，常常抱怨書信疏闊，可是與一班學者及著作家仍有許多的通訊。

他此時與他的同事尚沒有十分親近，最先的就是物理教授羅世先生——我們回想一番——此人與康氏同受內閣底嘉許。康氏與他會有多次通信，均係討論物理上問題，如避雷針底建設，華氏寒暑表等。至於同哈曼底關係，往後還要細說，按下不表。

通訊自然是多屬對外省的，康氏也時常被雜誌及出版家要求作文字，卜乃特哥夫英格爾與博愛學校底人我們已經知道了。微蘭也會經求他經營德意志水星報預約的事，（係一七七二年十二月廿五出版）後來不僅很感激他爲他自己謀了許多利益，又求他盡力援助。一七七三年二月一日信中說道：他以為大天才家底作品，與賴斐爾 Rafael底畫像都是珍奇可貴的東西，可是他希望他們獻身社會，多所發表。話雖如此，康氏直到十二年以後，才滿了他的希望。著名的雄辯家即後來他的學敵尼古拉 Fr. Nicolas氏將

哲學家底肖像，（據康氏說畫得並不好）放在他所著普通德意志圖書第二十本之前，這個榮譽倒使這位謙遜的人不安，因為他很想避免一切頌揚他的虛榮。（見康氏致赫爾次 信通信集一章第一三九封）廓庭堅地方的波以與朵姆 Bole und Dohn 也曾很希望他贊助他們出版物名德意志博物院的。（一七七五年九月十二日出版）富於情緒的著名抒情詩人雅可畢向他進言：希臘的賢者，常常交接當日的婦女們，因請他贊助他們的婦女雜誌衣利斯 Iriss 他雖然允許了，可是衣利斯姑娘以為這些文詞並不豔麗，祇有深遠的智慧，不能博得他們的伴侶底同情。（見一七七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雅可畢致康氏書）所可惜的：哥德在那邊編輯時，這位嚴肅的哲學家，不能協助他呵！康氏是位閱書最多的人，在康特爾書店中，儘有多量的書籍供他閱看，一定也看了些美的文學，大概哥德所著衛爾特 Werther 也看見了，在一七七五年二月十八日哈曼致他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因為其中說過：尼古拉反對哥德所著可愛的衛爾特的小說，還擱在康氏那邊呢。

他與哈曼的關係，繼續的支持了很久，我們從他們的通訊和他的朋友中可以知道，一七

七四年四月六日康氏致書哈曼有一段說：『……我請求你用幾行字說出你的意思，但是無論如何要說得明顯，因為我這可憐的人絕沒有秉賦了解神話的本能，若是人於普遍的觀念依邏輯法則向我陳說，倒還可以懂得。』一七七九年四月十七日哈曼告訴赫爾德說他曾親過訪康氏正當他五十六七歲的時候，已經滿腹愁勞了。同年五月十七日他又告訴赫爾德一件關於康氏批評雷新所著 *Nathan* 的事，本來他（哈曼）得了雷新著作十大篇非常喜悅，但是康氏評論他純是猶太人戲曲底第二部份，並且說『從這樣的民族不能產生這樣的英俊。我們的哲學家雖是對於一切事理素持大中至正，毫無偏見，但是這般成見未免過於神聖了。』哈曼是資助純粹理性底批評一書的出版人哈特克羅的，同時康氏爲他校正了他所翻譯關於自然宗教呼米的談話表示報答的意思。

一位與康氏思想根本差異的人如拿瓦特 *Lavater* 當日亦與康氏有一番通訊，他於一七七四年二月八日信中稱呼康氏爲我『歷年來心中欽佩的可愛的著作家。』在別的多許信中，他又驚訝康氏久未發表文字，說道：『你對於世人竟不關懷了麼？爲甚麼你所不

能說的偏說了許多，優於說的却又不說了。爲甚麼在這個最近時代你默默地絲毫聲息也沒有……請你告訴你所要說的是甚麼？他又請求康氏告訴他『幾許佳妙的意思做我的人類詩底材料——隨你的意思寫着，并不求有系統。——祇要有幾行就行了——以便我先觀爲快呵！』這位哲學家不久使用很懇摯的話回覆了他，並且簡單報告關於他預計的著作去安慰他。四月八日拿瓦特又回信說：『我與此間諸同鄉都渴望着你所著純粹理性底批評』裏面并且有倍極崇敬至今日還很感動我們的愛慕的話說道：『并非獻媚——自從許多年來你是我們最可敬愛的著述家了，正因爲我和你是最表同情的，形而上學一切方法和思想都是不約而同的。』但是這位虔敬的瑞士人後來讀康氏著作後，却又非常失望，完全變成別一個人了。他希望康氏寫一封信詳細將書中的意義爲他解釋，因爲康氏批判他的論文論信仰與祈禱有些不高興了。這事大概發生於一年以後在兩封長信中康氏會標明他的論點，意思彷彿與純粹理性界域以內的宗教一文相同。總之我們從一七七六年三月六日拿瓦特最後信中可以窺見他兩人底精神互相砥觸起來，彼此通

訊自此也歸於沉寂了。這位多智的大哲覺得對於當日啟蒙時代的科學代表者，如蘭伯特、特門德孫的感情較之耽於幻想的自然派如哈曼與拿瓦德還親密些。他與蘭伯特、特門德、孫諸人底關係在一七六〇年前後已經締結了。（參看第三章）

他與蘭伯特通信，尤其多哲學上的價值，並且很為當日同輩所重視，後來伯勞里 *Berni* *oulli* 於蘭伯特（一七七七年）物故後，曾計畫替他出版，並請求康氏贊助。我們現在為顧及作傳的體例起見，祇序明其一般的及個人的關係。在一封一七七〇年十月十三日所寫的滿了八頁的長信中——可惜祇有一封——蘭伯特說人開始從美的文學回到基本的科學，是他很滿意的事。他計畫組織一個精粹的，但是也與物理數學有關的哲學家連合會。他說：『我的見解是要造成通形而上學的人，因為他缺少了官覺如同盲人不能看見一樣。』這個聯合會打算將他們的論著或關於哲學的信札彼此間互相交換，如得多數贊同，便拿去付印，如同從前來卜棲喜文選 *Actaeruditiosum* 或世稱為論文集 *Bremer Beiträgen* 的一樣。康氏回信可惜沒有留下，也許是原來沒有。他在一七七一年七月

七日一封長函中請求赫爾次代向蘭伯特門德孫道歉，恕他沒有回覆他們提出的意見，因為他想澈底思索一番。並且還有個原因，便是他的身體不甚康健，使他很久不能看書，祇能趁着高興的時候，隨意翻閱些書籍，此外均優遊暇豫地過去了。蘭伯特去世很早，他非常悼惜，因為他預期這位頭腦明晰的，靈敏的，非玄想而能自由判斷的人，定能對於他所著的第一次批評予以評價與補充哩！（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康氏與伯勞里書）

七七〇年門德孫說：為求形而上學利益起見，他不能久候康氏底著作了。因為康氏儘有高尙的才能，能為許多讀者作文字。——這般讚歎如拿瓦特所說一樣，真令他受寵若驚呢。

——又勉勵康氏自期為獨立思想家，對於人家反對他的著述一定不至於見怪。『祇要知道尋求真理是件很難的事……你一定對於與你思想不伴的人能寬宏相待。』（見一七

七〇年十二月廿五日門德孫致康氏書） 一七七七年八月廿日門德孫又離去船尼格

士白克城，同日康氏致書赫爾次說：『在船城親密的交際上有這樣一個性情溫柔，精神活潑，頭腦明晰的人，這真是精神上的營養，我是片刻不能離去的；並且當年華老大的時候尤

令人痛惜呵！』因爲他想軀體的營養還是次要，無須乎掛慮，並且關於他的財產，他是很自滿的。可惜他當日事務羈身，不能泰然的享受門德孫底好處呵！

著名道德的美學家蘇切 Sulzer（一七二〇—一七七九）據康氏送給他授職論文的事看來，可以證明他於康氏有一番新熱情，並且慶祝他自己所關的很譽榮的生命。（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八日蘇切致康氏書）至於說到與札里次大臣的關係，我們前面已經述過了。這裏便應該說到我們久已知道的馬可赫爾次 Marcus Herz了，他生於一七四九年初到船城爲商店學徒，後因精神的驅使，便改習醫學與哲學，不久就做了康氏底得意門生，我們在上面已看過康氏在他辯論時（一七七〇年）會任他爲辯護的很榮譽的職位。後來他回到他的祖城伯林行醫去了。他在伯林從一七七七年起傳播康氏底學說很有效力，我們也同樣的知道了。懷恨猶太人的反對文化思想的哈曼，有一次爲倡反對論調會說道：『哲學的術學者在伯林布滿了，康德雕琢出來的赫爾次博士，開了一座哲學舖子，可謂我們祖鄉孤院寡婦（指學術與學校言）之藝術保護者。』見一七七九年二月

廿一日哈曼致康氏書）赫爾次更介紹康氏與柏林的文化運動先鋒畢斯脫 R. Jan Erich Biester（一七四九—一八一六）通訊訂交。這人是札里次大臣最有權勢的秘書，自一七八三年來襄贊柏林月刊，出版事業，一七八四年來做皇家圖書館主任，他曾對於康氏表示非常崇拜的敬意。（見一七七九年二月四日赫爾次致康氏信及同年四月十一日畢士脫致康氏信）康氏私人的問題如任為教授等事，常賴他鼎力扶助，他兩人底交情直延至一七八〇年左右。（參觀通訊集第一章三九四頁）赫爾次常被門德孫品評他是理解明晰，心緒柔和，想像力強而有膽識的人，儼然是他的民族底代表。（見一七七〇十二月廿五日門德孫與康氏書）他一切均虧康氏扶持。他自己也說他由於毫無知識，僅在四年之中，造成一個完人呢！在他第一次寫給康氏信內有破體字和文法上偶然的錯誤，足以證明他從前沒有受過完全教育。他終身尊敬他的非常的教師。康德自己也很以此自居。在他兩人一七七〇年以後的通訊中，這時候他們通訊最多，並且比較其他的人最重要——不僅討論柏林城中學者底著述和敬仰，又有那青年向他的教師所獻的

醫學上的建議，和討論哲學的重要問題。例如一七七二年二月廿一日康氏在他的信中有段自赫爾次離船城以來關於他的哲學上思想發展歷程，誰想編純粹理性底批評發生的，必定先要參考這封信。康氏信任他那種堅強的不為書賈引誘的意志，在他的著作沒有洗鍊以前，他不去貪圖膚淺的浮名，他希望他的著述能令哲學界受一種可久可大的變動比較宗教和習俗的力量還大，並且還具有一種形態使瑣碎的數理學家滿足。（一七七三年末次信）康氏從各方面接受許多責備他不發表文字的兩件時，他又寫了一封信（一七七六年十一月廿四日）說他做事有系統和熱心實在再沒有比赫爾次離船城後還甚的。雖然外間如此紛說，他仍是堅持不變。當赫爾次有一次在一篇文中將他與雷新比擬，他於是說這般的獎詞，實在有些玷污他了。又說：『拿諷刺我和我並列，真是我的罪過。』至於當時普通人士對於康氏學問上的造詣，真知他為偉大人物的很少，他的學生克勞思在廊庭堅曾有段軼事：克勞思一天在許多教授集會間——非得 Foer 教授也在其內——論到當代哲學問題，克勞思便說在康氏書棹屨內有一冊書，這一冊書定

可使哲學家看了捏一把冷汗呢！那班先生們聽了不禁大笑起來，齊聲的說道：『這樣奇怪的舉，是很不容易希望於一個好習哲學的人了。』（見Vogel所著克勞思教授傳八十七頁）這位『好習哲學的人』底著作最後居然發表了。一七八〇年夏他將草稿繕正，同年秋間便與出版者哈爾特克羅荷 Hart Knoch in Riga 承印者舍勒 Schuler in Pöslin 勿勿議定條件，康氏所提出的酬例：每波根四達勒計算，於是他們即刻應允了。（見一七八〇年十月十五日哈爾特克羅荷 Hart Knoch 致康氏信）全書共五十五波根強，這是他的重要著作第一次發刊。通計前後歷十餘年的日力，艱難締造，乃抵於成，遂引起全哲學界一個大革命。但所得酬金的最高額不過二百二十個達勒。此外有十一二本，是特別印刷的，紙張非常精良，裝潢很華麗，首先送呈札里次大臣一部，次送赫爾次門德孫和色爾 Sell 博士各一部。（色爾以他所著的哲學的談話爲報）

現在我們進到康氏一個新時代精神全盛的時代了。

第五章 康德精神活動底全盛時代 (一七八一至一七九〇年)

(一) 本期論著大觀

一七八一至一七九〇年，這十年間是康氏三個批評時期。一七八一年純粹理性底批評出版；一七八八年實際理性底批評出版；一七九〇年判斷力底批評出版。此外還有些認識論底批評關於倫理學及自然哲學等的短篇著作。即：大綱(一七八三年)原理(一七八五年)自然科學底形而上學的初步(一七八六年)至於這些論著底價值，每本哲學史內均說過了，關於他發生意向，與直接的影響，哲學叢書底各篇導言中已經說得很清楚。於此六種基本著作之外，當此豐富的十年中，實在還有大批精神充實的著作在各種雜誌上發表。這些文字大概在他的朋友所設的機關雜誌及伯林城中他的摯友畢斯脫所主辦的伯林月刊中發表，如第一篇本大同主義編輯普通歷史的理想(一七八四年十一月)已確立他的歷史哲學底基礎。又續作第二篇人類史起源底推測(一七八六年正月)第三篇回答一個問題：甚麼是文化？(一七八四年十二月)第四篇甚麼是思想中的定

向（一七八九年十月）此文在當日哲學界中曾參加雅可畢門德孫間的爭議——在耶拿他的門徒所辦的（叔次 Schurz 教授諸人）耶拿普通文學報，他發表第五篇『赫得爾底理想第一部與第二部之兩種批評』在微蘭德意志水星報 *Wielands Deutschen Merkur* 更有第六篇論神學原理之運用於哲學中（一七八七年二月及正月份）

我們觀察上面所說過兩種的著作（共十二篇）便知道康氏著述事業精神上的關係。他自一七八一年批評底大著出版後，（此舉計耗費了他一生的工夫）隨後因為用心過度休息了二年。繼續出版的大綱是補充的作品，是一篇註釋引導人容易了解純粹理性底批評的著作，但是他不久又傾向於在他心中久已蘊藏十年來被理性的思想工作所擲過的倫理學問題。大概與他的倫理學大綱同發生的是歷史的哲學文章第一篇，第三篇，和第五篇。至於第六篇已構成目的論判斷力批評底輪廓。除上所列第一第二兩類發表了幾篇重要著作之外，尚有討論各項科學的偶然發表的幾篇論文，這又回復到他素所愛好的自然地理學了。即是月中火山（見一七八五年三月伯林月刊）論規定人種的

定義（同年伯林月刊十一月份）翻印書籍底違法（同年伯林月刊五月份）此外還有他不甚擅長的與文學有關的文字，即是幾篇批評的文字，如第一篇爲評論叔爾次 Lehula 底（在海士杜夫 Gielisdorf 作宣教師）對於人類不限於宗教方面的倫理學的試驗初步。（見一七八三年船尼格士白克城理論的書目）第二篇論湖甫南 Enfland 底自然律之原理。（見一七八六年耶拿普通文學報）第三篇評亞可卜所著檢查門德孫底『早晨』一書。（見一七八六年早晨一書的序言中）此外還有第四篇關於蘭伯特通信集中簡略的報告。這幾篇文字均於一七八二年春季在船城報紙上次第發表了。（見一七八二年二月廿二日康氏致伯勞里書）他更爲友朋應酬，做了幾篇小品文字，這些文章或者被收入他們自己的文集中，例如雅可卜將（上面說過）第三篇收入他的集中；博羅徹士基亦將他所做的第五篇論盲動及其預防之法採入他的加里阿士綽 Cagliostro（一七九〇年）或者又有人拿康氏底文章用來做自己批評論著底材料，如第六篇被克勞思攝取去評論耶拿教授烏里希意志自由論一文（一七八八年）又如喀士特勒 Kræstner 著有康德幾何學底批評，

叔爾次更採用康氏第七篇論文去批評他。(一七九〇年)在我們觀察康氏著作影響之先，照例我們須考察他的講演，所以現在我們說他教職上的事項，然後再歸到他私人的生活。

(二) 講演 學生 任校務

講演

康氏此期的講演，大體與一七七〇年至一七八〇年間相同。不過又添了自然神學，一半是因為他方竭力從事研究倫理學的問題，一半由於多數神學學生與致很濃厚的緣故。按哈曼說，一七八三年與一七八四年間的冬季，他這個講演聽講的人數非常可驚。但是據野哈曼又說——他自一七八三年來便為他的學生，所以自後幾年的事，他大可供參考。『在其他的一個學期，聽這個講演的人數非常減少，甚至於使他想停止講演，但是當康德知道那些聽講的人大概均是神學家，他並不為薪金低減所動，『因為』他對於這個講演懷無限的樂觀，並且斷言全祖國可以傳播理性的宗教信仰底光明。』於是許多使徒都從此產生，意在要『學得理性範圍內的福音』用他的學說傳播精神自由。當日這派人不可消說

得聲名大噪起來，尤其在一七八五年夏末，有一大部份（約五十人）他的舊學生現為神學家的，——他們自稱為康德派——結合起來，公然主張『沒有甚麼道德學，也沒有甚麼健全的理性與公共的幸福能與基督教義並存的。』於是船尼格士白克城宗教管理處不得不出來干涉了。這場公案哈曼曾於一七八五年八月十八及十月四日致他朋友赫爾德和林德 G. E. Linder 信中亦說過：他雖然不甚以康氏為然，——因為康氏講演關於聖靈啟示雖說得很動聽，但不過是純然一個面具罷了。——可是這罪案也決不能嫁在他的講演上。自遭了這次干涉，於是那班朵姆姥城 Domnan 熱情家——因為他們的首領出自朵姆姥城，即東普魯士細爾打地方——過了六星期以後，也就寂無聲響了。

康氏教授之際，常不受制於各種教本，從他遺留下來的各種講義可以證明。（參觀阿羅次所著批評附錄 Kritische Exkurse 二九一頁至二九九頁）譬如他提示一篇新的引言，刪去書底全章，或者關於全部書僅用幾句話略述一過，再參加新的意思。有時祇將該教本底著作人名指出，便斷言『這著作人所說的，均是不對的。』如此等等，全不為教本所

拘束。他有次主張採用與他表同情的同事叔爾次 Jah. Schultz 所著純粹理性底批評詮釋爲教本，但是後來並沒有實行。

他的講授是很自由的，在講台上僅僅攜帶幾片小紙篇，上面摘要記些他的思想。他和他的學生自由構思，然後漸次由各方面顯然的意見匯萃起來，連成一個圓滿的斷案。誰要是將他所預備的解釋，認作發揮盡致了，那麼他『祇得了半個真理。』他很注意着當他的與致廳發辯論滔滔，離題太遠的時候，道一聲：『諸君總而言之。』便即刻歸到本題了。他真是一位善良的教師，常竭力爲一般中才生說法，他曾說道：『我的講演，並不是爲那班天資特異的人，因爲他們按着自己的才氣，已能自關蹊逕了。也不是爲一班下愚不移的說話，因爲這等人不值得教授。乃是專爲一班中才的學生，並且造就他們將來的職業。』這是後來成大名的法學家提寶特 Ehrent 於一七九三年常聽康氏所稱道的話。至於他的講演，我們看他做私教授時代，便已知道那些邏輯學與形而上學底純粹理論的講演，是初學的人不容易領悟的。因此他常令學生預先向他的青年同事標施克 Pörschke 處

預爲準備。標施克於一七八八年夏令，才開始講授康氏理性底批評，這個講演必定博得大多數人底讚美，因他在冬季還宣佈繼續講演呢。康氏道德學上講演的影響，不僅在理解，而且深深印在學生的心性裏面。後二十年野哈曼這樣說道：『他常常令我們落淚，他常常搖撼我們的心旌，提高我們的精神和感覺，從利己主義的崖壁內到絕對意志自由的高尙覺悟中……』那些我們已經說過關於人類學和自然地理學的講演，更有特別動人之處，大學生外還有學者，知名的官吏，和其他業務的人均入坐聽講。他講演之際，坐在一張矮的講壇後面，因此他的視線可以越過上面看見壇下全體聽講的學生。他常注視隣近席位的學生，若是他們有甚麼不整飾的地方不單是缺乏鈕扣爲然，（參看第二章）卽如當日流行的時裝，暴露胸項各部，垂髮散在額際等等，他便心意不寧，催促難受起來。他的音帶很低微，以致於聽話的人必須異常肅靜才能懂得。有時教室內——尤其是學年之開始——多數的聽講人多不能容納，於是隣室及過道都佔滿了。（註）他是守科學規律與守時刻的模範人物，在九年中（此期中野哈曼曾聽他的講演）絕沒有一點鐘的缺席和遲到。

(註)由此看來，此說與哈曼所說吻合。哈曼說：『我晨六時即偕美赫爾——他的講演

先康氏一小時——去找定座位，因為第一學期開始幾個月學生特多。』

克勞思也有相似的報告說：在五年之內，僅有幾點鐘因頭部腫痛缺課。他在這個時代專門功課星期一、二、四、五日均上午七至八時。星期三與星期六日通常上午八至十時。星期六日七至八時複習。所以大概每星期共十三小時，自一七八九年夏令起，他才將專門講演撤廢，於是每星期祇剩九小時了。(見下)

與學生的關係

正式註冊聽他的講演的人數與十年前大體相似，均屬重要的或公開的講演。如邏輯學與形而上學，人數約自八十人至一百人，但是在一七八〇年之末又減少了。(七十至八十)私授功課如物理與法學平均僅有二十人至三十人，溫習的時間亦同。但自然法學有一個學期(一七四八年夏令)增加至四十與五十人。關於人類學與自然地理的講演在這個時期，可惜沒有確數可查了。

他因爲受一班學生十分尊敬，所以也很關懷他們，不單是於他們學業如此，並且很注意他們種種的健康。他常主張人不當限制他們大學學生底自由權，但是所謂自由也不宜放肆而流於墮落。他將他們比作一夥樹，這夥樹必須在野外才能好好地生長，多結些果實，勝似園丁所種的萬分了。他喜歡學生意志活潑而小心謹慎的態度，却非難一些研究學問的商人子弟，在他們的外表現出鄙夷學生的神氣，自己打扮得如同市儈一般。他更注意於學生服裝底整齊，例如在一七八六年新王攝位時（見後）他甚至——大約當日爲校長了——叫一位軍官過來，去詳細考究他的戎裝。他會立意參加當日設備的大學音樂會與跳舞會，後來却又沒有實現。有許多貧寒學生視爲堪造就的，便常爲他們營謀津貼宿舍免費，私教習等事，去協助他們。但是一方面，他於定期收納學費，又頗認真，這恰與他那位主張寬大的同事克勞思相反。他的意思以爲不如是，那班學生『將浪費與不誠實了。若是他們對於師長怠忽欺騙，那麼從此也學得欺騙其他的人……況世界上也斷沒有人白白犧牲他的能力的。』（*Völgli* 書所述最詳的地方見四五七頁）在他遺留下來的

學生名冊上，尙有關於各學生付款時他親自簽定的符號，如 *dat*（原按 *dat = debit* 拉丁文，已經付清的意思），但是也有「允於聖誕節付清」或「還欠一達勒」等語句。

自然現在祇有少數學生與他接近，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學生增加，一方面他的年紀已高，且事務也繁瑣了。後來和他作傳的野哈曼先生係一七八三年來入大學，明年便升任爲他的助手，一七八四年才幫着他繕寫道德的形而上學基礎草稿，與他定爲忘年之友。當日的大學生因爲中學校試驗容易，多有年齡很小便進了大學的，如博羅微士基便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了。與這人相同的還有一位哈曼底兒子，當他一七八五年夏令聽康氏底功課時，年才十五歲半。後來他的同學羅世 *Rausch* 也是一樣。此外，這位教務叢脞的學者更被許多別的事情打攪：如有一次一位學生底父親名耶格 *Jeger* 的，他從前亦係康氏學生，當日爲米叨 *Miau* 的宣教師，他希望他的兒子將來造成一位星期日鄉村農人教師。於是請這位恩師兼朋友康德先生訓教，萬一事實上難於辦到，也當隨便指點一二。（通訊集一章第三一一號）又有一次須設法去管理一位輕佻的大學生叔爾 *Sohorn*。這位少

年將他母親送來的許多達勒，不惟不儲蓄，反貿然出外跳舞去了。並且在彼處從一位同學借到一個都加敦（金幣名約合九·五五馬克）飲得酩酊大醉，其餘的錢，便賭光了，又押當了他的錶，雇了一輛馬車閒遊幾小時，並且還欠了馬夫四金元的賬不能償還。（見通訊集一章第三號）在一班與康氏個人很接近的學生中，現在又說到——如從前所說的赫爾次 M. Herz 約耶 J'cël 里昂 Leon 諸人——許多的猶大學生了。按哈曼說就中有個最好的是埃加拿 Elkana，這人病瘋過一次，因此康氏底敵人便責備做他教師的人，不應該鼓勵這位不幸的人這般的勤奮與獵名心。又有一位名叫歐赫爾 Euehel 的，在當日早已文名大噪，曾圖謀東方語言科希伯萊語的教師席位，求康氏臂助，可是沒有效果。康氏說他便做了校長也不能有所盡力，因為按照大學定章，擔任這個席位的，必須向基督教發誓信仰。歐赫爾底名字在慶賀康氏新任校長祝詞上十九人連名中，他也有一個。此外簽名的還有一位被哈曼稱為這位哲學家「龐弟子」前面已經說過的特阿朵 D. S. Teodor 的名字，和在康德通訊中常見的孚里德倫德，M. Friedlander 哥爾德施密德博士 Dr.

Goldschmidt 諸人。一七八四年三月初間，他一部份最熱心的學生貢獻他一座金牌，這金牌係前半年船城內哥林 Collin（康氏每星期下午均在他的朋友模色畢處遇見他）造成模型，由一位亞伯蘭生 Abranson 暗中在柏林琢成的。他們用一個美妙的永續的方法表示敬意於這位可崇敬的教師，比之平常酒食宴會高超萬分了。年幼的伯爵凱雪林 Keyserling，他是康氏門生中最熱情的一個，常在教室緊靠着他先生坐着。在獻呈的時候，他做了一篇祝詞（參看一八〇五年柏林月刊下）大概是孚里德倫得 M. Frieländer（所作文章）那金牌現在還保存着，一面有康氏小像並鑄有『英馬奴哀康德』字樣，一面有一個具有測錘的斜尖塔，塔側有守護塔的獅身人面圖像及門德孫建議所書的題詞，詞云『*Perscrutatis fundamentis Sabili tur Veritas*』（原案意謂：真理祇由基礎之精密的研究乃能確定。）還有誤書康氏生年一七二三字樣。（本係一七二四）我們從康氏寫給他同事叔爾次的信，知道康氏對於這歡迎與紀念的誇獎底表示，很引起他的不安與謙讓，他若早知道了這事，一定阻擋他的學生不必如此。也許因為人素知他是很

謙恭的，所以更覺得可佩服，爲此典重事去感激他。事偏湊巧，那些贈品的學生中，有五位是猶太人，一個柏林城猶太的寶星匠做成贈品，一個柏林的猶太哲學家草就紀念詞，並且擬定牌上肖像的式樣。於是後來便發生一個誤會，說是『柏林的猶太團』爲康氏鑄了一座金牌了。康氏後來臨沒的前幾年，便將這重十磅的珍品，送給他晚歲最相契的朋友汪星安士基了。

康德做學長和校長

康氏於一七七六年第一次擔任哲學系又瑣碎又繁重的學長職務，（原按：他於分科底爭辯一文中稱學長爲 *Regenten*）後來也數數輪到他身上，計至一七九一年夏前後共任過五次。一七九四至一七九五年間係克勞思，一七九八年係蒙格杜夫 *Mangeldorff*，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二年間又輪到他，嗣經教務會議，按照他的請願才完全罷免了。當時哲學學長底責任更屬重大。我們從康氏自己許可入學時已有機會看見過了。在一般允許入學之先，還有一場預試。而當日船城大學每學期平均招新生一百人入學，所以我

們這位事務殷繁的哲學家，便真有不愉快的擔負了。有人說康氏是一位很嚴厲的考試家，這是不然的。這也許是因為他重視有天才和聰慧的學生，而卑視那些祇匯集些因襲的知識的學生之故。所以一位年高的校長看見一位已經習過了克路細務士 *Kristians* 邏輯學的畢業學生，趕快加習康德底邏輯學，以便升級，他很覺可笑。然他確有一次因兩位學生沒有將勃里尼烏士 *Pinus* 底信翻譯出來，便令他們落第。但是為那兩位緩頰的汪羅士基 *Wanowski* 百方向康氏請求覆試一次，他也便應允了。（見一七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汪氏與康氏信）

一七八六年夏康氏以六十二歲最後被擢為大學最高位置（校長的職位）但是他表示毫無戀慕虛名的意思。於是形式上也不免生出點波折，以至他那位年幼的朋友克勞思 雖然是素來厭惡官樣儀式的人，也不得不為他做了一篇順序論，解釋他的權利與必要。在他六十二歲生辰後一日舉行校長就職式，如同從前就任正教授職時一般。便有許多的學生送他的詩，這詩係十節最有意義的四列句體稱揚他為：『父親，領導人，朋友和教師，

雖然他地位愈高……依然是人類底友愛者』詩中有一節云：

「他的心絕不慕虛名，

也沒有絲毫卑鄙的驕氣。

他的行爲莊嚴神聖，

與他的道德學相連貫了。」

當這天早晨，許多賀客到他那裏，即由野哈曼代表衆人致祝詞，康氏屢用話隔斷他，並且很堅決說道：「他的精神真是完全失其常態了。」但是這個大學校底盛典，却又被一樁可笑的事所擾亂。當康氏繼前任校長解職演說後，開始宣讀他的就職詞時，忽地人叢中擠出一位醫學助教，痴立在他面前，並且開始宣讀他的講演，漸漸高聲朗誦他的論文，後來才由衆人將他從演說臺上携了下去。

康氏第一次任校長時，正當弗麗得利希大帝殞落之日，所以他於九月三日（一七八六年）正式用公文通告國喪於評議會。並且籌備朝見新皇的賀典。不消說按照「舊皇

崩矣，新皇萬歲！』的套話，免不了一翻熱鬧。於是東普魯士各階級與官吏擬定九月十九日爲新王舉行一個番皇典麗的朝賀大典。但是國王據校長及評議會底請求，對於耗費多金的歡迎會嚴詞禁止，深以大學生底奢靡爲可惜。後來這位校長於十八日早十點鐘前偕同評議會會員蒞王宮以大學校名義向威廉第二朝賀，國王很優渥的招待他，他兩人彼此推重，覺得非常榮幸。卽如那位扈從國王的太傅黑爾次白克 Herzberg 對於這位有名的學者亦非常注意。正式舉行朝賀大典那日，更送給康氏以六百張王宮禮場入場券，爲全體學生隊入宮觀禮之用，却對於一般平民則令大隊兵士警衛，禁止他們攔入。九月二十日還舉行一個宏壯的教會朝賀大典，這一次康德逃席了。是日早七點鐘他遣老僕蘭伯 Lampe 拿着方從內庭送來的皇家教堂入門券到前任校長霍次豪爾 Hoehner 家裏，並且求他卽刻偕同一兩位評議員趕快進王宮去。他說他身體稍有感冒，所以不能同行。但這一次的感冒，是他自以爲很幸運的，因爲他素來習於避免敬事上帝的儀式。

羅世康德和他的伴侶一書中說過：『當校長履新後，新校長與諸教授按照學系排列，須去

講大寺院一次，若是他身非校長，不過掠寺院大門走過罷了。」

九月二十五日康氏又須履行校長底職務，即國王壽誕日在大學大禮堂首先致祝壽詞，並且於閉會時致謝詞，兩年後一七八八年當他第二次任校長末期，也扮演過一次同樣的事。這兩次正式演說的爲詩學兼雄辯學教授蒙格杜夫，他於閉會時宣讀關於這個大典的詩章，這些官樣演說及祝詞，很足惹起我們的哲學家底厭膩。在一篇偶爾保存着來克第一次宣布的一個草稿內，祇見他有許多勾消過了。又重新修改之處，這樣看來，便可以證明他那厭惡的心緒了。爲使讀者知道康氏這類作品起見，我們現在將祝賀省政府派來的委員底草稿抄了出來：『我們國王統御全國之日，是爲着我們的學校，爲着他的忠順臣民底各階級，也便是爲全歐羅巴洲，自然是國泰民安的了。因爲——由此看來，真不失去一位理想大哲底本色——我們國王所尊重的是本於公理與人道的武裝和平，我們今天負有重大責任的大學校，藉各位演說家底演說，向慈惠的國王表示他的忠順感恩的忱悃。諸位欣逢這個慶祝大典的，尤其增無限的光榮。』如此看來這篇祝詞要算是越短越好了！

在其他一篇留存的草稿底跋語，可以設想兩篇祝詞均係第二次任校長時所作的。論他的時日必係一七八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因為文中所暗指的功德說皇帝陛下『最近重新救助我們的學校底衰敗』一句，這正是指一七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帝允許撥二千達勒爲改良教授薪金之用。——最後他還留下有一篇論軀體上的哲學研究演說詞，這篇演說詞與他日後有名的論文論『情感的勢力』底基本原理有關係，是辭去校長職務時一篇照例的演說詞，大概係一七八六年十月一日或一七八八年十月四日所宣布的。

康氏視此職務，認爲非常不快的重負，我們從他信中屢次的流露可以看出。所以一七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對亞可卜 Tokob 表示憎惡的意思說道：『半年來落到我身上這樣麻煩的事。』——很疏忽的，他連校長二字都不說出。——幾乎完全奪去了他的批評第二次出版底工夫了。一七八八年三月七日他又抱怨說：近來他整個夏季被不慣的事務——即是在三年中繼續任了兩次校長——累的不勝其苦了。但是自從他在任職間辦理一切，仍本着他原來的小心，謹慎，公正的態度做去。他以學長和校長資格與其他的人，對於普魯

士政府特別是有權勢的陸軍官署侵犯關乎入學上大學底特權竭力保護。一七八六年有位大佐伯倫好雪 Berrenhaiser 不准一個已經受試驗的學生古脫士基 Gatanski 要求受政府的入學許可。是年五月十六日康氏便以校長資格寫一封長信抗議。信裏面說現正當入學消沉的時代，不宜因陸軍官署非法法令而增加困難。在同樣的原因中康氏以學校名義（當時為學長）於一七九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又致書於基勒 Greor 少佐，因為當日有兩位梨克 Ljek 地方的畢業學生，一位是農人的兒子，一係靴工之子，少佐不令他們入大學，反令官廳將他們逮捕了。一七八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召集皇室內閣會議並規定：『農夫及平民的子弟，應當在小城市中從事學習他們父母底業務。』康氏說這無論如何不能公諸法令的。如慮大學校入學的人數過多，祇須用嚴厲的招生條件以定去取。又說『做父兄的關於教育子弟既已耗費了無限的精神與金錢，像這樣辦法很足以使他們對學校生一種畏懼心，所以本校懇求政府轉令大元帥將新編入伍的少年國民釋放。』關於這兩件事均有覆牒，可惜我們不知道了。

最後這位哲學家，這個時期內還得了種種名譽崇銜，柏林科學院經大臣黑爾次白格 Herzberg 建議，皇帝威廉第二底批准，於一七八六年十二月七日命他——後竟與他的敵人埃伯哈和赫爾德聚首——爲科學院會員。該院秘書火媒 Torney 用一封法文信將此舉通告於他。但是就他的自傳所述，竟沒有這樣的稱號。他的著作的題名錄，也沒有載入——現在還有許多有名的人均如此主張——（註）僅僅有一個教授頭銜，教授頭銜上不過簡單的一個「英馬奴哀康德」的名字。

（註）反之我們在一張寫給一位不知名的大學生明信片上，看見有此稱呼。難道是那位學生請求他寫的吗？

後來一七八六年因爲他做了哲學系主任，每年收入增加了一百個達勒。一七八九年初因學校褒獎又給以特殊的津貼。據一七八九年三月官書紀載，可以知道一七八九年按季支付的款，每年二百二十個達勒，所以他的進款差不多平均到七百二十個達勒之譜。所謂平均係指其他一切的零星收入均在其內。（註）據畢士脫紀載說：『這樣公正的事件，

直到最後才將素來很疏忽的地方修正過了（譯者按此係指加薪、言）所以柏林思想家都很喜悅。』在一七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康氏所上的一篇呈文內，他很感謝這個受當不起的恩惠。並且中有許多非常逢迎的話，不過仍帶有康德的意趣，他說除却竭力注意履行他所負欠的義務外，所有一切都不計及了。

（註）這個平均混合表，係依據大學呈高等學校聯合會公文，一七八六年至一八〇一年度所載，見 *Arthur Warda in Altpreuss* 月刊三十八頁。

(二) 個人交際 居住 獨身 日常生活
個人交際

康氏與他的舊朋友往還，依然繼續不斷。這幾年間他很有些可笑的典雅流傳的軼事，這通是當日他的助手野哈曼從諸前輩交遊情狀中探討出來的。我們從克勞思處得知格林 Green因羅腳癱病常常坐在安樂椅上，不能外出，康氏每日下午便去訪他。祇見格林正睡在安樂椅上，他便坐在一旁沉思着，並且睡着了。不一會又來了一位照常臨降的

銀行家魯夫曼，動作也是一樣。最後模色畢以一定時間又來到屋裏了，於是喚醒這一干人，他們大家攀談起來，逸趣橫生直到七時方散。他們這團體因為每天正七點鐘便散了，所以人家常常聽得街上的居民說：『現在還不到七點鐘罷！因為康德教授還沒從此走過呢。』只有星期一日他們四人以外又加了一位蘇格蘭的商人海衣 Fay 與其他幾個人團聚一起，隨便用點晚飯。這個歡樂的團體直到一七八七年康氏那位『最可愛的朋友』格林死去——這是康氏一七九一年正月三日致書海爾瓦格 Hellwag 所自稱的，——才瓦解了。這慘痛的事變，令他有永遠不忘的印象，因為從此他完全更改了他的全部生活底習慣，即自此以後從沒有旁晚去造訪友人，甚至於晚餐也因此廢止了。但這廢止晚餐的事，也許於他身體健康有些關係。祇有那每星期日去格林底姻丈模色畢家午餐聚會的舊習慣還留存着。後來模色畢又罹重病長辭人世了。他更說不出的感傷。野哈曼此時必須每日兩次訪他詳細報告一切事件，不幸他又居先物化了。於是這位素來很鎮靜的賢者悲慟地叫道：『難道我眼見我一些朋友都先我死去了麼！』——便是魯夫曼底死影

響於他亦屬不小。後來一七八八年伯爵凱雪林棄世，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他的夫人亦隨之俱去，均予康氏以無涯之悲感。

他同事中和他最接近的便是他的舊學生，我們久已說過的實驗哲學教授克勞思先生 Christian Jakob Kraus (一七五三—一八〇七)，康氏很器重他，將他比作克普萊 Kopler，並且說他一生閱人以來，只有克勞思是唯一聰明的人與極大天才家。康氏常偕他散步，酷好幽靜的所在，以便彼此暢談一切科學問題，無人攪擾。他兩人身材一般大小。體貌都很清癯。克勞思底步履及語調，是素來急遽的，祇有追陪康氏時，兩個便緩緩地走着。

一七八〇年來康氏便與他非常親近，當一七八七年時康氏建設了自己的家庭，克勞思係他家中唯一會餐的人。克勞思自此也幾番停止假期休養，不復到他的朋友與葉士瓦得 Aueswald 村莊上閑住了。因為他不忍康氏一人獨自孤另。有些時候他兩人竟共同過經濟上的生活。當康氏自一七九〇年後便習於招引幾位朋友會餐。於是這位固執的克勞思才告退了。可是他們兩個無論在康氏或其他的家庭大庭廣衆中會面，總是設

法鄰靠坐着，並且彼此閑談非常高興。他兩人要是在一個科學研究會見面，據與過會的會員說，人家再也不想着一位其他的談話，能比得康氏和克勞思在學問上談論還有趣的，（註）克勞思外與他最接近的爲數學教授兼皇家宣教師叔爾次（Johan Schultz）亦作 Schulze 死於一八〇三年。此公一七八四年著成純粹理性的批評詮釋出版，一一八九一年及一七九二年繼續刊行了。他是康氏一七九〇年後號稱同志中的最忠實的。但康氏於他的同僚中，有時對於不甚親近的人，也喜與他們周旋，例如一七八二年自哈爾來船城的蒙格杜夫，他曾借給他以床棹及厨室用的什物。直到他本人的器具運來後，才歸還他了。又教室中一切棹椅杌子等物均代借用，更打發他的老僕蘭伯跟隨他和他的夫人出門拜訪。——除去上面所說四人之外，（克勞思、叔爾次、羅世、蒙格杜夫）當日尚有二位哲學系正教授，即一八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爲康氏紀念而演說的希臘教授瓦爾德及東方語言教授哈雪（J. G. Hasser）此二人晚年常與康氏共餐，並且在一個特別的著作內，敘述過康氏席間談話。

(註)一八一九年船城出版克罕思底生活(歪特著)關於克罕思有很詳確的紀載，並且專門研究他與康氏的關係。

在舊日船城朋儕中，我們更得舉出一位有思想的著述家並且是很著名的市長希伯 Th, G (Von) Hippel，他一七五〇年末係康氏學生，後來又和他做朋友，——雖然不是很深交的朋友——當日他們的交際祇限於彼此請宴和偶然過訪。希伯曾於一七七八年至一七七九年匿名發表他著作的生活底向上，頭兩冊有多量的哲學思想，這著作後來康氏在他的講演中公布了。希伯因為對於舊教師的哲學興味很高，曾將一七七〇年末康氏所授的邏輯學，道德學，自然法學，及人類學等，編成講演錄。後來自己又將康氏底談話中許多材料攙入其中，『因加入由思索而得的材料，足以增進文章的興味。』這句話便是出自希伯著作的解釋中。是書係希伯捐館後一七九七年正月康氏在兩個文學雜誌中投稿的，後來他又聲明他是關於生活的編輯者或為贊助人。他們的交誼在這個狀態中並沒有中止。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五日希伯因目疾療養於但齊 Danzig 城，曾於那位『最堪

尊敬的忠實先生與朋友』對於他同月二日附帶於關於宗教論文底稿件，表示感激不忘的意思。並且寫道：『我何等羨慕你的博學交際。這便是我心悅誠服於你的，我視你較之船城一切都覺重要。這不用我多說，你自己也能證實了。從我的書齋能眺望你的相距不遠的屋子，並且每天第一次視線便注向他了。這是我何等快樂的事！所以我願永遠如斯托庇於這個好鄰居之下。』這樣的描寫實在是情義周摯崇拜他的教師到極致了。

居住

現在我們所說的住屋，係一七八三年末葉希伯自己介紹於他的『可敬的先生及朋友』的。大約他不久便承買了，因為一七八四年六月七日康氏曾因禁止抵押於人，後來從他的儲金中支付總額七千五百古倫的買價。這屋在勃林切沁街 Prinzessin 附近王宮，位居全城底中心，可是不甚喧鬧。因為這是一條小街道，車馬往來很稀少。屋後對着花園及陵寢。更朝着四百年來的舊王宮後部，此宮有塔，監獄和——梟鳴。還有一座小小花園，屬於這屋的，但康氏不常去，也可說去的絕少。大街上許多頑童常投石進籬笆內，也並沒

崗警去干涉他們。但康氏常將園中的花及果作贈送朋友家庭之用。當薔薇盛開時節，每個在席上同坐的客人，照例均折了幾朵。監獄底附近，他以為是最可厭惡的地方。原來他選定這地方是愛他地居僻靜，不料囚犯們常常抗喉高唱的聲浪却打攪他了。特別是在夏日，當他們敞開朝着這邊書房的窗門時鬧得更甚。因此他於初夏時為『監獄中那班偽善的人大聲祈禱』之故，便寫了一封懇切的信與市長，說：『若是他們關閉窗戶自己聽着，（但是也不必拼命叫號）於他們的福音，當毫無危險。也足夠在典獄官前證明他們是敬畏上帝的人了。』又說道：『他們不過是將那種擾亂城裏居民的聲浪放低些罷了。』（一七八四年六月九日康氏致希伯信）他這番埋怨，却也有點效果，因為市長已通知那些囚犯，自後當閉了窗戶，自己聽受他們酣熱的歌調。

這所半舊的小屋，共有八間。下層的一邊為他的教室，一邊為老女僕寢室；室內陳設了一些書籍。另一邊為會客廳及書齋，均東向，可以遠眺人家幾處花園。在最高層一室老僕蘭伯住了。到康氏家所感受的情形，後來有位共餐朋友兼同事哈雪告訴我們，描寫得

很生動。他說：『人進屋去，便覺得一片溫和肅穆。若不是會食前後，聞得廚房的香氣，一只犬和貓自內叫出，——據康氏說這是他女僕最寵愛的伴侶，常和他閑話的。——或者其他的證明，人幾疑此處闕無人居了。登樓去，便見一位操作甚勤的僕人在食棹邊做事。再通過很樸素的前房，被煙薰壞了的，來到一間寬敞住室，便是客廳，却不華麗。一張沙發，幾個蒙布的椅子。一座擺着磁器的玻璃櫃子，和儲蓄金櫃，寒暑表，這便是室中的家具，多半蒙着白布。便從一個矮門進去，來到一間地質的花廳，上前扣門的時候，祇聽得一聲很和悅的『進來罷！』便被請進去了。（當第一次見這個情形，我不禁打一個寒噤！）全屋肅靜無嘩，與城市喧囂的聲浪隔絕。兩張尋常椅子，一個素的沙發與籐筍間有點空隙，便置了風雨表和寒暑表。這是他誦視得很勤的。這位思想家坐在他的素木半圓椅上，有時朝着書桌，有時轉面向着門，因為他腹中已覺饑餓了，正等待他的餐友……』兩張棹子上面通常也擺了些著作和書籍。壁端唯一的裝飾便是一幅盧騷畫像。牆面被灰塵和他每天早晨抽煙所噴出的煙染上了一層灰色。祇有會客室及食堂有一鏡台。臥室除他暮年

外並不生火，也祇有一個窗戶。因為有特別原因——因為他相信由此可以驅去蚊子——無論晝夜，常有特別設置，將他封鎖了。若是每天要吸收新鮮空氣，有時也敞開着，但是須得他不在室內的時候。

他最不願有人進他的寢室。我們已經知道裏面也有個小小圖書館，他自己却謙遜的說不過有幾本書罷了。直到他臨歿時有四五〇至五〇〇冊書，就中有些平裝冊子，也算在裏面。這些平裝冊子，多半屬於數學和自然科學，並且大多有哲學的內容。這多半是一班著作家送給他的。所以其中有許多援引了他的學說，不過這些書籍中，並沒有純粹理性底批評，及實際理性底批評兩種，據私教授根細心 *Censurien*——他是康氏遺囑送給他書籍的人——底猜度，康氏（尤其晚年時）有許多書籍贈了別人，有許多却被人借去沒有收回。因為有些本數多的著作，中間缺少幾本。他被他的朋友，尤其是出版家送他許多所需要的書籍——他閱書實在不少——他的舊學生尼古拉常送他以他自己分類了的按期書目。康氏便將上面他所愛好的標記。漸漸從書店取來。因為他『在他的生活中，

每天必須裝入許多新的原料，如同食品一般，以代餐料。」（見一七九四年康氏致拉加德 Lagarde 書）因此自然有些書賈，可以請求康氏給他們以出版的生意。即有他不能找到的書，便託朋友去物色，或者間接寫信徵求，例如克寧思常從來卜棲喜爲他介紹，便是一個例證。他是一位這樣的人：以巨大的銳思，侵入很深的哲學問題中。他不僅對於各項學問有絕大的記憶力——真是罕有的天才——同時也有可驚的智慧，所以他幾乎可以稱爲萬能的學者。

獨身

康氏六十三歲時尚在飯館會餐，直到一七八七年才自己建立——大概因爲一班舊友物故（見上）但是也爲便利起見——一個家庭。他祇須將他的舊僕蘭伯加入，此外還加雇了一個女廚役。一七九三年他的神學同事叔爾次底夫人曾爲他介紹一位——據他自己說——聰明伶俐和藹的婦人，伊已經在叔爾次和其他上等人家擔任過職務。最奇異的，伊於任職時，要求一切廚房的事務歸自己照管，不受蘭伯——大概原先他是很專權的——底節制。

此外還有些粗重的家務，如挑水等事，還用了一個女僕，（見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叔爾次致康氏信）大概即蘭伯底妻子，他後來偕同伊的女兒幫同打掃過房舍呢。

嚴格說來，康氏並沒有獨成門戶。他並沒有結婚，如同在他以前許多新派的大哲學家一樣，笛加爾特 *Descartes*，霍布士 *Hobbes*，奈蒲里次 *Leibniz*，洛克 *Locke*，休謨 *Hume*，）但是有人說他中年時代，曾有兩三次意欲成家。第一次他鍾情於一位青年寡婦，伊係來船尼格士白克探訪親友的。第二次係委士脫法倫 *Vestfalen* 地方一位妙齡姑娘，伊陪伴東普魯士一位貴族夫人到這裏閑遊。因為他心想：應該詳細計較收入與支出，於是遷延未決，後來那寡婦便同一位掙足先得的人在東普魯士的阿伯蘭城 *Oberland* 重訂婚約了。那位姑娘也他去了。這兩次外，據瓦爾得，博羅微士基說我們還知道有第三次。如克寧思從一位友人處聽說康氏當日——大概已經做正教授了——正希望與一位船城的婦人結婚，據波卜里克 *Babrik* 說：（見他所著康德對於女性的觀察一文，登一八七七年普魯士月刊）伊生於一七四六年，名普意思里伯加孚里茨 *Luise Rebecke Fritze*，

後來與一位稅關吏巴拉特 Ballath 結婚，直到一八二六年才死去。伊常很自負的向人誇說道：康德曾經戀愛過伊呢！設若伊便是克勞思所說的那一個，伊的誇誕定不是真的，因為康氏曾經說過：誇誕是不可靠的，換一句話說，即是他真找不着一個堪稱匹配的人呵。

康氏雖然拋棄他的婚姻——莫或是顧慮他身體孱弱的原故——却又常勸告他的青年朋友們應該結婚。他自然希望——特別是老年時代，在他少年時絲毫也看不出——於賢妻良母條件外，首先便注意境遇的寬裕，這一點較之華穠艷麗尙能歷久不變呢！當他已屆六十九歲高齡時，還有一次一個醫院宣教師伯克 Becher（常求康氏施惠於一般平民的善士）勸他結婚，並且因此爲他編印一種小冊子，題爲賴菲爾與脫必阿士 Raphael und Tobias，或作兩朋友對於上帝的結婚的談話，呈獻康氏，他忻悅地收下，並且賠償了他的辛勤和印刷費。當他會食時談及此事，自覺非常得意，但是他的同年人懇切地勸他結婚，他又很不謂然，反覆請求他們諒解他的衷曲。甚至有一次他竟因此怫然逃席，其實也不過是開頑笑的建議罷了。但康氏決非如叔本華爲女性底強敵，我們由他尊重凱雪林伯爵夫人，亞

可畢夫人 Jakabi 同情的友誼，和克羅卜維荷 Knobloch 小姐底愛情信，已經看出來了。他那種略帶佛蘭克風儀對於婦人殷勤獻媚的態度，終他一生，沒有改變。他七十歲時，在他的朋友模色畢家中席上嘗要求同一位姑娘並坐——係他朋友長子底未婚妻——並且緊靠着。當他老年時候，有一次因身體衰弱絆倒在路上，即有兩位不認識的太太上前去扶掖他。此刻他不僅心中很感激他們——據汪星安士基說——並且還將自己手中的薔薇花，贈給其中一位太太。伊很喜悅的收下，謂當留作紀念呢！

說到婦女解放，希伯當日（一七九二年）在他所著論婦女族類的改良一文——匿名發表的——可以爲此派代表，但是康氏於此並不去過問，『若有婦女們想同他談論他所著純粹性底批評，又如他們要與他說到他最好在男子宴席上高談的法國革命，那麼，他一定掉首不顧。』（據博羅徹士基說）他常說婦人們唯一職業，便是家政，並且據此立論，說太太們最嗜好的應該爲烹飪術，——他自己也知道一點。（見上）又一次他贈送唯一的禮物給他的兄弟——牧師亨利康德底妻室，便是一本題簽爲主婦的著作。這位賢淑的夫人想從

該書中養成一位家政學的女教授，並且過了十九年後還感激地說道：他（指主婦）是伊的百科全書呢！但康氏在這一點也當承認一個例外，即是如果他對於那位學問淵博的，有哲學思想的伯爵夫人凱雪林談及烹飪的事，定會不甚高興了。

日常生活

現在應該敘述他的日常起居了。這樣的起居，他自許多年來，便覺很安適，所以並沒有變異。冬季和夏季每天——按照相沿的七小時睡眠（常態如此）五點鐘早起，他的僕人必須按時先一刻鐘喚醒他。並且在他主人離牀之先不要走開。直待他稍休息一會，沒有甚麼使喚才去。（精密言之相傳弗麗得利希大帝便是這樣。）有一次在康氏家中午餐餐宴會席上，談到早起的情形，蘭伯受主人命令據實報告說：康氏三十年來絕沒有一次遲滯了半點鐘的。他正五點鐘披着寢衣戴上睡帽，帽上還加上小三角形便帽一頂，在書齋中喝了兩杯淡茶，抽一支煙，——常是一支——咖啡本是他最愛的，但是自以為不衛生，如同啤酒一般所以常常避去不用。自七時起他便從事於他的講演。我們已經知道自一七八九

年起七至十一時是有功課的，就中祇有七至九時在他自己家中教授，他在書齋作文時候，披寢衣，戴睡帽，腳踏芒鞋，直至十二點，有時至十二點一刻，才重新更衣赴餐。晚年便常坐書齋中，靜候他所約請的客人，不一會才從裏邊走出食堂來了。午餐（在下節說得更詳細）常好延至四時，客人增加，便延至六時。他絕沒有晝寢的習慣，並且飯後也不默然躺着，怕因此朦朧地睡去。待一會，照規則散步一回，大概看當日天氣而定。但是雖然天色佳麗，通常也不過一點鐘為度。他的目的地常為那座嵯峨高峙的——現在還存——弗麗得利希堡砲壘。這條路據他自己說，乃所謂『哲學之路』，因為一七七〇年來他的純粹理性底批評的重要思想，均構思於此。他早歲常攜着一位朋友或同事——當為克勞思——或一個與他很親近的學生同行，晚年便獨自一人來去。一半是他便於致思，一半是他覺得在途中呼吸，用鼻比用口較有益於衛生。他的步履很雍容的，頭常低垂，但稍微偏倚。他的假髮鬢常不整齊，斜落在肩際。（說得詳細的見 Voigt 的書一三〇頁以下諸頁）有時他也坐在一張檯上，將途中所湧現的重要思想記錄入筆記本內。後來因為被途中乞丐纏

繞了，他更選了一條其他的短徑，即是到霍爾斯坦長堤 *Holstenischer Damm*。散步歸家後料理一應家務，然後逐一閱看當日的新聞雜誌及政治報。他最熱心看政治報，因為一七八九年政治上波詭雲譎很熱鬧的。這些報紙務必於上午閱完，此外或讀旅行記，自然科學和關於衛生的各種書籍，或招待好友及訪問他人。他利用傍晚的時候去沉思所讀的書籍，或反復考慮所授的課及所計劃的文章。他常向火爐立着。視綫遠投在窗外盧笨泥材底高塔。他有一次照常眺望，覺得有物碍住了他的眼簾，原來被鄰家一株高白楊樹遮住，那可愛的鄰人便將那夥白楊樹梢砍去了。他臨睡前隨意在室中踱來踱去，計畫次日應做的事，將一切偶爾觸發的思想寫在備忘錄上。他照例晚十點鐘——晚年較早，為九點鐘——就寢。

(四) 聲譽更隆 宗仰的人和反對黨

康氏批評大著，最初問世無甚效果，這些原委我們已經知道，此處也無庸細說了。直到一七八三年他的引言出版，才有幾分希望。關於新哲學的發展最重要的，即是一七八五

年叔切 *Schütze* 教授在耶拿所創辦的並且不久即成爲文學界很有價值的耶拿普通文學報熱心鼓吹康氏底學說，從事普通的宣傳運動。耶拿是新學校的中心。尤以宣傳通俗的康德哲學通訊集爲最盛，這通訊集便是教授來鶴德——早年係一位巴刺畢脫地方的僧人——在他的舅氏微蘭所辦的德意志水星報一七八六年至一七八七年間所發表的。

康氏聲譽更趨宏大，據通訊增加上看來可以明白了。這通訊大部份在一七八〇年後，我們從一七四九至一七八〇年間整整三十一年所收集他發出及收到的書信，凡一百四十封。恭維他謀事的信不在其內。一七八一至一七八五此五年中九十二封。一七八六至一七九〇年二百二十四封。一七九〇年上半年其數相等（二百二十六封）下半年期（到一八〇〇年）又略微減少。（一百九十二封）最後幾年減至極少數（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三年僅十六封）這些通訊與從前通訊不同的地方，就是現在多爲一般異地不相識的人寫信給他，不僅是科學與文學的問題，甚至有些關於討論良心與愛情上的事件呢！康氏除受盡一位有名人許多應享的歡樂外，同時却要嘗試他的痛苦，我們不能將這

些事例，舉細論了。我們所視爲與他關係重要的，便是他的哲學繼續不斷地發展，及與他個人關係具有熱誠宗仰的人，自然同時也要涉及他的反對黨，這些情形，在他的通訊集中俱已記載分明。我們繼此次第去考究罷！

在他的東普魯士故里和附近鄰邑一般人何等景仰他，我們已經知道了，甚至於普魯士人凡不知道康德的便自以爲很羞赧的事。但是他最重要的在乎他的新學說，而新學說的中心便是德意志底中心耶拿。劈頭第一封詳細的信一七八四年六月十日叔切所寫的，是他兩人間一封很活潑的最初的通信。便表示這個如火如荼的熱望。叔切說：『自康德底批評哲學書出現，一個哲學的新紀元革命運動——被這個著作所造成，並且必須造成的。——便着手了。』他稱康氏爲他的梭格臘底士 *Sokrates* 爲他的第一恩人。叔切對於這部書開始著述很公允很讚揚而又很慎重細密的批評。康氏於一七八五年初爲着他新創辦的文學報送交他一篇批評赫爾德所著 *Herde* 『理想』的論文，他非常喜悅。這篇論文按照當日高價的報酬，每頁可得六篇加敦（約六十馬克）康氏放棄不受，他對於

康氏底謙遜一字一句都很感動他的。因為叔切的關係，在耶拿地方自然還有其他熱心的朋友。如施彌德 Schmid 編了一部字典和康德學說解釋大綱，並且還將這書講演一次，法學家胡弗郎 Hufland 認康氏所著的形而上學底基礎於構成全體道德的原理，有莫大的貢獻，一七八六年初，耶拿地方甚至有兩學生發生決鬥的情事，因為一個向他一個說，他要懂得康氏底批評哲學，必須先得研究三十年才行呢！一七八七年起還有一個最狂熱的信徒，這人即來鶴德，前二年半時尚為赫爾德派施攻擊於這批評哲學家的。他於一七八七年十月十二日一封長信中間康氏說道：『他根本痊癒了』並且願為『耶穌底門徒在沙漠中宣傳』以開闢『第二個英馬奴哀』的途徑。在一七八八年一月十九日第二封信中他又說：他也是微蘭的崇拜者，又很驚歎實際理性底批評，自以為與他比較真有天淵之別，彷彿太陽與燭火相輝映一樣。那個康氏給他的贈送本，他將遺留與他後來的子孫秘密珍藏着。對於那位他所視為『前古後今的大人物，調和他的思想與心情，他一生幸福全仗着他。』他懇切地表示無限的敬愛。在耶拿反對叔切和來鶴德的，有他們的

同事烏里希 Verich 他說他們中了『康德毒』。這人前不久時亦自謂係船城那位學問家底最『勤懇的讀者和學生』（見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烏里希致康氏信）但是後來公然由他自己所主張人類意志自由論及來鶴德底狂熱底結果，忽變而為絕端反對的人。在他許多反對新哲學的講演文中有一句古典語作結道：『康德，我將作你的芒刺；康德底黨徒們啊！我將為你們的癘疫。凡嚇爾庫勒士 Herkules 所說過的話，他決不食言的。』（見來鶴德致康氏信，通訊集一章五百號）

在當日文學界不甚著名的蠻堡 Marburg 地方，康氏也有一位熱心的可是很單調的信仰者，這便是約翰伯翰教授 Joh. Bering 他常以不會有一個學期的機會親炙他所崇敬的哲學家，認為一生憾事，說道：『也許不久我們航空界能够減少航空的旅費和危險，那麼這一百四十里的程途，自然也不算很遠了。』（見一七八〇年五月十三日信）雖然我們今日一過一百二十五年後——的徐伯林拔塞瓦飛機，關於價昂與危險各層還沒有完全免除，却也便利多了，可惜他沒有看見啊！一七八六年第一學期蠻堡哲學系因政府受一羣

守舊學生底運動，橫被干涉，他們說：『雖然康德不是純粹的懷疑主義，但是伯斡應禁止演講康德學說。』這樣看來康德派哲學，在今日新康德主義重要地位上一百年前已經被政府禁止了。（註）那位敦厚的叔切憤慨地說道：『如果這禁令是真的，那麼這便真是一個賣淫的舉動！』勇往的伯斡也敢於破壞這禁令，他藉會談的名義，和三位高才學生講授純粹理性底批評。到一七八七年歲杪，這不幸的禁令才撤消了。——一七八九年三月十一日康氏自蠻堡收到一封熱心教義的青年司梯靈 *Schilling* 在哥德所著的自傳中 *Dichtung und Wahrheit* 頗為知名，兩年以來才被任為國家學教授。他因讀了兩種批評的著作，覺得將他視為很苦悶的宿命論和消極主義的疑團完全解釋了。他做成一篇很高興的讚美歌對於他從前以為很有危險於宗教的思想家，將他的意思表示出來，甚至視康氏為上帝手中的偉大的工具。他又咨詢康氏關於政治學上最高的原理，現在還留下有康氏逸趣橫生的覆書，可惜不大完整罷了。（見通訊集二章十號）哈爾城康氏也有一位熱心的學生——名叫亞可卜 *L. H. Jakob*，雖然頗無定見——他曾

爲康氏批評門德孫著作早晨一書做了一篇序言。亞可卜當日還是一位私教授頗不容易抵抗當地裁爾學派學者萊伯哈德。一七八八年初他與來鶴得共同計劃，於普通文學報外還發行一種哲學雜誌——康氏建議，編輯人不，叔爾次與伯勒兩人，還要邀請施羅雪與亞可卜 F. H. Jakob 加入。可是沒有成功。後來亞可卜在哈爾城得一位青年私教授倍克 J. S. Beck 底幫助，乃重整旗鼓鼓吹康氏學說——康氏與倍克曾有很頻繁的通訊，在一七九〇年尤其——至於康氏對於一般具有思想解放意志堅定的青年，非常信託，因爲他們能釋去一切陳腐的謬見呵！（一七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致亞可卜書）

（註）一七八六年十一月初康氏從蠻堡（他的哲學在那裏成違禁品了！）忽然收到三篇反對的文字——欠貼郵票——他以爲這些文字不值一笑，於是令克學思交給那位『好奇的老人』此人即哈曼他親向亞可卜說過。

倍克一七八九年八月一日的信，亦說到來卜棲喜城的一班哲學家。就中資望最高的係康氏底反對者布拉特勒 Plamer 乃是一個虛驕貧困的人。寬仁的切沙 K. A. Casar，

自己也曾精心研究康氏學說（從一七八七年他致康氏信中可以證實）波兒 Born

（他曾將純粹理性底批評譯成拉丁文）也是十分熱烈的，可惜他的講義不好，所以沒有很多學生。還有一位崇拜康氏的數學家興登堡 Hindenburg，學生亦頗不多。那熱

心的波兒曾寫了一封極憤慨的信給康氏，論來卜棲喜大學底情況，說那邊的情況簡直是『膚淺的饒舌家的一個所有地』。一七八九年末葉，還有一位多才的青年康德派學者

教授海敦奈希 Heidenreich——在廓庭堅城 Göttingen 的專門哲學家飛德 F. der 買勒 Meiners 俱屬反對康氏的人，倒是當地富於思想的普通學者如李希頓伯 Leidenberg

布魯門拍 Blumenbach 及卡思脫勒 Kasher 反與康氏深表同情。即如那無甚譽望的哲學家部勒 Bahle 也是這樣。一七八二年康氏的兄弟自枯爾蘭來信說在彼處他

的純粹理性底批評很受一般思想家之讚美哩。

康氏學說在南部德意志遇了一個很大的阻碍。在土永根 Tübingen 如弗拉鐵 Flatt 及阿伯爾 Abal（在加爾大學校為施勒爾底教師）加爾大學校校長笛鐵 Tittel 均係反

對康氏的。尤其在天主教盛行的苗盛城 München 反對尤烈，在那裏斯特勒 Stattler 出版一部反對康德的書。又據一七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李希特 A. Richter 自維也納致康氏信說：批評哲學在維也納惹起彼邦人士的『大注意，但是並無甚好處』。他們大概是囿於舊日的機械生活，不值得去責備他們，自餘諸人不過信口談談誇示他們的博雅，真正研究的只限於很少數的人呢。反之在教會大學方面却又開始講求康氏學說。鬱茨堡 Würtzburg 有位傳道師名魯思 Malornnes Rous 的請求來鶴德并且一七八九年得了他的允許，將他的康氏通訊集中與天主教義衝突的地方，加以注釋出版，為他的學生之用。有兩位其他的哲學教授也仿照辦理。其他的天主教學校埃爾弗爾 Elfurt 邦白格 Bamberg 沙爾茨堡 Salzburg 及其他各地於一七九〇年初葉相率效尤。祇有嬰哥城 Ingol 不久却又頒布禁令了。康氏一七九三年秋季從不相識的人處得到一種關於此事概括的報告，他便送交博羅微士基，博氏便將他在所著康德行狀附錄上發表了。教授魯思為陳述該處情形，於一七九六年九月親偕其友人斯坦斯 O. Stens 遠經一百六

十里的長途來到船城造訪康氏，並且與他談論。他兩人此行係受了天主教（即很通達的哀爾塔 F. I. Van Erhard）底委任和贊助。（哀爾塔常言：『一個時代！一個風俗！』）他們很受康氏歡迎，也正因他兩人胸懷坦白很足動人。後幾年康氏寫信給這位天主教同事，同時送他以自己所著的關於宗教的書籍，在這封信中——至少在那殘缺不完遺留下來的草稿中——他用據我們看來不甚充分的理由極力辯護人家將他的道德底宗教學與經驗的聖靈啓示底信仰混爲一談。當一七九六年六月弗麗得利希威廉第二巡幸鬱茨堡時，大學生盛會歡迎，哲學系中各招待員底肩章上寫着：『普魯士與佛蘭克省鬱茨堡哲學會會員』字樣。可惜魯思於一七九六年六月便物化了。

於魯思外我們在南部德意志中還要舉出一位呂白格 Nürnberg 地方的一位愛爾哈德 Erhard 他係出自裁爾夫與門德孫門下，一七八五至一七八六年間因爲研究批評一書，才改變宗旨了。他受倫理學的著作底影響尤大，他於讀道德的形而上學底基礎時，便覺得『由全身百節間流出愉快的感覺』（見他一七八六年五月十二日與康氏書）所

以據他的本傳說，他深感激實、際理性底批評，給他『精神生活的再生』。這樣的再生使他滴出非常愉快的熱淚。並且由憂鬱厭世的人生觀中自拔出來。一七九〇至一七九一年冬間他因與來鶴德及施勒爾訂交很深，願來到耶拿。次年夏季他又道出廓庭堅哥本哈根 Kopenhagen——他在該地巴格格孫地方 Bagesen 獲交一位熱心的同志——而旅行至船尼格士白克城與他素所愛慕的先生同過幸福的生活。大概他曩昔感激康氏予他以不可名言的愉快，至此更向康氏要詳加解釋了。康氏後來給他的信深以不得常與他接近為憾，中有云：『我在這裏一切訪問我的人中最希望的是每天與你來往。』（見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氏致愛爾哈德信）。

我們最末的敘述超出一七八一至一七九〇年十年間了。現在將野哈曼（做康德行狀的兄，全個名字為 Johann Benjamin Jachmann）的一封信摘要抄在下面，做我們這節的結論。他於一七九〇年十月十四致書他的『忠實的教師與朋友』詳述巴黎旅行——他在巴黎曾參與國民紀念日大會——和途中經過斯尺士堡 Strassburg，買寺 Mainz，弗蘭

克弗，蠻堡，廓庭堅，哈諾威 Hannover 伯勞施外格 Brunschweig 而至哈爾。但是我們應該令讀者自己去閱看那寫滿了十二頁的長信，現在祇當說出他在這信中很詳細的談到一般與康氏通訊的學者。這裏面大部份係康氏用介紹信囑他去訪謁的。如買寺的公爵霍斯脫 Forster，蠻堡的伯翰（他很被人嫉視，處於教會高壓之下）。布魯門拍李希頓伯爵（他常以與康氏通訊自豪），廓庭堅地方的卡士脫勒飛德，哈諾威的賴白，Rehbag，亞可卜，培克，和哈爾城『原為博士現在當釀賣酒』的巴次 Bahrdt 諸人。

(一) 批評赫爾德所著理想

我們這位大哲在十年中將他的黃金歲月從事於建設他的哲學時，他向叔切言自己不愿意因為遭反對而中止。（見一七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信）正當人家很渴望他的時候，他自己也見到他的學說緊急萬分了，所以再不持慎言的態度，於是做了三篇文章，我們現在可以斷言他在這些文章中解答許多當代哲學上的實際問題。（一）兩篇關於赫爾德所著理想的批評文章，（一七八五年正月與同年二月）（二）關於門德孫與亞可卜間爭議

自己在思想中的定向之判斷，（一七八六年），（二）對於愛伯哈德底爭辯文。就中末一篇最沒有通俗的價值。至於第二篇我們往後還當細表。關於這兩篇文章的發生與內容，我們在那些原書導言中，已經細密地介紹了。（見哲學叢書四十六卷）最有趣味的——因為他是討論個人——要算是赫爾德所著的理想底批評了。

赫爾德曩昔對於他的先生勸告要他少用情感專注意於冷靜他的思想，並不心悅誠服。他寧願自闢蹊徑，宗旨頗有些同別一個船城人相近。當一七八二年他買了一本純粹理性底批評并未詳加研究，便深信了一位魔術家哈曼底武斷。哈曼又受赫爾德底慫恿，編成一部未經公布的關於純粹理性底文字的批評之批評，他二人視康氏批評一書均以為這不過從經驗，習俗，官覺的觀念各方面，使抽象的理性獨立。申說一句，他最後的結果，不過使之沉淪於拘虛的形式和文字中罷了。但是赫爾德當日却沒有向自己平素崇敬的先生，公然表示反對。

當日康氏批評——我們據叔切底請求已經看見了——赫爾德底理想在耶拿普通文學報

第一期（一九八六年正月）刊登。他正誼嘉獎他舊日的學生，驚歎他的遠大的眼光，穎悟的敏銳的觀察。他的超邁的想像力豐富的思想，公正明直的態度，這是神學家中難能可貴的。並且在上所列舉諸美德中，各各顯出高尚真實的觀察，但是獨於下定義一事缺乏哲學上所亟需要的精密的邏輯，深致惋惜。又忠告他將來著述時不要遊移其詞，任意猜度懷着一個由形而上學與感覺而引起的思想。寧多注意於審定定義觀察的法則和推論。他在第二部批評中，同樣的誇獎他的巧妙的意趣，富於思想的推斷，許多有詩思的美麗。但是他不贊成哲學被瀟灑的詩意所掩蔽了；因為援用過多無稽的隱喻，詩的象徵，神話的徵引，反足以隱晦主要的思想。本來赫爾德底情性是容易受刺激的，所以他很不快意這些批評，是無足怪的。又在他所著手冊上帝一文中非難康氏哲學是空談的哲學，他對於他的由一切經驗而釋放的謬誤和神之證明底爭議，認為盡屬空洞無味之言，最奇異的是施勒爾底批判，當日他尚非康德學派，但其論赫爾德著作有云：「開始論斯賓諾查 *Spinoza* 我很滿意。其餘的我却不清楚了。」赫爾德憎惡（！）康德，不久便會知道了。

『但公然憎惡，直到後來才顯明出來。』

康氏與赫爾德間的歧異，雖然精神上比較外表上較多，可是也同亞可畢門德孫底事件有些關係。原來自一七八五年秋間起中經兩年之久轟動德意志思想界的有一場大爭議，乃屬於專門學術範圍之外含有普遍的意味。一邊站着文化啟蒙戰鬥員；他們的文字在上面屢經稱說過的畢士脫所辦的伯林月刊發表，他們的贊助人便是弗麗得利希大帝陛下大臣札里次男爵。敵方面是感覺哲學及信仰哲學的代表，他們的極端反攻的文章是康氏底友人——奇怪極了！及同鄉哈曼主撰，他們的哲學主要代表是赫爾德和亞可畢 Friedrich Heinrich Jakobi二人。但是哈曼——他曾將康氏與赫爾德比較，謂康氏底『魯的頭腦』不過是『一個破碎的瓦罐，——如卵擊石』一樣。（見一七八一年六月一日信）對於這次爭議却没有參預，并且不久便歿於冥士特 Minister城。自後兩方面均傾向於這位批評哲學家了。但是康氏哲學與門德孫亞可畢均不一致，所以他發表了一篇論定向的文字。這些事實_{在別的地方}（見哲學叢書四六卷二八頁以下諸頁）已經詳細說

過，我們現在并非討論這篇哲學的批判文字，乃想研究當日與這次爭議有關的普遍情況，即是在普魯士境內精神的反對底起端。

普魯士境內開始精神上的反對

一七八三年十月十五日伯來新 Plessin致書康氏有云：『妄人浩浩蕩蕩近前來了！』雖然不是『人人』知道新危險是從那方面來的。當康氏去信請他詳細解釋的時候，他次年三月十五日覆一信說：康氏猜到耶教團是很對的，但是預料那險象，未免過於輕視他了。他們現在各個團體憑着自由共濟黨 Freimauern（譯者按係宗教黨派之一）人，天主教徒，王子，侯爵等名義從事運動，傾柏林城的上流社會均相信他們的魔術及點金術。『在波士敦還有一位大人物』——大約是指皇太子，他於一七八一年加入『羅森克路次 Rosenkrotz 黨』（譯者案係十七世紀神秘派黨）——也是屬於這一流人。一個秘密結社他們的支部如『羅森克路次黨』一般蔓延全德國和他的隣邦，他們盡力反對文化，視爲一種虛偽的『無神』主義和魔鬼底工具。由此看來安得大皇帝延壽二十年，上項情形

決不致發生了，我們更願康氏始終爲『理性與人性』辯護呵！康氏在他一七八六年先後幾篇文章內並沒有因赫爾次那班熱心過度的朋友底感情激起亞可卜黨徒底憤怒。（一七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赫爾次致康氏書）畢士脫曾追述道：『狂妄的事實在時髦哲學著作中真令人憤怒了，論證被拋棄，傳說（信仰最低下的一種）被歡迎，推理被高擱起。』

（畢士脫一七八六年三月六日致康氏書）他對於那班『精力富而思想博大』的人（如赫爾次亞可卜等）忠告的地方較之責難的地方還多。他說：他們決不宜拿不經思索的話危及思想自由，因爲狂妄與『正覺』（甚至於衣魯米拿教黨 *Illuminaten*（譯者按係一七七六年西班牙宗教之一派，居英哥城 *Ingolstadt* 亦然）。在思想與意志中，原始要終既不宜陷於迷信，也不能毫無紀律，讒有效果可言。

自老國王崩後，政府初時似乎沒有干涉，就前章所說：康氏以校長資格在船城舉行朝賀大典時，新王很優渥的招待他，後來且給以津貼特別褒獎。（見前）

一七八七年夏季亞可卜哈爾來伯林札里次便極意慫恿他在哈爾宣傳『康德哲學』

赫爾次白克 Hertzberg 也是熱心宣傳的一個。一七八七年十二月五日康氏老友伯倫士 Lorenz 從柏林報告道：『這裏現在言論與出版還是自由的。』一七八八年秋季政府還派遣基雪威脫到船城康氏學說策源地研究康氏哲學，以便將來在皇室宣講之用。但是當日情勢忽然又中變了，一七八八年七月三日信奉正教的神學家裁勒 Joh. Chris-toph. Weiler — 弗麗得利希大帝說，他不過是一個詭譎陰謀的牧師。——因為威廉第二所寵信，便任他代札里次做司法總長與宗教部長，六日後，他即發布一道宗教勅諭，內容是說：路德和加爾文教底教師，意存推翻聖經底基礎原理，并且假託新學名義傳播許多邪說。普魯士對於言論自由雖素持寬大，但是也不過限於個人保持自己的意見，決不能任其擾他人底信仰。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宣布新檢查令內稱：『現在一般文化運動家舉止放任，言論恣睢，』均應該繩之以法，將一切普國境內和輸出的著作物嚴行檢查；國王深盼『凡與宗教普通原則，國家和人民治安相違的，均應自由檢查……』』

起初這道宗教勅諭好像無甚效果。一班自由思想的神學家斯巴丁 Spalding 蝶勒，

Toller 又如伯倫士 Perens 自伯林報告康氏說：比較平時講演更自由了。又有一人想將路德關於言論自由的著作刊行，就中有一句話道：『一般貴冑、主教和國王對於信仰事，件妄加干涉均是愚人。』伯倫士建議將已故國王著作類似處選出附帶刊出。他又請康氏將關於此類文章將來在畢士脫所辦月刊上發表。

此時基雪威脫因受康德教授底影響，并見他十分關切自己便完全傾向他了，認他是他的第二個父親。基雪威脫一七八九年秋回伯林去了，自此以後康氏很得他的援助能明瞭當地一切進行事項。札里次大臣一七八九年十月完全歸隱不問世事了，但是赫爾次白克仍招待基雪威脫，他讚美康氏不絕。我勒是桀傲難馴的人，經基雪威脫數次過訪，居然接見，并且向他表示很敬仰康氏的意思，即如前面所說增加津貼一事，也虧他的贊助不少。大概這時候他還不曉得這位批評哲學家是他的一個何等的勁敵，因為頗有一班信仰正教的人就康氏底學說極意推闡道：『這般束縛我們的理性，終久還須得回到盲從的宗教呢！』（一七八八年九月五日買耶致康氏信）十二月一日基雪威脫講演邏輯學和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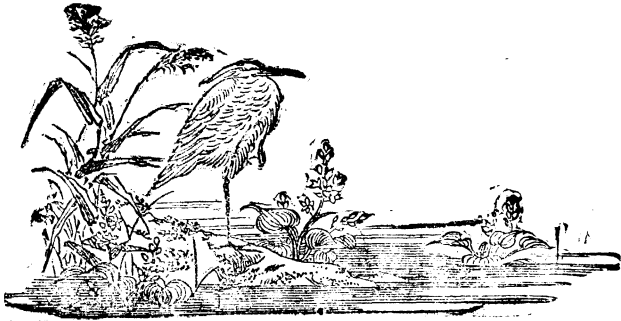
近出版的實際理性底批評聽衆自二十至二十五人，此外還有私人講演。公主奧古斯特 Auguste 底女官比勒菲德 Bielefeld 男爵夫人——一位青年美麗的夫人也是聽講的一個。伊很知道預測先天和後天底秘密，并且知道分析與綜合的判斷以盡伊爲官的職守。又常說道：『我們廟堂中人是素不以研究哲學爲榮的！』戡勒於基雪威脫底講演表面不加以干涉，但是有人告訴他演講時須留意戡勒底間諜。果然他第一次開講時來了一位面生的青年，倉皇失措的一字一句將他所講的全記錄了，頗引起大衆驚異。後來經基雪威脫聲明他接受前項警告後，所以十分注意康氏底形式道德律是否與耶教洽合，才開始講演，於是後來便不見那青年來了。他更做了一篇文章證實他們彼此吻合進呈國王閱覽。但是他向康氏又辯明道：『偽善的行爲我不能作，也不至於作，可是我爲那種事又盡量的作過了。』（見一七九〇年三月三日信）

基雪威脫時與大臣叔倫堡 Schulenburg 伯爵底十七歲的兒子訂交，在他們家庭中還教授兩位親王一位女親王一些平談的科學——地理和數學。所以他向康氏曾宣洩皇室

各種的秘史：如國王重婚；一七九〇年春季襲擊俄奧計畫；朝中佞臣和國庫空虛各情……就中最有興趣的是與宮中宗教潮流有關的一段事迹。當基雪威繼續講演批評哲學底節目如人類學純粹理性底批評甚至意欲爲一班宮女（！）宣講的時候，『國王凝視着救主耶穌，呆坐不動，并且哭泣。』王后屢次『看見神靈，在棹椅上舞蹈。』（一七九〇年十一月九日致康氏信）又當日在兩派手操政柄的團體中彼此正相持不下，例如閣議通過正教的新問答示教嚴令各學校遵守案，康氏也從他的出版人接到這個命令；他的朋友們視爲奇文，彼此傳觀。——經長時間的激烈討論居然被多數思想自由的人員所組織的宗教裁判所否決了，最後才決議修改舊的問答示教。（見一七九〇年四月二十日基雪威脫致康氏書）

這個時候——一七九〇年三月康氏爲他的舊友博羅微士基作了一篇論盲動及其預防之法他的主要方法便是少學而精，勝於博學而徒有皮毛；常用觀察與實驗講求真實的自然科学。但是對於神秘底不法，因爲怕觸犯道德和警察（！）沒有表示意見。他現在還

不知道人將不能再對他緘默，政府對於宗教上道德上將要執行他的威權了。



第六章 老年（一七九〇至一八〇四年）

（一）老態初呈 末年講演 大學校校務終結

我們爲甚麼自一七九〇年起分作一個康德一生底末期呢？因爲這一年康氏偉大批評底著作末部出版了，我們認此爲他的哲學已到一定的歸宿了。但是也因爲這個時期中，由他自己說出的話足以證明他漸呈老態。一七八三年九月十五日他曾向叔切說道：『我大概已經衰老了，再不能對於一切事務應付如意一如往日了。若是我想統籌全局，不稍遺漏，那麼須得不斷地抖擻我的精神。』但是這些話也不過防閑諸項雜務底紛擾，以便集中精力於批評底著作罷了，直到一七九〇年左右才顯然地現出老的痕迹來。一七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他與來鶴書云：『自從兩年來，我的健康不知不覺，並無疾病便忽然地生了一個變動了。我的食量比較平常變得很快。我的體力與感覺並不覺有異，不過我的思考力，即如科學講演已受了一番大變動。上午祇有二三小時可以好好地運思，因爲被疲乏所間斷了。（雖然是睡眠很好）並且我必須間時工作，若是覺得工作

進行不利，便須得等待着高興時候去做……我想這並沒有別的緣故，便是老邁底徵象。這樣的徵象足以令這個人早點安息，那個人遲安息一點。」原來他在幾年前爲着夜晩安眠起見，入夜便不繼續爲長時間的工作了。祇從事於交遞的輕微的精神上的事務。

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初間還習於做整個上午的工作，（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一日與來鶴德書）不久他便得了那『變動』，不得以以最經濟的方法，去運用精神上的力量。

一七九〇年以後他還繼續往常照例的主要講演。即是夏季邏輯學四小時，自然地理四小時，此外邏輯學考試一小時。冬季每星期形而上學鐘點亦同，還有形而上學及人體學底考試事項。（祇有一七九三至一七九四年間冬季沒有講理論的形而上學，代以道德的形而上學，或稱普通實際哲學又或作倫理學）並且依舊日習慣在四天『主要日』（即星期一，二，四，五日）晨七時至九時有公共講演，九至十時有私人講演。在這個時期內主要講演聽衆登記的自五十人至八十人不等。這位高年的老翁，現在自然是能引起大多數人底注意。有一位名叫林克的，他係一七八六至一七八九年間親聽他的講演的

人據他說：『他的宣讀在一七八〇年來便已失去其最活潑的態度，人便可以知道他已漸就衰邁了。若是在他的軀體運動時，看見他的弛緩的力量猛然凝縮，尤其足以證明他衰弱了。』尚有菲希特 Fichte——他一七九一年六月四日曾聽過康氏演講——亦不滿意於他自己對於康德懷過高的期望。他在他日記簿中記道：『他的宣讀是委靡的。』青年羅世約遲三年後亦有同樣的報告。據說：『他的聲調很弱，并且他的宣講也是一樣令人不易聽清。』所以他——他自然是十五六齡的人——在他的腦中僅能感受着一二『炫耀的閃電光』。却是講演自然地地理倒很可以明瞭，甚至於精神煥發談笑如意。最佳的現在有位二十三歲的伯爵葡格士大 Purgstall 底評論，他於一七九五年四月以來鶴德底學生底名義，在短期內，自基爾 Kiel 旅行到船城，他從船城歸來自謂『彷彿摩西光華的從西奈 Sinai 山下來。』他說過康氏怎樣用教本之後，繼續說道：『凡我們對於康德宣講上所感的缺點，全被那最好的材料掩蓋了。若是人有一次走進去懂得他的聲音，那麼理解他的思想便不難了。』末了談到空間與時間，我覺得再沒有其他的功課我能懂得這

樣透澈。』

康氏并指點他的學說於一般按時聽他的私人講演的青年教授，如副教授標

施克 Porschke 根細聖 Gursichen 及後來爲他的邏輯學出版人私教授雅施 Jascho。

標施克在一七九三年夏季曾講演四小時——星期三與星期一早六時至八時——純粹理性底批評。神學家叔爾次曾於一七九四至一七九五年冬間宣講康氏所著關於宗教的著作。這些著作是九月八日裁勒 Wöfler 公文書內一再被禁止了的。

在一七九六年夏，康氏爲最後一次的演講，但是似乎沒有擔任過考試，所以比往常停講較早，如自然地理止於六月三日。邏輯學止於六月二十三日。大概一七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英馬奴哀康德爲登大學講座之末回了。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冬間他更爲一度形而上學的私人講演。一七九七年夏邏輯學與自然地理均有一次。並且臨終附言道：『若是容我康健與長壽呵！』在評議會及伯林高等學校聯合會公文中關於康氏連續三學年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一七九七至一七九八，均有他親筆記載『我因老邁不能講演，』因衰弱與年高不能宣讀了，『因老病侵尋不能講演，』的種種話語。後此兩個學

期中便登錄有蒙格杜夫及羅世，二人底名字，自此康德姓字便不見了。

(註)自瓦爾達依據公文書考證宣布後，一般康德研究者所討論的問題『康德講演停止於何時？』便完全解決了。可是發生奇異的事件，即凡當日同伴的傳記關於

這問題的記載如博羅微士基野哈曼瓦爾德哈雪林克羅世以及叔伯特所說的均不足憑信。據阿羅次及瓦爾達主張說一七九六年六月以後，康德曾一次並且多次登壇講演呢！但是我們總覺得可疑。

我們從前已知道一七九一年康氏曾最後一次做學長。一七九六年夏季校長職輪到他了，但是他早已謝絕說：『我因為老弱所困，無力擔任職務。』即刻有一席被他人代理的職務也同時辭去，并且他將關於職務上的一切薪金均放棄了。(見一七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康氏致校長及評議會書。) 康氏辭退校務之日，學生團議決舉行一個盛會，便於一七九七年七月十四日全體學生隨著音樂隊大隊到康氏寓所呈獻一首六節詩表示敬禮之意。詩中慶祝世界最大的偉人超越伯拉圖和奈端以上。其中有云：

『萬八千日的教師，
很有名譽的過去了，

並且你的精神運用着青年勇氣

還望着最高真理底神聖；

雖然他的孱弱身軀衰邁，

最黑暗的被清明瞭亮地所照耀了。』

一位伯爵倫杜夫有很相稱的演說。報紙上稱揚很盛，以致這個布告轟動一時，再沒有其他特別事蹟可以比擬的了。

康氏現終止了他的講演，並且自由拋棄他的學長及校長職位，但決不願意因此收受儻來的養老金——如同一七九七年至一七九八年間反對黨所試圖謀的一樣。——自一七九三年來便永遠沒有到校了。校中每星期三舉行的評議會康氏久未參預，他的習法律的同輩霍爾次好哀 Halzhauser 秘書以康氏反對黨梅慈羹 Meizger 校長底名義建議康氏和

因同一情形而去位的來加德 Recard 教授兩人所遺的評議員席位，將來應令兩位助教補充。康氏在一篇詳盡嚴厲的宣言中竭力反對。他認霍爾次好哀底建議全無理由，悖反他的意旨，並且嚴重駁復他的侮辱的強求。他與來加德決不能因為他兩人在評議會缺席便認為『隱遁的人』更不能視為與學校脫離關係，說已經退休領受了養老金。總之『這等事對於我們實屬全無理由，恐怕永遠也不能辦到。』東普魯士教育部於霍爾次好哀第二次建議有適當的回文說道：『不是這般辦理。教授來加德和康德他們歷年服務於學校功高望重，這是我們所最深信的。自後他們當繼續致力於學校並且當更有助益，即他們自己也不必為此項請求。』（一七九八年六月三十一日）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康氏才繼少年朋友克摩思拋去評議員職務，因校長秘書及評議會十一月十二日的建議，撥給他一切日常生活的養老金，祇有他自己所放棄的部分沒有在內，他親筆簽字承認，這個要算康氏最後遺留下來的官文書了。

(二) 一七九〇年後康德哲學底繼續發展

在德意志

康氏哲學在一七九〇年後，他的勝利仍不斷地前進。直到一七九五年前後不獨原先獨立的菲希脫 Fichte 即素來很熱心信從的如來鶴德伯克等均各闢了個人自己的新途徑。因為我們此處不是著批評主義底歷史，所以祇能略略討論他的情狀，並且先就遺留下來的唯一的可以認識康氏底信中，觀察一回。

在耶拿熱中於康氏學說的直到一七九〇年以後，聲勢還盛。來鶴德所擔任的『康德演講』一七九〇至一七九一年間冬季聽講者九十五人。次年一〇七人。又次年一五八人。那麼比較他先生所講演的聽講人數還要多了。（來鶴德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致康氏書）這裏首先最受影響的——不僅外表的感受，實係原於多年淵深的研究。——便有施勒爾，他更影響於他的朋友威廉洪波次 Wilhelm Von Humboldt 並及於哥德，（自一七九四年起）這段事實我們在其他地方（卡爾弗爾倫德所著康德——施勒爾——哥特一九〇七年來卜樓喜出版）有很詳明的記述，所以這裏祇指出他們所發生的個人關係。

施勒爾於一七八九年七月因來鶴德致意於這位批評哲學家，表示充分親切的敬仰，是年秋康氏以霍夫蘭德 *Hufeland* 赴船城之便，亦囑其代達相當的謝意。當一七九三年十月畢士脫囑康氏注意於施勒爾所著華麗與莊嚴。後來康氏於他所著關於宗教第二版附註（二二頁以下謔頁）內以極平和的語調推論施勒爾反對『嚴重主義』施勒爾大為喜悅，自此他二人關係才越親近了。後施勒爾於一七九四年七月十三日央求康氏襄助荷侖 *Hors* 的著述並且深感激他關心批判了他的小文章，辨正他的疑點。康氏對於這次的信沒有回答，於是施勒爾更送他以出版已經三年的荷侖頭兩冊，并重申前請，求他做篇短序。這是一七九五年三月一日寫來的信，康氏於四月二十八日致答書，中言他希望同一位有學問有天才的如施勒爾其人相結識，並互相切磋為文學的接觸，關於論到美術的信尤其使他滿意。至於為荷侖做序文一事竟自延期了。但是他同學者施勒爾科學的通訊，我們並沒會得見，大概康氏還不甚了解這位詩人罷。康氏詩格如費麗得利希大帝一般儼然古典派中人物。（註）哈勒爾 *Haller* 波伯微蘭和其他諷刺詩人如黎斯

哥 Liskow 卡斯特勒 Kästner 均爲康氏所愛悅的詩家。又如哥德他雖耳聞其名，但並沒有同他生文字的關係，哥德晚歲距去世前幾年亦曾向哀克曼 Fokmann 說過。

(註) 他曾因當日習尙，做了些亡友哀輓詩，其中自一七七〇至一七八二年共作六首，均存留着。(通訊集四二一至四二三頁) 這些詩均係亞歷山大式的押韻 (Alexandriners) 毫無空幻的想像，每句內容是清明易懂，并且純粹道德的。

在其他詩人中如荷雪加敦 Kewgarden 對於康氏亦曾表示熱心嚮慕之意。(見通訊集二章三六九至三七一頁) 並有無限敬仰的函信。(見通訊集二章一四六至一四八頁) 有位詩人鮑爾 Jean Paul 於康氏所著倫理學非常推崇，他於一七八八年六月十三日寫給他的摯友梅格爾 信中說道：『你趕快去買兩冊書，康德所著道德的形而上學基礎及實際理性底批評。康德並不是世界上的小星光，他是全個光華燦爛的太陽系。』

菲希特 J. G. Fichte 於一七九四年復活節日號稱康氏信徒親赴耶拿。先是一七九一年六月初間菲希特旅行到船城拜訪康德，據他說自己在許多昏迷中煢惑了，幸虧近

日康氏底證明和原理激起他的本性。他因為要證明他并非如普通一班人的恭維一樣，於是在四禮拜內，杜門不出，著成一部：『試為批評無上的聖靈啟示，送呈康氏。』康氏便將這位赤貧的自視甚高的青年用口頭和文字介紹於一位博羅徵士基，（此人是在出版商人哈通 Hankins 底姻兄弟）並且發生了效力，即予承受康氏所推薦的文字出版事務，於一七九二年復活節日隱名出版了。所以隱名的原故，大概由於錯誤或係出版商人有意投機射利。但出版時頗經哈倫大學神學系檢查的繁重手續。當日人士看見封面和印刷地點，均誤認這書係康氏底著作，很盼望他的神學的哲學出世，於是這位迄今尚無大名望的著者，猛然聲譽大噪起來了。又因為他向康氏道破耶拿文學報社種種真象，康氏很器重他，於是不久他便因耶拿人底聘請襄辦文學報紙的事務，並於一七九三年十二月杪因來鶴德旅行至基爾所遺的空缺，遂擔任耶拿大學哲學講座。開始絕端敬仰他的先生及恩人——一七九三年九月二十日他自己斷言：『思念着你成了我的天性呢！』繼因他的哲學發展改變方向，漸漸與康氏疏遠起來。原先頻繁的通訊，至此也日趨冷淡，康氏評論他

叛道的論調常傳到菲希特底耳內，並且康氏在一七九七年十二月一封信中勸告他發展他的通俗著述的天才，勝似從事那毫無結果的詭辯。但是菲希特回信說，他並不想與『瑣碎哲學』脫離，他寧願歡樂的寢饋於此，因為他的剛強足以增高他的力量。一七九九年兩人間便繼續發生最後的破裂了。此時康氏在耶拿文學報公共論壇上宣布菲希特底學說是毫無內容的東西，並說那種學問的著述家為一個狡猾的好謀的朋友。同時菲希特亦在該報陽託寫給舍林 *Schelling* 一封公開信很和緩的答辯。惟在一封寫給舍林私人的信中，却又詈康氏哲學，據他的學說看來是糊塗萬分了，又在同樣的致來鶴德信中，居然稱船城這位大哲為『頭腦不完備的人』。

至於伯林方面據前章看來，我們已知基雪威 *Kieseweter* 係宗仰康氏哲學的人。此外在康德派學者『猶太團』中——這團體係赫爾次公爵及其他康氏底舊學生所組織的——尚有一位一七九〇年後在彼邦最聰慧的曼謨 *Salomo Maimon* 他生於一七五三年，青年時隱遯於立陶宛深林中，空所依傍，從事探討真理，後由柏林同志底資助，滿足其求科

學的慾望。(一七八九年四月七日致康氏書)後來康氏批評他所寄來的著作草稿底一部分并回信說道：『據那些草稿看來，真是研究思維術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他心下喜悅極了。又有一次康氏在一封致赫爾次公爵長函中(一七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見通信集二章四八至五五頁)說他的反對黨沒有一個能如此了解他和他的學說的，並且更沒有具有如許思考力好學深思如曼謨這般人。他益發高興了，因此便決定在以後九年將他的文學新著作常常送與康氏。當康氏沒有回信時，他託第三者(即康氏底朋友巴托帝 G. W. Bartoldy)向康氏催問，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二日他有封最後的信，雖然他知道『強求是不宜的事』可是他仍要求康氏批判他的新著作。

忠實的伯斡一七九三年三月自登堡報告他的新勝利。當地有位神學教授七麥曼 Zimmermann 係康氏舊日學生，還有一位係最初習法律羅伯特 Robert 也被伯斡引向批評主義了。語言學家格魯村 L. Grunzen 也和康氏有關係。有位書商克里格 Kricke- 請求康氏允許將他所著新的小著作收入版權內，便有青年斯梯靈底外甥名叫施瓦

次 Schwarz 係蠻堡得克斯巴地方鄉間宣教師，曾寫下一封付帶寄呈宗教論文的長函贊助那位商人底請求。在廓庭堅除却幾個舊朋友外，還有幾位新的如神學家司托林（Stollin）他贊成康氏分科的爭議一文，後來（一七九八年）很被康氏尊重。又美學家傑鐵威（J. B. Baer）康氏及其他的人在一封和悅近媚的信中（一七九三年五月七日）慶祝他那自己所不敢承的希罕的天才，說他所下定義能將尾瑣細密和豐富平易的想像力凝為一致。

一七九〇年初康氏對哈爾地方培克 J. S. Beck 懷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關於發展『康德學說』編成一部大綱。因此他兩人間通訊不輟，但是他後來祇作成一篇長的被康氏所摒棄的判斷力批評的引言。這篇文字我們今日在論哲學文中還可以看見。培克在他所著：唯一可能評論批評哲學底基礎（一七九六年）中不知不覺已超越康氏學說之外如同從前來鶴德所著：觀念能力底新理想一樣。在哈爾覺又得了一位新的忠實的信徒梯父冲克，J. H. Tieftrank 他原先被政府遣派在當地宣傳神學和哲學，不久也便傾向

批評主義了。他曾彙集康氏著作出版叢錄一部，（在哈爾共三冊時在一七九七至一七九九年）後來他又表示願將許多單行的印刷物出版，康氏便將一七九三年所封存的著作讓他改正出版了。（見博羅微士基所著行狀八三頁附註）

在附近的馬格德堡 Magdurg 宗教改革的牧師梅靈建設了一個傳播批評哲學的團體。此人後來編了一部有名的六冊大辭典以爲疏解康氏著作之用。在基孫 Gissen 自一七九一年來便有施密得 Schmid 實行鼓吹批評哲學，過了兩年他又回到耶拿去，還有師勒爾 Snel 也和康氏表同情的。在庫爾特梨的邦唔 Bann 有飛昇離稀 F. Fischer 曾在耶拿受學於來鶴德，一七九三年二月十一日施勒爾祝賀他在當地宣傳康德福音的勝利。埃爾郎根 Erlangen 有位神學者阿母 Ammon（後在廓庭堅）及賽勒 Seiler 祖述康氏學說，卽如他敵人吐水根的弗拉特 Flat 也很敬重他。曾記得有人作了一篇諷刺文章是一個黑奴所著『美的理性』底批評被人認爲佛拉特著的，但是他極力否認，並且很爲憤怒呢！

在天主教統治下的德意志地方據忠實的羅世寫給他先生的報告說，批評哲學在彼處繼續不斷地發展（一七九六年四月一日）他又自鬱次堡來信云：『那班神學教授和法學教授雖然他們所授功課並不是哲學，可是每人摹仿着你，至少他們講演底方式，按照你的原理，甚至宗教學教授也有人利用這個原則。在問答示教和講道中也是這樣。有許多異鄉的人來此地專聽『康德哲學』。甚至姑娘太太們均為熱心的康德派，在許多女交際場中常拿康德底學說作口頭禪呢！』（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二日斯坦次 Stanz與康氏信）羅世接着又說道：『這裏情形雖不甚佳妙，却頗有點光明，由邦白克 Bamberg 及海得白克 Heidelberg 的大學校可以看出，至於擺耶 Bayern 失瓦笨 Schwaben 和天主教盛行的瑞士則愈形黑暗了。但是他相信在這地方過一年後用拉丁文的講義，定可以樹立穩固的基礎——那裏專重拉丁文。說到奧太利視批評哲學儼同仇敵，這是斯坦次到維也納所報告的。彼邦國皇——不是思想解放的約瑟夫第二Josef II乃狹隘的弗蘭次 Franz——也是反對黨之一，當有位校長必根斯托克 Birkenstock 在奧皇前稱讚康氏時，這個國

皇轉過身去，並且說道：『我絕對不願意知道這種危險的思想！』一個匈牙利的教授因為全體高僧底陰謀反對他講演『腐敗的，引入懷疑的學說』而被排斥了。還有一位格勒次格勒次抑係船格勒次 Grätzod Königgrätz) 哲學系的主任亦然。在船格勒次城翻印了許多康氏底著作呢！

最後還有一段笑話應該說的：一七九三年一位冒充私教習康德的，在麥克倫堡 Meikelenburg 漫遊，他自稱爲我們哲學家底兒子，並且在那裏（特別的在文學界）招搖騙錢，於是耶拿文學報紙對於這位流氓下了一個警告，康氏會將該報記載這事的那一號（四十一號）親送交和他做行狀的博羅微士基閱看。

在 外 國

康氏哲學現在已經侵出德意志國境之外了。在他隣近俄羅斯住有多數德意志人的東海省分已經大受影響，這是自然的事，然還有不斷的枯爾蘭人 Kurland 及 里務蘭 Lithland 人來就學於船城的。這位大哲對於他們具有特別的偏愛，康氏兄弟所報告我們前

章已經知道了。在米叨 Mian 他的舊學生格魯雪 C. W. Cruse 實行他的學說。有位在俄國軍中做將校的男爵昂格士特白克 Ungenstemberg 自稱久已迷失於哲學界，幸虧理性底批評將他從哲學的森林大澤中搭救出來。又說康德哲學在他的祖國里務蘭『定能使一般學者高興勤勉去研究』康氏既是主張博愛的人料必也喜悅的。彼得堡科學社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曾用正式公文任康氏為社外會員，中有社長達市科侯爵 Daschkow 及著名數學家哲學家底兒子歐勒 Euler 秘書簽字。

一個伯爵瓦加士 Wargus 於一七九八年四月四日在托士加那 Toskana 省自細拿Ziana 城報告康氏被列為當地意大利科學社四十位不朽的人中之一個。

丹麥人巴格格孫 Buggesen 稱他為『時代底救世主』。荷蘭自一七九二年來最著名的黑默特 Paulus Von Hemert 推行批評主義，一七九八年在一個協社中設了一種專門雜誌，即批評雜誌，並且亞姆斯特丹有一個批評社，已開始將康氏各項著作譯成荷蘭文了。（參看格羅威 Glover 一八〇二年二月十六日與康氏報告書）微吞巴哈 Wyt-

enbach 自奈敦 I. A. J. ten 送康氏以他的（康德的）老朋友奴根 Ruhnken 底傳記。一個男爵名叫烏吞和魂 Utenhoven 自烏鐵勒希特 Dircht 送給這位『大學校偉大的哲學家』不朽的理論』的著作家一本他所翻譯蘭伯特 Lambert 討論宇宙論的信。又博施 H. Von Bosch 以三百二十八句六韻拉丁文詩，謳歌他的批評倫理。（見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博施與康氏書）英國倫敦一七九四年三月有一個康氏及克摩思底忠實學生名叫尼字 Nitzsch 的設有一個聽衆很多的批評哲學講演。——講演後引起一番大討論——這講演歷全個夏季，並且延到冬季還繼續着。里舍孫 Richardson 是在哈爾爲亞可卜和培克所引導，而研究康德學說之人，翻譯康氏各種著作爲英文。他自言將『寢饋於經驗派』的英國人引入批評的理想中，是很難的事，即如他自己也是這樣。（里舍孫一七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與康氏書）

在法蘭西因斷續不定的革命，延至一七九五年，自然是不適於研究這般平和的哲學了。但是後來却又不然。至於那年春季流傳很盛的關於康氏的謠言，自然是不足憑信的。

即是說：『法蘭西國民會遣派大僧綏埃 *Sioris* 謁見康德，求他審查憲法草案，將不好的刪去，好的指出。』（見一七九六年三月十五日伯呂克 *Jahann Plicker* 與康氏書）甚至有人說：『他被召至法蘭西爲立法者，和平的建立者，並且這事得了法蘭西國王底允許。』（一七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羅世與康氏書）這段謠傳大概因爲康氏思想素以提倡自由著名，並且很表同情於法蘭西大革命，因緣附會所構成的。有種事實足以爲此謠傳底特種起因，即是一位公安委員會會長台列明 *C. Theremin* 由他的兄弟一在靡靡 *Memoi* 城宣教師一底介紹，得令大僧綏埃與康氏通訊，因爲綏埃哲學很與康氏接近，並且在法國研究康氏哲學也是時代潮流底趨向。（一七九六年二月六日台列明 *A. L. Theremin* 與康氏書係一七九六年正月二日這位巴黎人底兄弟信中一個附件。）然據野哈曼說，康氏拒絕了這個要求，因爲他不希望『我們祖國參預外國人的事。』但是這不合於答覆台列明的信，倒是可以答覆上邊所說的謠言。（著者識）便是台列明意欲翻譯康氏著書一大概指純粹理性底批評也並不合於事實，惟通俗的優美與高尚的感覺當日實已

譯成法文，到永久和平論文——此文更由柏林丹麥公使館醫生，譯為丹麥文，一位青年瑞典學者又想譯成瑞典文，（見一七九七年四月十一日基雪威脫與康氏書）——在船城便知道有法文譯本，自然在巴黎是很風行的了。康氏所著樂觀主義的著述選刊，一七九八年，在巴黎官報，轟動許多法國的學者，傾向批評主義。即巴黎大學校一七九七年至一七九八年間也會要求新哲學系統的報告。並且洪博次 Humboldt——有名的熱心康德派——一七九八年秋在這個大學會講演這事件的原委。洪氏沒有親眼看見延請康氏為社外會員的事便死去了。至於這位努力盡職於德法間教育和哲學之介紹的微爾 Charlier Villers 傳播康氏哲學是否被康氏所知道，我們均不得其詳了。又當日康氏批評主義受赫爾德所著評論之評論的攻擊所非難，康氏曾發表一篇辯護的文章，有人說這篇文章由他的同餐友林克譯成法文，這大概是實在的。不過說微爾受拿破崙的命合於四小時內翻譯成一篇文章，康德哲學之基礎和宗旨底概觀（註）並且這消息為康氏所知道，却又不可信了。

(註)這篇文章列入坊間平裝書中，我們在外馬哥德圖書館中，並沒有找着。康德研

究第三冊四至九頁却又列入。也可以參考同書一至四頁外匈格 V. Mihner 傳

記。

(三) 與普魯士反對派衝突(註)和同時的著作

起因 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四年間的作品

當康氏聲譽在國內外有加無已的時候，他以遲暮之年，還須得親見本國政府實際摧殘他的教授上和著述上的事業。一七九一年初夏，柏林城中已有一種普通的傳說，即是說：高等宗教裁判處長——係一七九一年五月建設的，直接檢查委員會中四個執行——威勒 Wöllner 法令委員之一——進讒言於國王，說應當禁止康氏各處的著作。(見一七九四年七月十日基雪威脫致康氏書)但是這不過一片謠言，其實還沒有人敢冒犯這位聲名鼎盛的學者，他的著述生涯，仍是依然無恙地前進。同年九月他在畢士脫所辦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論辨神論中一切哲學嘗試底失敗，文中啟發衆人在信從每種哲學之先，

須先加以考慮，並且對於宗教底一切虛偽，公然表示厭惡的意思。尤其在末章附註中明白指摘峨勒和黑爾默士 *Hermes* 黨徒想利用他們一七九〇年十二月九日所頒布的『試驗法典』去實行高壓一切神學候補者的心靈。接着又說：不久這般盲目的表面的宗教，如果再招考人員，必然在一般人的思想之中暴露或種的謬誤，這是容易發現的事。據實說來，像康氏後日在分科底爭議，序言中所敘述的情形去觀察，用新的虔敬的『考試法典』真足以恐嚇有良心的神學候補者不敢擔當宗教的職務。

(註)我們下面祇限於敘述重要的地方，至於一切詳情，請參閱弗郎所著康德和普魯士的檢查 *E. Fromm, I Kant und die preussischen Zensur* (一八九四年來卜樓喜出版) 阿羅次所著康德之一生和他的著作事業述略 *E. Arndt, Beiträge zu dem Material der Geschichte vom Kants Leben und Schriftstellentätigkeit* (一八九八年船城出版) 和關於宗教，分科底爭議等論文，見我所出版的哲學叢書四、五、四、六兩冊。在大學出版 康氏著作諸書中均由我與峨伯明詳細述過，這裏祇能說

及他的大概罷了。

這次事變於宗教的原因外還有一個政治的動機。在法蘭西幾年來政治發展底狀況蒸蒸日上，這是人人知道的。即是基隆德 Girondo（法國共和黨名）的統治；審訊國王，并且將他正法；亞可畢黨人 Jakobiner 底暴政等等。一班和康氏同屬表同情於法國革命的人——自然均是思想自由的人——均被普魯士反革命當局視為亞可畢黨革命黨外形很危險，心懷叵測的人，因之一七九二年三月五日的法令更加嚴厲了，國家立法及政府底一切無理的刑罰，均從嚴處置起來。國王被反文人主義派所包圍，強迫頗畏清議的和平內閣，厲行嚴峻的法典，去對付一般危害國民的新文化運動家及『譏諷宗教的人』因為他們以為所有的不幸，全是這流人鼓動起來的。魏爾特士杜夫 Wolterdorff 曾做了一篇康氏書，其中說康氏哲學底弊害，要算淋漓盡致了。（見一七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亞可卜致

康氏一七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早已預料有公布的新命令，即是限制自由，禁止討論閩

接有關於神學的問題。(見致雪勒 *Schleier* 書，通訊集二章三一四號)當日他期待這個煊赫的聲勢自己消散，或者讓一般人民自己去認識他的本質是甚麼；藉此促醒他們的覺悟。於是請求畢士脫將他新寄去的論文論自由底罪惡於印刷前呈遞伯林檢查局審查。至於斯賓勒 *Spencer* 爲慎重起見，欲將他們的月刊移至伯林以外的省份（如自由的耶拿）出版，却又有些過慮了。康氏現在也決不肯露出好像『故意避免嚴厲的伯林檢查局，而拋棄他所謂勇往言論』的態度。後來這位哲學審查員奇彌 *Hilmer* 於康氏前項著作居然『允許出版』，因爲他認康氏底著作是『專爲那班審察力判斷力很強的學者所研究的』。但是往後不久他續刊論人類中勢力底好的原理與惡的原理底競爭一書時，奇彌又將這書報告他的同事黑爾默士，於是兩篇均被禁止發行。畢士脫向黑爾默士緩頰無效，又直接向國王請願，希望提出閣議解決也沒有允准，他也不敢與國王底無情抵抗了，便要求將他的草稿從畢士脫處取回，并且將他另編入他所著『純粹理性界域以內的宗教一書中，準備一七九三年復活節日發表。』他爲急就起見，將書稿送交船城大學神學

系，并問他們是否要求審查，或者交由哲學科審查，當該系決議交與哲學科審查的時候，於是即送往耶拿印刷所的哲學科，便准予印刷了。

一七九三年夏他爲補償前被禁止沒有出版的文債起見，交付伯林月刊一篇新的文章。這篇文章外表與哲學家加爾飛（Garve）所著反對批評道德底原理有關係，討論通常的一個判斷：『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不合於實際。』他並沒有經檢查，也沒有請求允許，便於同年九月發表了。文中所討論的毫沒有關於宗教哲學的地方，乃係論『理論對於實際的關係』一，關於道德的；二，國家法；三，民法。就中最重要的爲第二部份，康氏將自己政治的見解盡情吐露，并且沒有涉及法國革命的實情，但精神上自然是爲他辯護。所以一個反對黨（有名的法人根慈（Goetz）說：全篇文章包含這般豐富爲人所激賞而不爲人所理解的人類法律的全部理論。這理論從康氏沈默謙遜的理性態度中樸實無華地表現出來。他十分注意求安全與和平的論調，以免被一班饒舌家所誤會而害及羣衆，所以有一次他拒絕出版家斯賓勒希望將他的本大同主義編輯普通歷史的理想再版的要求。

因爲處於當日舉世騷亂的時候，自愛的「矮人」（譯者按康氏自謂）最好是不捲入他們的漩渦，也因為他沒有明白他們的真象。（見一七九三年五月八日與來鶴德書）

他又以爲當哲學沈默寂靜的時候，對於「我們權力管不到的地方，應以切實考察的責任去安慰自己，在這等觀察中才有生活真實的價值。」（見一七九三年五月八日與來鶴德書）

一七九三年八月十六日康氏還勸告他的少年朋友尼古拉 Nicolas 同裴勒做朋友。（雖然他沒有給他們兩個直接介紹。）遲過數日，他從忠實的基雪威脫處聽到伯林各種消息，在這封信裏面可以表現「我們立在頑強的懲治監督之下。」便是黑爾默士也親自報告過基雪威脫說：他祇期待和平之日實現，「以便將歷中政府底命令公布出來。」（見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廿三日基雪威脫致康氏書）康氏覆書，雖然很蔑視那位所謂哲學檢查員，和他與神學的同盟，可是措詞非常委婉，說：「人必須注意法律的規定，並且對於濫用裁判權力，應該從容等到安定的時候再圖解決。」但是事實上康氏所著關於

理論與實驗，宗教論文等作物再版，反對派並沒有過問。自從黑爾默士與奇彌被任爲高等學校聯合會委員以來，我們這位哲學家已窺見大學校當日怎樣設教，又所教的功課均須受政府干涉底影響，對於將來深抱悲觀。（見一七九四年四月十日與畢士脫信）又遲過一星期情形愈不堪問了。他寫給他的朋友和同事的信說道：『在我們兩人間著作事項結束之先，我應該趕快將允許了你的文章送交於你……我感謝你所報告於我的各項消息，並且切實證明所作各事絕沒有昧乎良心緬越規矩的行爲。我正眼覷着這個特別的舉動底結局……生命是很短的，何況我已經過去七十年了，剩餘無幾，爲息事寧人起見，儘可以尋覓地球上「一隅之地」以終餘年（見同年五月十八日與畢士脫信）至於信中所稱報告的消息，究係何所指，却沒有確切表出。大概那時候有一大批對於倡新學的人所頒布的很嚴厲的命令：皇室檢事長執行職務時既不許延誤，又不准敷衍，否則予以免職處分。尼古拉士 Nicolais底普通德意志叢書被視爲有宗教危險於普魯士，將他禁止了。一切宗教師，中學校教師，大學校教授，均須小心敬畏負服從宗教勅令的義務。但是

也有人說畢士脫所報告的消息，係指關於康氏個人的事，即是說：國王於一七九四年三月致書勸道：『康德貽害人民的著作，必定存在不久了。』

但是康氏於四月却又送給被貶謫的月刊出版家一篇不談政治的小作品。題爲：『對於天氣的幾項影響』，這篇文章底末段，對於當日情況有一個譏諷的暗示。（他說：在科學中也如同在宗教問答裏面一樣，『宗教問答在我們童年時代沒有一髮不沾的……但是人愈長了，我們就日趨高遠了，懂我們的人也愈少了。』）所以我們要做原始的事，還當重新送進學校中去，然後每人均可以好好地懂得他了。）五月十八日又送了他第二篇顯然持反對普魯士政府態度的論文，文中大意已在四月的通訊中說過了，即是『令人一半埋怨，一半高興地讀去。』題目是『一切事物之終了』此文畢士脫將他在次期月刊（七月號）發表，頭兩段從所謂『終了的事物』中顯出他對於神學持純粹道德的反對神秘主義的觀念。末段討論由人類底愚狂而致的，反乎自然的一切萬物之終了。有許多語意，暗含反對最近的傾向。又有一段說道：『此事本可以不管，像他最近的情形，幾乎近三十年來，在

他的歸宿上已證明有相當的結果。』他又用很犀利的諷刺語繼續說道：『有一班既沒有能力又沒有智慧的人，試尋覓一個其他的方法，意在將宗教置於全民族中成爲一個偉大强有力的法物，這方法便是威權和戒律。』因此基督便將他的主要精神（卽博愛）喪失殆淨了。由此看來，反對耶教的人亦將實行他本於私利的不能持久的統治了。』

這篇文章發刊後，發生一個新消息，喧傳越普魯士省以外，即是說：人想壓迫康氏，要求他否認他自己的主張或辭職。剛伯時爲伯勞施外格的教育委員，致書康氏，說及使『學界正人君子』錯聽了駭人聽聞的謠言的事件，中有『盲目的狂信者陷害你居然成功了，使你將引入光明去的及宣傳的真理認爲非真理，或者將你現在所居的高位辭去。』等語。他想起自己曾經過與康氏同樣的困境，於是誠懇請求『人類底師表』在這次風潮中，到他的家中暫避，并且『做我小家庭底主持者。』在那裏他可以了無罣礙，愉快享樂，安度他的晚景。（見剛伯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與康氏書。）康氏於七月十六日覆書，對於他的高誼的懇求大爲感動，并且深致謝意，說這個謠言是虛偽的。又說剛伯對於反對派無理

強求所擬對付方法，是很正當的，但是他們這樣的恐嚇，『因為我並沒有觸犯法律，實在不是不足畏的。』即令處於極端的情境，他也並不致於毫無辦法。『因為我的貧困，竟使今後的殘餘歲月，也值得去憂慮呵！』

康氏說這次的恐嚇不足畏，實在是他欺騙了自己。他的敵人底隱忍現在再也熬不住了。『有權勢的人』從新注意到船城這位大哲身上。即是船城大學神學系事件解決之後，用峨勒法令向他下了一個打擊，這打擊乃很久的鎮壓住他的思想。至於論到這事底起因，是否因為康氏最後的論文揭穿他們的底蘊；抑係他的學生和同事哈雪所著小冊子論現在同將來的新教義——此文頗使他們畏懼。——在當年夏季被法令干涉的緣故；或者因當日有種種謠言說：船城神科大學學生在當地一個教堂做下種種不法的事，於是便嫁禍於康氏；究竟實在情形怎樣，我們均不知道了。

申斥康德和他的答辯 一七九五至一七九八年的著作

十月一日船尼格士白克政府命令那位『博學尊嚴的教授兼忠實可愛的康德』道：『本政

府歷久以來，對於該教授妄用他的哲學在純粹理性界域以內的宗教一書和其他短篇論文中發表輕蔑聖經與耶教底重要基本原理，深為詫異。這等舉動，繩以爲人師表之義與本政府期望之殷，均屬悖謬不恭，應自知悔悞，以圖改善。本政府茲特鄭重聲明：今後該教授一切著作，應當切實負責，免干法紀；并希再無有與該項著作類似書籍發現，致引起社會的非難。寧可安守本務，善保令名，爲我祖國爭無上之光榮；否則故意抗命，視法令如具文，我們惟有執法以隨其後了。——上項命令雖然並沒有陷康氏於極感困難的地位：卽出於反抗或辭職，但是隱然有限制他將來言論自由的意思，如果他再有較激的言論，他的哲學——卽妄事毀謗耶教的哲學——卽刻要被弗麗得利希威廉第二所蹂躪了。這道命令是用『皇帝陛下特別命令』的形式，戰勒親筆屬稿的，於十月十一日送達康氏寓所。他卽刻上了一份回書，詳細解釋被人指摘的各點，覆書底大旨四年後在分科底爭議序言中發表了。他說：『我爲青年底教師』是採用賈加敦底教本，并素來懷抱對於劃分各種科學的意旨，絕沒有談到聖經和耶教問題。他所著關於宗教一書——『短篇論文』却沒有涉及。——是不過

爲一班專門學者所著的，大多數的人尙不了解；何況他們還須得本着個人的學識與意志，自有一種自由研究學問的特權，那更無甚妨碍了。至於一般教堂與學校底『國民教師』自然應該受爲國家所制裁的『公共地方宗教』底約束。他的書中也並沒有詆毀耶教的地方，祇略略有些批評自然宗教的話；即是說理性在宗教中估定他自身的能力。根據這一點將『聖靈啟示』看作『自本體說來是偶然的』，所以也『是不真實的』，却是並沒有因此說他『不關重要，毫無是處』。據實說他倒對於聖經和耶教曾表示非常欽仰恭敬的態度，而非難一般越軌的行爲，責斥他們是『糊塗』。『所謂越軌行爲，是在輿論界引起羣衆對於『神秘』懷疑；又輿論係指在學校與教堂內或通俗的論文，至於大學校不在其內。』在他的著書中最推崇耶教的話，即是證明耶教是同『最純潔的道德底理性信仰』互相調和的。又稱：他現在已七十一歲，也將不久於人世了，所以這番話句句是出自『肺腑的話』。『將這一批話寫出，呈遞上去，作爲一封『負責的信』。』至於關於第二層即是他將來的態度，他明白宣言說：爲避去一切嫌疑起見，『臣爲陛下底奴僕，此後關於宗教——不問他是自然的或

神秘的——的一切公開講演和著作，將絕口不談了。」

由此看來，然則康氏將政府責備他的話，說他妄用自己的哲學有忝師資和著作家底身分，竟毅然沒有承認了，這也不是偶然的事。至於將來永遠無極要本着『先賢意旨』從事著作，他也沒有認可。但是我們今日對於他這封信底前半節，他自稱爲『負責的話』，却不甚滿意。因爲他如他的敵人一般，掩飾過甚，未免將他的宗教意見辯護太周到了。這篇辯護的文字不久便落於畢士脫手裏，畢士脫批評他稱爲有『高尚，氣盛，有價值和透闢』種種好處。（一七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致康氏書）話雖如此，可是還免不了一位同樣熱忱崇拜康氏的人阿羅次（Emi Arnold）底一番持平之論。阿羅次在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中，將康氏辯護的文章逐層詳細討論過後，他說畢士脫底四項批評，據實說來，不過祇有最後一層所謂『透闢』是說得對的。關於信中第二部卽是他自己放棄將來關於宗教公開講演的自由權，畢士脫也下了一個很與我們意見相同的判斷，他說：『先生此舉不過令一班文化運動反對黨博得最大的勝利，使有利人羣的事業受一番無限的損失罷了。』

『我們雖然不能期望這一位不願意拋棄職務和眷戀家鄉的七十衰翁，追隨那位性情特異的青年菲希特 Fichte 在同一情形中慨然棄職遠引，（康氏也曾作此想，已見上述與畢士脫和剛伯信中）可是像畢士脫在信中繼續所說的一段話，也是可行的事，畢士脫說道：『先生仍可以本於哲學上正當的方法，繼續討論這些問題，并不必消極的避免他，何況先生又是長於辯才的呢？不消說有各項問題先生不能不去辯護了。先生以後仍可以從事著述，正不必瞻顧身外的喜怒啊！』』

我們雖然不敢苟同康氏負責與允諾的話，但是我們很願意從他的心性上和他的『奴僕底責任』的見解上原諒他，他前不久時候在理論與實驗論文裏說過：凡人對於一條背理的法律雖然可以『公然評論他』，但是絕不宜在『文字上或實際上』反對他。此外從他的手蹟中找出當日遺留下來的一張紙片，上面寫着道：『放棄和否認自己的主義是卑鄙的行爲；但是處於現在的境遇，緘口不言，却又是爲人臣子底責任。如果自己想說的話，盡數率真地說出，并且表白於人，這不是人所應該如此的。』從上面幾句話看來，似乎

他下那樣的決心，必定經過一番精神的苦戰了。猶憶二十四年與十六年前，他曾因求軀體與精神的安靜起見，謝絕外間的聘請，（見上）這番不過爲『人臣之義』所困，故不得不遷就了。本來要求他『放棄』個人的主義是不易辦到的事，這次破例，要算是爲盡忠於國王而犧牲。他常批評國王，說：『除去其他某種性格外（！）純然是一位卓絕的英主，』並且說：『他深知我個人，常常不斷地加恩惠於我。』至於說他這樣應付，是恐怕位置搖動，由於苟全物質上的利益起見，那便大無意識了。我們久已知道他曾向畢士脫說過，若是萬不得已時，他將要在地球上尋覓『一隅之地』以終餘年呢！他當暇豫的時候，嘗向博羅微士基說，並且寫信給剛伯有言：萬一遇着甚麼事變，他并不致驚異，因爲他積年儉約現在儲蓄下來的金錢，足以使他獨立生活，再『不用卑躬屈節仰面事人了。』

還有一層是不可忽略的——阿羅次也特地將他提出，——即是康氏也曾本着個人的特性接續奮鬥下去。雖然他對於宗教哲學那方面已經宣言不願討論，——因爲他以爲引起公衆底反對，既不甚合宜，又了無意趣，所以寧願緘默。——可是在其他的科學方面（尤以政治

學爲甚）他仍然按他個人的主義奮發不輟。次年（一七九五年）他發刊一篇很有價值的『哲學論文』到永久和平文中宣示他的意思說：國家底政治應該要求一種根本上合乎道德的，萬不可『崇尚飾僞相欺的不道德』範圍內的狹隘政治。並且根據此點反覆論列，說得義蘊無餘，大受社會底歡迎，於是許多初版印刷的書，不到幾個星期便賣完了，不久又翻印了一次。

一七九六年刊行幾篇短篇論文，最初發表的是幾篇哲學上的有興趣的註解文字；當日有位很著名的解剖學家蘇梅林 S. Th. Sommering 出版一部論精神底組織康氏便將他詳加註釋，作爲該書底附錄。接着又在畢士脫月刊上登出兩篇哲學論文，內容是反對當日同事底感覺哲學的，（如施羅雪 Schlosse 等人）題爲：論最近在哲學上發生的一種高調及宣告哲學上締結永久和平條約這兩篇文字在哲學叢書中均詳細將他的特點標出來了。介於這兩篇之間，還有一篇反對數學家來馬奴士 Reimarus 的文章因爲他曾攻擊康氏論最近在哲學上發生的一種高調文中的一處。伯林月刊直到一七九七年夏

才將宣告哲學上締結永久和平條約一文刊出，於是本年著述便從此告一段落了。

一七九七年他從事研究法學，所以也同時討論種種政治上的問題與國家教會二者的關係。一七九四年十一月間他謝却擔任將來撰述一切宗教哲學上甚至於法律哲學的文字，他說：恐怕受『檢查時猛然一筆將那些文章勾消了』這種遠慮定是因為受了內閣訓令底影響。然而他還存着一個希望說：現在快要同法國議和了，和議後，（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七年為普奧西班牙諸國同盟攻法時，故云。）『某項法令更當嚴密的規定，劃出使著作家可守的範圍來，於是我對於幾處不加限制的地方，定能有幾分自由了。』（見一七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康氏與拿加德 Lagarde書，一七九四年十二月四日與司泰德林 Standlin書）次年他寫信給埃爾根大學神學教授塞勒爾 Selzer說他自受了『一番很大的教訓』後，一年以來，填出的工夫不少，在這閒暇的時候『使我的思考，愈益清明，雖然沒有將他發表，可是因為精神上的體驗，就處事接物說來，我所受的益處更大。』（一七九五年八月十四日與塞勒爾信）一七九七年間發表一篇自由討論政治和教會問題

的『法學』論文，同年夏季繼續出版他的應用倫理學或稱之為道德學，這兩篇文字發生的原始和大旨，在哲學叢書內均已詳細論列過了。

自弗麗得利希威廉第二於一七九七年十一月十日崩殂後，康氏和他的門生與同事又可以重見天日了。先是政府申斥他的時候，勒令船尼格士白克大學底神學哲學教授以反對黨設誓的形式，簽字負責；既不閱康氏關於宗教一書又絕對不講演他的學說；『因為當年普魯士政府將他當作一種邪說異端。』（見 *Think* 六二頁）這道閣令除去一位他『最心契的朋友外』（據瓦爾達 *A. Warda* 說係指汪星安士甚至於畢士脫本來早已知道，因為他分明從其他一方面——他在伯林同政府通聲氣——聽到大概不是指他了。）並沒有向他人談及，所以直到一七九八年秋季在分科底爭議底序言中，方才公布於世，正因為『一個進化的打破束縛人類思想的……政府現在允許這等出版物了。』

在該書序言中他說：他在那封『負責的信』中是故意并且幾經斟酌才選定了『皇帝陛下底奴僕』字樣，意思是說：『不是永久的不過陛下在位之日』他將他個人自由思想發表

權放棄罷了。在他的文集上也寫着道：希望在這位普魯士的太子治下『又能恢復思想自由』。自然我們覺得這句有意造作的模稜語是很詭辯的，並且可以說好像心懷譎詐，於我們這位積極求真理的哲學家是很不適宜的；這種積極求真理的心理，還記得他當日在一篇論因愛人而撒謊有理想上的理由文章內，曾經鄭重聲明看作一件萬不可缺少的事物呢！不過就當日情形和他那直言不諱地說出那種『模稜語』反引以為榮一點看來，據我們判斷，可以說是幾分令人失驚了。至於他在一個尊重自由寬宏容忍的政府治下，後來居然恢復思想與著作的自由權，也是當然的事。如果以為法律關係還沒有解除，希望普王正式發布一道命令，取消前令，仍是即刻可以辦到的，這情形一七九四年十月他便早已料到。不過這層無關重要的手續，縱然辦到，也不過安慰他一時，往後的効力，仍當視國王攝位時間長短為定了。——總之他的信中的話今日純從客觀方面看來，顯然含有詭辯的意味，但就當日康氏主觀說，就絲毫不自覺了。

他反對一般有害於國家的政策，換一句話說：即是反對那種妨礙哲學發展的謬誤的行

爲，於是發刊一篇分科底爭議一文這是他平生最後的一篇大著作，也是他科學上的一種遺囑。——當與政府衝突的時候，他曾經作成了一大半。——在這篇文字中他證明他的科學（即哲學）與其他專門科學（尤其與神學）不同的差別，同時并且就這些科學不同的點足以引起爭議的地方加以調和。從他一生的著作總額看來，可見他真是一位哲學的教師了。

我們再就下面約略觀察他的其餘的文章（一七九八至一八〇三年）當一七九四年時有人問他還有甚麼著作貢獻世人，他當下便回答道：『哦！我現在祇能想到「智盡能索」罷！還有甚麼呢？』所以最後所述的那幾種著作也不過他逼近死期的一種表徵，沒有甚麼特別發明。隨着分科底爭議出版的那篇也是一樣。最後爲他個人發刊的長篇的人類學（一七九八年）已屬不成獨立的著作，不過他自己在該文序書底末段也說明過是他演講的一部『教本』罷了。其他的教本後來因爲一天一天衰邁了，交給他的一些相好的青年同事與舊時學生等印刷出版；一八〇〇年葉雪（Jascho）出版選輯學，一八〇二至一

一八〇三年間林克出版自然地理，一八〇三年又出版教育學。至於他晚年所著書留待後面再講。此外還有出版的，不過是偶然的短篇論文或註釋。有位久已反對他的尼古拉·Fr. Nicolai曾發表過一篇評論康氏很激烈的文字，於是引起一場爭辯，康氏爲了兩封信反對他，第一封用著作家底口吻；第二封信以版權家底名義寫給尼古拉先生的；結合兩篇總稱爲論書籍底制作。除却前面已經說過他公然宣布反對菲希特之外（一七九九年）先是（一七九七年五月）他曾迫於不得已與一位在格來夫士瓦爾德（Gerstwald）地方的施雷特灣（Schletewein）爭辯。因爲施雷特灣用一種喪盡廉恥的行徑去激怒他，釀成他兩人間一種文字上的惡感。可是後來康氏竟拒絕這種耗費時日的爭辯，並且請求這位果敢的戰士，如若他不願意停止『進攻』可以到皇家教師叔爾次處詢問，因爲這個人是最能了解他的。

下面康氏所發表的兩篇著作是因友誼的關係刊行的。第一篇作於一八〇〇年一月十四日，是爲他舊時的助教，後來和他作傳的野哈曼（R. B. Jachmann）所著論康德宗教

哲學本於他與純粹神秘學底類似處而研究之一書所作的一篇短序。他不過想用這篇對於哲學上描寫很真切的著作『加入著者底書中作一個友誼上永久的紀念罷了。』第二篇是一八〇〇年爲米爾克 *Milcke* 底里陶語德語與德語里陶語字典作的一篇跋語，這位常被人毀謗爲抽象博愛的哲學家，在這篇跋語中，表示如許的歷史的愛國思想，居然說道：『這種古代民族現今侷促於一狹隘之區域內，被隣邦所包圍，可是能保持着他們純粹未經揉雜的語言，』是很有價值的。況且如里陶人那樣自由天驕的民族，『毫不斤斤於禮節，慣和他們的長官立於對抗地位，誠懇、公開地談判，比較他的隣國，確有天壤之別了。』

康氏晚年著作表面雖覺得沒有何等重大的價值，所佔篇幅也很狹隘，但是就下列各方面觀察也不能輕易將他忽略過去，即是這些著作所以結束康氏一生的著述事業；本於理論以規定哲學底範圍；發揮自己實際懷抱的一種個性，即個人與政治上一種獨立的精神。

(四) 家庭生活 康德底餐會 他對於兄弟姊妹的關係

這位老哲學家底家庭生活，大抵依舊很有規則悠悠地過去，就中有一項是應該特別標明的，即是冠絕船尼格士白克城有名的午餐會。我們在前章已經說過他自一七八七年來獨立門戶，起初和他的同事克勞思共同生活，直到一七九〇年左右克勞思去了，才另闢一個火竈。這個時候的午餐大都延請二位或五位『好友』共席，但沒有一次請客到六人以上，因為他那簡單樸素的食具不會備有許多套數。他請客常為每天早晨，因為他嘗說：誠恐他們因他辭謝他人底邀請。尤屬慇懃招待的便是他的朋友模塞畢。他親自規定菜單，很注意客人所愛好又為自己所知道的肴饌。一班客人於十二點三刻便在他的書房內齊集。鐘點延誤是他很難忍耐的事，因為他二十四小時之久沒有正式進餐，腹中已覺饑餓了。當那個老僕足恭的走進來報告道：『湯已經放在棹上了』，即刻客人前行一隊兒走進飯廳去，不拘禮讓一同坐下。『如果有人想禱告，他便強令他坐下去阻撓他。』據克勞思說）若是他們祇有三人，他便朝窗坐地，兩位客人對面分據他的兩旁。席上祇有三樣尋常的菜，可是烹飪却很講究：一，燉牛肉（加自製英國芥末）二，他最愛的常用的菟

豆泥；三，烤肉。此外便是應時蔬菜或容易消化的食品，更有美酒兩罇。他最好食間有客人和他攀談，但是痛恨一切的虛文客套。

他最注意找些學術上材料同客人縱談，常常爲他們收集一些特別有興趣的信札或新聞。他注意每人喜悅甚麼，便和他談甚麼。一切談話均是些最誠懇的話。會食時非常自由，因爲他將會食視爲休息精神的工作，所以也很希望他的客人個個如此。他最忍不住『寂靜無聲』——即談吐寡歡，甚至於相對無言。——所以他常注意引起公衆的談話，談話範圍幾乎永沒有涉及他的哲學上的問題。假如有人不知道他底蘊，當會餐時，很不容易從他的言語中識別他是一位博學思想家。通常拿各種有興趣的事物做談話的資料，馳騁於人類學和自然科學底範圍以內，尤其好談的便是政治。當他暢談之際，議論風生，口如懸河，真可謂『恣意逞詞』的了。這自然是人家迫令他如此，他並沒有稍存自炫的意思。很有理由的意見，他最能容受，并且足以煽動他談吐的氣焰。但是有些固持反對強詞奪理的話，他却不耐傾聽。如果他談話底論點離題太遠了，他很願意客人用一句話提醒他，

他即刻便回到本題來。法蘭西大革命時候，他的精神和思想顛倒於這個問題以內，所以

他每次赴宴——直至一七九八年爲止。——幾乎全是談到這些問題。甚至反對他的人梅次

格 *Metzger*（雖然有點勉強）也讚美康氏抱着『一種果敢正直的態度，幾年以來——是

否會堅持到底，可不知道了。——同國內一般人與身居高位者搏戰爭辯，因爲他們均是攻擊

那種政體的人。』原來在當年法國革命之際，無論何人祇要對於革命稍有持平的議論，

便被人認作有『亞可卜黨』底臭味，構成『嫌疑犯』了。但是『康德并不因此畏懼，仍在

大庭廣衆的交際場中，高談革命。』梅次格很體諒他，繼續說道：『人家對於這位素來聲

譽藉盛的人，這般崇拜，所以均能曲諒他那些激昂的論調。』

此外康氏又好字源學，凡精通他的著作的人——尤以人類學爲最——都知道的。他談話

時從各方面試去尋求文字底淵源，有時竟致流於武斷。哈雪是研究言語學的，對於尋求

字源也是很有興趣的，所以在康氏所著許多小冊子內引出許多例證。有時他用一句話：

『此外還有甚麼新聞呢？』去打斷那番討論學術的正經談話，並且高誦一些滑稽詩歌，就中

有一章是一位名李高 Reclaw 所作的長篇婚姻歌，詞意談諧，將婚姻描寫得很痛苦。這樣的態度，晚年仍未更換。或者講各種小故事，特別的好談弗麗得利希大帝底軼聞，有時也涉及里巷鄙俚的事。

他雖然對於幾位好朋友不甚為禮制所拘束，却是一方面也很諳練實際上儒雅的禮貌，便在極崇宏極闊綽的交際場上，還能表現雍容自得的態度。無論那一種交際儀式，他能很靈敏地應付如意。也善於露顏悅色和婦女們周旋，向他們貢獻殷勤，但並沒有絲毫虛偽的痕迹。又在交際上觀察，可見他是愛悅『小孩』的一個人。雖然他是一位大思想家，不容易和兒童厮混，但是他極意嘗試去揣摸他們的心理。并愛悅他的朋友如野哈曼或模塞畢底兒女，他們偶來拜訪，便餽送他們各樣小禮品，鬚髮是他們的祖父一般。

他以爲會食不過是一種聊資談助的媒介，他的午餐通常遷延到午後四點或六點，當客人『用完了這頓蘇格拉底餐，精神與軀體均充飽了，一個個活躍舒暢，』他此刻得意，真是不可名言的了。（汪星安士基言）他同棹的伴侶，是些各階級底人物，——自然個人方面

是常變更——商人如我們已經認識的亞可畢模塞畢魯夫曼等；高級官吏如希伯 Hip, d
布拿赫 Bruhe和微基郎笛烏士 Vigilantius 此外醫生哈根 Hagen 埃爾士勒 Erstor
青年的模塞畢羅世等；也有幾位他的同事即舊日學生如克勞思林克標施克和格尼聖。
Grinschen 還有野哈曼兄弟二人。偶然他也邀請些青年學生，因為年齡的差異席間很
能引起一種更有興趣的談話。有時他單獨延請過往船城的外省人，有位從市哇本 Schi-
valen 地方來的二十三歲的礦師盧平 Friedrich Von Lupin 會經過這樣的遭際。盧
平一七九四年攜帶廓庭堅地方的學者底介紹書走訪康氏，第二日便被招赴宴。當他第
一日同這位哲學家會面時，見他穿着一件睡衣，次日再去，便『衣履整肅』來招待他。席上
有海魚一尾，陳的美酒，均很可口，所以食時康氏並沒有許多談話，飯後却酣談了一會。『
我很不常見這樣年高的人，還是活潑靈敏同他一樣的，雖然他的說話談諧巧妙，脫口而出，
却又十分清絕。』猛然一轉，便談到一些的故事，鬚髮天外飛來一樣……叫人不得不發笑
了。』當盧平第二天向他辭行的時候，『他開口便表現個人道德思想上一個最高的命

令……他很肅穆的和霽的同我握別』

(註)盧平自傳中也是這般說，這一段是從普魯士月報第三十八卷七、八兩號中盧平訪康德一章裏面摘引下來的。

現在我們順便略述這位哲學家對於他家庭的關係。英馬奴哀有兄弟四人(見前)就中他唯一的弟弟約翰亨利(一七三五年生)在船城大學神學系畢業後，——他們彼此間沒有親密往來過。——便赴枯爾蘭作家庭教師糊口去，前後共歷十六年，比較他的哥哥期限還長呢！直到一七七四年方被任爲米叨『城市高等學校』副校長，同年和一位神學朋友底姨姊瑪麗哈芬曼 Maria Havemann 結婚，伊是很溫柔多情的婦人，可是沒有甚麼家產。一年後約翰亨利又被升任爲正校長了。一七八一年初改任埃爾特拿墩 Altralden 農村牧師，這村莊也是隸屬枯爾蘭省的。牧師職務是很適宜於他的性格的，在彼處伴侶他的妻室，領着四個孩子，清貧地度他們很快樂的家庭生活。他從沒有同那位船城中令聞昭著的長兄有親密的往來，但是他常常也寄信去，信內的話情詞懇摯，非常動人。他的妻

室兒女也有同樣的信，不過英馬奴哀底覆信是很疏闊并且很冷澹的了。當約翰亨利於一八〇〇年辭世後，孤兒寡婦伶仃無依之際，康氏便每年津貼六百馬克瞻養他們。他的三個姪女還是他們的伯父在世日出嫁的。——他的賀信，迄今還在，詞意非常周摯——康氏臨終在遺囑中聲明扶養他們，他的財產除去六萬馬克外，剩餘悉數歸他的弟弟家庭承繼。至於他那位孤姪弗麗得利希或廉康德 Friedrich Wilhelm Kant 我們祇知道正當他父親去世的時候在米叻城商店做事，後來也在那裏獨創基業了。

康氏底三位姊妹（生於一七一九，一七二七，一七三一等年）起初依傍他得着他的扶養，後來均和普通手藝人結婚了。那年齡最長的嫁與一位職布工人叔爾次 Schultze 一七七五年還在人間，一七九二年便已逝世了。第二個是和伊的丈夫克奴勒特離婚了的，於是康氏——自一七六八年起——須得照料伊的那般『可憐的悲運』。後來伊染病了，幾經歲月，便物化了，此時伊的扶養金增加一倍，即是伊的兒子和孫兒也須得同樣受康氏供給（見一七九六年十二月十七康氏寫給他弟弟的信）康氏唯一存在的妹妹便是這

個最幼的葩葩娜 Barara 伊會同陶爾 Theuer 結婚，不久便孀居了，很忠心的服侍伊的兄弟，由暮年衰老直到他棄世的時候。（見後）

（五） 晚年 衰邁增加

叔伯特在他的傳裏面說（一四〇頁）康氏喪失健康，為時很早，但衰老底主因是一七九四年使他懊惱的事件（國王命令）所釀成的。可是據最初和他作傳所稱舉的事實及當年所留下來的許多信札中均找不出甚麼證據來。我們知道：截至一七九六年七月止他還在演講。雖然野哈曼已經覺得他在這一年中『改變了一點常度』可是高興的時候他仍然流露舊日的神態呢！一七九八年他刊行了一篇哲理的著作分科底爭議，固然此文大半是舊日已經作成的，但是直到本年末期他自己或外人才覺得他的思考力真正衰替了。最顯著的是他一七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寫給一位臥病的加爾威 Garve 的一封信，信中發抒他個人的感想道：『我不知道如果你代我設想現在所遭的命運，是不是更覺痛苦難熬？我的身體尚稱康健，却是毫不能用心操作：一切關於哲學上的方法和目的，再

也不能有所發展，眼見得一切事件不能完成我的夙願了！雖然分明知道這些問題是易於解決的，但是必須受一番莫可名言的痛楚才有解決的希望。」

他的軀體底構造雖然那般柔弱，仍然達到如此的高齡，這便是他三十年來經驗生活和規則生活底效果，居然得到他所稱爲『藝術』的了。他的纖弱的身材不滿五尺，（一·五四米達）骨格組織，筋肉和神經系均是很柔嫩的，却是永沒有染過疾病。平坦稍微向內凹的胸膛，是他母親底遺傳。他的聲調平日很低微，顏面富有神采，雙頰直到晚年，猶呈紅色。一副深綠的雙目，有一個失明了，但是他平生沒有用過眼鏡。至於他的右肩較左肩略微高聳，這是與他的康健無甚妨礙的。

總而言之，一七九八年末葉，他當高興時候還能略略運用他的心思。寫給加爾威信幾個星期後，他又將他的身體底狀況告訴那位很忠實的基雪威脫，信中說道：『一個衰老無疾病的却是仍屬頹廢不完的人，固然不能盡私人與公家的職務，但仍然自覺有幾分的力量可以完成他的未了的事件。』（一七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康氏給基雪威脫信）直到一

七九九年他身體上的衰微，還在『幾乎覺察不出來』的時候，他才向他的一般朋友說道：『諸君呵！我現老弱了，你們要拿我當作小孩子看待才好。』那位告訴我們上述這段話的便是康氏老年一個最可依靠的朋友特拿格海 *Tragheim* 地方的『敬神』 *Thregott* 教堂副牧師汪星安士基 *Andreas Christoph Wansinski*。他自一七七三年至一七八〇年為康氏學生兼做過助教，自一七九〇年起，才又同康氏親近。我們幸賴他關於康氏有一部非常翔實的紀載，（雖不十分有系統）書名：英馬奴哀康德晚年每日和他接近的情形我們指示閱者這部很正確詳明的著作，正因為我們——更可以參考野哈曼林克哈雪等人著作——下文重要的地方均是自那本書內摘錄出來的。

康氏身體思想的崩壞，是漸次發現的。第一是徵之於強烈的記憶力底顯然退化。當他自己也感覺着的時候，便將一些應該記憶的東西，寫在片段的紙頁信封等上面，這是他所稱為備忘錄的。當一八二〇八月他的書房因塗粉偶然失慎被焚着了，汪星安士基從中奪出大批的備忘錄，但是他仍覺得很憤恨。現在他不常流露一種與他舊日性情相反

的狀態：常常懊惱；暴躁煩厭的對着他的僕人。又顯出一些個人奇異的癖性，并且腦中構成一些怪誕不經的幻想，這便是他一切痛苦的實在原因。甚至他自以為大概致病的主因，全是在空氣電力裏面。因為他的軀體逐漸虛弱，他散步底範圍也愈小了。初時還到梨村堤 *Lizent* 去，在那裏有人和他設置了一張長櫂。後來就祇能到他的房屋附近的王花園 *Königsarten* 了，更遲不久，他須得坐車才能出外了。便在家裏，他的雙腳也漸次失其作用，行走站立的時候，屢次跌倒，僥倖不曾受傷罷了。每當早晨因困乏坐在椅上，幾乎也要倒了下來，後來替他換過一張臥椅才安穩了。有一天晚上因過於低頭致燃燒着帽緣，幸虧他自己撲滅才得無事。

初時他的各個朋友因為他的精神與軀體越失其效用，不能照料自己，就替他管理他的家政如汪星安士 基掌管衣服，房屋修葺事件，以及各項家庭工藝，這是康氏 最不熟練的。（如削鵝毛筆）博士 *Dr. J. (Jachmann?)* 便代他管理賬目，但是後來他離去船城 了。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康氏 復將各項事件，特別是關於財產的——他因儉約一七九八年已經

增到四萬二千馬克了——概交給素來深信的汪星安士基管理，汪氏也很能勝任愉快，因為他知道用溫和的方法護惜康氏，並且很知道體貼這位老翁衰退日加的痛楚。所以康氏無論大小事件均須得向他商議，按着他的意思辦理，正如同汪星安士基私人的業務，要時常同他的顧問微基郎笛烏士磋商一般。後來康氏家中因為種種原因，不得已將那追隨多年的老僕蘭伯開除了。

蘭伯伺候康氏歷四十年的長期歲月，伴着他的主人老了，現在因學得浪費，『強求加薪，不按定時回家，和女廚役拌嘴，總而言之，愈鬧愈糟，再也不能服侍他的主人了。』他又學得喝酒，本來是招扶主人的，現在連自己都站立不穩了。汪星

安士基和他的夫人屢屢告誡他沒有悔改，於是一八〇二年一月杪不得已將他開除了。

同時雇了一位名叫考夫曼 Johann Kaufmann 的去代理他。先是汪星安士基已將一

切大小任務訓練考夫曼了，所以這種意外的事發生，並沒有甚麼窒礙。康氏也頗滿意這

個聰明伶俐的僕人，在汪星安士基和他預備用以代替那些雜亂無章的紙片的備忘錄上寫道：『蘭伯這個名字現在要完全不用了。』（先是一七九八年康氏遺囑載明：每年給蘭

伯四·百古倫。如若他去世較早，便以半數給他的妻室；他夫妻二人均去世，便給他們的兒女基金一千古倫。蘭伯既中途遭事變，於是將所有的權利一概喪失了。現在每年不過得到一百二十馬克的養老金，他的繼任者可得四百五十馬克的年薪。

在上面所說那兩封一七九八年秋季寫的信中，康氏指出一篇著作，說是用作收束他的『批評事業』的，也想拿來補充他那種方法的缺憾，這便是從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底原理到物理學這部書至少到一八〇一年方才脫稿。因為林克說過：『許多年來』看見百餘頁寫得很密緻的紙張放在他的寫字棹上。但是該篇不僅就外表刪改的地方觀察，殊無若何的價值，就來克 Rudolf Reicke 刊行本內容上說，也不過表現一種老態底特徵罷了。

（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在普魯士雜誌出版，題為：『一部康德晚年沒有刊行的著作』）文中大意大概是和另一部未經脫稿的普通性質的著作相同，即是他所稱為純粹哲學的系統概論或理想系統——神，宇宙，人類——上超然哲學的重要地位，並且他對於該著作似乎十分注意，因為他曾向他的好友說過，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述，竟可稱為他的學說底代表呢！

但是他晚年對於該著作的判斷，却又心懷疑慮起來，「一時想起祇要再校閱一次就可以出版了，忽然又要待身後將他焚燬着。」康氏沒後，汪星安士基拿給叔爾次博士審查，因他認叔爾次是精通康氏著作的學者。但叔爾次勸告汪星安士基不必出版，因為這書不但沒有完全脫稿，第一篇導言還不會完成呢！由此看來，然則據汪星安士基說：那位式微的老翁，因為撰述這書，過耗心血，將他一線的精神力頃刻間斷喪殆盡了，這也不是毫無理由的。

康氏完全留存下來的第二封信，是一八〇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致他的姪婿禪恩 Karl Christoph Schoen 牧師的他說道：『我的精神一天一天地減少，我的筋肉也消損了；雖然我從沒有染過甚麼病症，（即令而今染病我也並不憂懼，）可是我已經兩年來沒有出門了，現在祇有澹泊寧靜地觀着迎面走來的一種變態。』至於說『兩年』沒有出門，大概不是事實，總之這位哲學家情狀和虛弱的感覺，已經躍然紙上了。同年春季有一次汪星安士基，將他領到花園去，使他在新鮮空氣中沐浴一回。但是他覺得對於這個久別的花園

很不親切，即刻又回到書房去了。後來還在園中喝過幾次咖啡。七月又偕同汪星安士、基哈雪博士坐車旅行到汪星安士基底離城半小時行程的別墅去，自覺有不可名言的快感。他平日很想再得眺望城中高塔，和公共建築物，當下喝了一杯咖啡，幾盅淡茶，吸煙半斗，晚上安閑地睡去。這樣的旅行他們在冬季以前繼續了幾次。入冬他得了胃病，常做不安的夢，後來被噩夢所苦，竟至跌出牀外，於是汪星安士基勸他令僕人在房中伴睡，晚間點上一支洋燭。他平常午餐口胃是很好的，現在漸次減退。他常覺生活枯澀，亟盼春季來到，這是在他康強的時候所不如此的。有時更等待一個在他的窓前慣鳴的草蟲重來，當那個小蟲次年春季沒有出現的時候，他十分悲感地向哈雪訴道：『我的小鳥兒不回來！』鬍鬚他已料到不能再度一個春季了。一八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他的各位朋友祝他的壽辰（七十九歲）這是最末的一次了。他已預先和汪星安士基商籌一切，滿腔的高興，可是到了那天，反覺得賀客盈門，頭腦昏眩，因為他現在不能習慣這樣的生活了，所以大失所望。他的胃病夏季更劇烈了，於是想到遠方旅行療養，其實也不過乘車到汪星安

士基小別墅罷了。後來也到哈雪底花園去。這些閑遊，雖然時間很短，他仍覺得很悠久，心下非常難過，不到片刻，就想返家去，所以出門時祇不過擇些短徑，但是仍很稀少。八月間到哈雪花園去，便是最後一次了。這個時代他的思考力退化極迅速，我們從他的學生野哈曼訪他時所見令人很傷感的現象便可以知道。野哈曼於當年八月一日存問康氏，這位僂僕衰翁，老態龍鍾地上前迎他，野哈曼和這位久別經年的先生行接吻禮，可是這位『使我生平自以為榮的……我的康德先生』——不認識他了，雖然彼此談話間多方解釋，均歸無效。野哈曼同他談些切身的事件，例如一些瑣碎的軀體底狀況，但是他的思想仍停滯着。簡短的話，不能說得完全，須得經那位坐在椅後的高年妹妹加以解釋。大概伊因為常常聽慣了他的說話，知道他的有意難宣的欠缺語，於是便和他補上。（參看野哈曼所著傳記『第十六封信中』令人很感動的報告）

這位哲學家當僕役遠離的時候跌倒過一次，面和背部均受傷了，於是汪星安士基得他的許可，將他（指康德）的唯一還留八世的妹妹陶爾夫人 *Barbara Theurin* 請來家裏

作看護婦。伊雖然只比康氏少七歲半，但是還很強健。伊會同一位手工匠結婚，不久便喪偶了，現在已經守寡多年，歷來靠着亡夫底遺產居在佐治 S. A. George 醫院。此外伊的長兄還給伊一份津貼，所以伊衣食無虞忘憂度日。雖然這位聲名赫赫的哥哥多年沒有同伊見面，——據汪星安士基說并非是因為伊心懷婉意，實因康氏同伊談吐不諧，——但是祇憑一說，伊便即刻應允了，并且很和靄耐勞的服侍他一切。當康氏後來每夜須得要人看守的時候，更費多金雇了康氏一個姪子，令同僕人更番廝守，因為不欲這位白晝操作很繁的僕人過於疲勞了。

幾年他左目完全失明，同卒秋他的右目底視力也銳減了。數星期前他還能不帶鏡子看些蠅頭小字，現在連寫看都不行，真是無可奈何了。我們如果注意去考察他：『即令有人挾掖着他，仍是寸步不能移動，不能正襟危坐；因衰邁過甚，話語說不圓轉，由此看來，再也不能加甚，而今祇剩得一死罷了。』雖然『有時他的淵博的思想還能忍苦熬痛地抖擻起來，』可是屢被身體的虛弱壓迫下去，便使他越發喪失了一分知覺。（參看汪書一五九頁）

有人訪問他祇要能够謝絕，便謝絕了。或者祇允許幾分鐘的工夫，當他從書房走到前廳開口便問道：『你來訪我這個老而快死的人做甚麼？』他平日——一種令人看了動容的狀態——手中持錶，倚門坐地，一分一分的等候汪星安士基。一八〇三年十月八日——他平生第一次——他染了一回重病，大概是因為過量食了他所嗜好的菜（英國牛乳餅）將胃窠傷了，現出一種昏迷的症候，暈睡一小時後，才蘇醒過來，一連在床上偃臥四日。自十月十三日起才又見他重新同着兩位餐友共席，但是永沒有舊時的歡樂。自此他的午餐很匆遽了，下午二時便已就寢，晚間起來約『二十次』很倉皇的令人領着各處行走，自己不曉得究竟怎樣才是，他的書房現在也變成餐室和寢室了。

（六） 去世與安葬

他臨終前幾日以來的生活真是宛轉地死去。十二月間他的姓名已經寫不清楚了，蔬由汪星安士基代他切碎，放置羹匙內，遞送到他手裏去，因為他自己不知道怎樣攫取。所有的五官均漸次失其效用：無論甚麼佳肴，他總覺得味同嚼蠟；平日那般銳敏的聽覺也

退化了；他說話時即相距很近還不容易聽懂，發言愈含糊了；人向他說話，他更不能十分領悟，較易體會的還是學術上的談話。克普勒 Kepler 底類推學 Analogie 他數月以來還能講論，最後的一個月汪星安士基席間問他巴巴拿肯 Barbarasken 民底生活狀況，他也可以回答，最後半月他自己的環境全不能認識了；起初不識得他的妹子；其次汪星安士基；最後他的僕人。二月三日起可以說勺水不入口了，這日他的醫士——醫學博士兼埃爾士勒 Eisner 大學舊任校長——拜訪他，康氏對他說，他任務這般繁重，居那樣的高位，還來存問他這個垂死的人，令他感謝不置，但是這些話均由汪星安士基傳達才得明了，醫士沒有就坐，他不肯首先坐下。極力振奮他的精神開口說道：『仁愛的感覺我還沒有忘掉。』二月六日他衰弱更甚，直可謂毫無知覺，惘然獨坐，如有所失一般；了無聲息，也不似年來因精神軀體的衰弱的那般性急，悠悠無我，聽萬物的自然罷了。自二月七日起（星期二日）他——除去次日午刻片時——鎮日輪臥榻上，星期四他的面容現出慘白色，午後似乎毫無知覺，昏沉地睡過去。星期六日汪星安士基問他還認識他麼？他一字都說不出，祇

非常懇的將自己蒼白色的口和他接吻。這位忠誠的朋友自十一日至十二日終夜沒有離開他的臥榻，不斷地遞給他一匙水拌糖質的飲料，給他解渴，直到死者最後低聲嘆道：『穀了！』他才停止。這便是他最後的一句話。十二日早晨脈搏完全窒息，十時雙目閉合，十一時許便成永訣了。『他的逝世，是生命停止，并非天性磨滅』（見汪書二百七頁）數日來城內已經喧傳康氏去世了，這消息傳出，滿城人士，下至一切小民，均肅然感動。他死之日正是星期日，天色清明，祇有一片白雲遠浮天際，相傳有一個兵士站在鐵匠橋邊用手遙指圍繞着他的人說道：『你們看呵！向天飛的那是康德底靈魂呵！』二月十三日（星期一）皇家普魯士政治官報（即今日船城哈爾通 Hartung報）首先在報的正面二月十二日新聞欄內有次之紀載：『本日午間十一時本埠英馬奴哀康德因衰老逝世，享壽八十。他研究推論哲學的功勞，世人均知道的，并且很受人崇拜。此外他做人的好處，即是忠誠和悅，公正仁愛。這等損失特別在我們這裏尤覺重大呵！至於紀念死者應該是最光榮最永遠的。』該報於二月十六日與二十日公布汪星安士基以遺囑執行者資

格所簽字的正式哀啟：『二月十二日午間十一時許英馬奴哀康德博士先生因年力衰邁，無病逝世，享壽七十九歲零十月，特此佈告本城和各處親友知之。』遲數日便在勃林切泌街本宅，鎮日讓大衆不論貴賤自由弔祭。人人都想再親這位哲學家底遺體一面，汪星安士基勉力維持秩序，并不限制人衆來看。屍體從書房移到飯廳，身着殮服，停在兩幅毛氈上；這氈子一幅黑色，一係花邊純白色，是一班『老人』贈『康德』的。他的頭顱臥在一個枕上，這個枕舊日他的學生贈送他詩章時，也曾舖在上面。足端有某君放置一章挽詩題爲：『康德幽靈』他的軀幹雖然十分銷鑠，但是面貌並沒有大的改變，衆人見了，均很驚訝。克洛爾 Knorr 博士用石膏作成一座肖像，解剖學助教克爾希 Krich 本着加爾 Gall 底方法檢驗并繪畫他的頭顱。

因爲他的遺體頗清淨，所以停柩地上前後亘十六日，二月二十八日才舉行會葬大典。據當日遺留下來的報告，好像直接參預會葬方面的人翹首觀望，等候大典底舉行。但是康氏個人一七九九年曾寫了一篇遺囑，希望在早晨舉行很簡單的葬儀，并且盼望他的同

饗友送他。學生方面均覺得對於這位人羣崇拜的死者，非舉行一個堂皇大典不可。當一些人『建議這個問題却又取消了』後神學助教貝克爾 Böckel（但齊城 Danzig 人）便同他的三位同學着手籌備起來。他們髻髻遭逢了一個意外阻碍，因為原先正式公布二十三日舉行葬儀的，忽然又須得展期至二十八號。教授方面祇有政府顧問海德曼 Haidemann 贊助他們。事前學生派遣代表恭請文武重要官吏，牧師，醫士，教師和商人等，參預執紼。

靈柩出發，定於午後三時，是日雖然天氣嚴寒，但三小時前大街小巷已充滿無數觀光的人民，均表示肅穆愁慘的態度，當靈柩自他的廐所出發的時候，祇有幾位最親摯的朋友護送，接着那班一小時前已在附近教堂會集的代表和官吏加入同行。學生便自他們平素集會所亞爾伯蹄高等學校來會，有軍隊一排前行開道，執紼的與學生并行，均着重喪服，次為靈柩，左右學生二十四名輪流擡着。棺上有題銘道：『死者底遺體，萬古不磨的康德。』後端署『生於一七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於一八〇四年二月十二日』字樣。緊隨着棺

後行的，爲兩位親戚和他最知己的餐友，接着是一位學生演說家和捧輓歌者二人一排，這兩位均是自貴族中選出來的。再次第二個演說家貝克爾，音樂隊，支紉的人，學生，最後才是其他的送葬者。按照死者主張平民主義的意思，不分階級，參差排列。大列『喪隊』Tranzer。

在全城的鐘聲和哀樂聲中，紛紛鬱鬱一路向大學教堂走來。抵教堂時便被大學評議會導領進去。堂內氣象嚴肅，燃燭數枝，照澈四壁，奏樂後，學生方面施羅特 Schroter 走上禮台概括報告幾句，便作簡單演說，接着唱乾默爾 Himmel 製的輓歌。原來這

歌是普王弗麗得利希維廉第二升遐時所作的，現在貝克爾將原文斟酌變易了。隨後貝

克爾用駢語式演說向衆人表示謝意，并用誠懇的話，紀念那長眠的哲人。學生特魯赫雪 Truchsch 伯爵呈交大學遺產管理人一首貝克爾所作的輓歌。（在康德墓傍有感

『用二列詩體做的』）當高唱海勒爾 Heiler 所排譜的輓歌時，學生們將靈柩昇到教堂偏北的所謂『教授穹窿』Professorenwalle 墓地，舉行安葬，並沒有別的宗教儀式。

二月二十八日送葬會是學生方面舉辦的，同月二十日評議會議決於本年康氏生日開

一個演說式的特別追悼會。後因是日爲星期日，便展緩一日（四月二十三日）這次紀念演詞是修詞學教授瓦爾德 Wald 在學校大廳宣讀的，內容所以重要的緣故，一係康氏好友所搜集的——我們前面已經屢次說過了。這次通知書是約翰叔爾次 Johann Stulz 教授所發的，標施克教授還做了一首詩。同時又陳列康氏半身肖像，這是琢像家哈格曼 Hagemann 當康氏生時用克拉拉 Kararara（在意大利）大理石作成。

康氏遺骸後來會受過一次不寧的騷擾，因爲後數年『教授穹窿』再不作爲學校人員底墓地了，一八〇九年經他的同餐友舍夫勒建議，便將該處改建爲教授和學生底祠，卽所謂『康德祠』Scoa Kantiana 這位大哲遺骸便安葬祠底東翼。在舍夫勒所建石碑柱上列着哈格曼琢的半身石像。次年康氏忌辰日（一八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亞爾伯蹄高等學校校長海爾巴台 Herbat 又於新墓落成時贈送一篇演說。那半身像後將他陳列大講堂內，一八四二年還有一個是普魯士教育部贈的康氏坐勢的小銅像，是摩哈 Ranoh 底一個學生所鑄造的。後來將那摩哈親手鑄的康氏紀念像，於一八六四年設置大學校

操場前面。自是以後，年湮代遠，康氏底祠堂漸次頹廢了，所以一八八〇年更在原祠東邊建築了一所簡單的戈蹄式 (Gothic) 的小墓廬，事前六個月便從事尋覓康氏遺骸，費了不少的周折，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遷葬廬中地窖內。廬中一廂壁端刻有康氏所著實際理性底批評書中的著名結語道：『有兩種事物充滿心靈中，如果持續地去思索，便覺得不斷的驚異，即是在我頭上星辰遍布的天空，和心內道德的規律。』 Zwei Dinge erfüllen das Gemüt mit immer neuer und zu nehmender Bewunderung, je öfter und anhaltender sich das Nachdenken damit beschäftigt: 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und das monarchische Gesetz in mir.“

(完)

康德年表

- 一七二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英馬奴奴康德生
- 一七三二年 秋康德入弗麗得利取安命高等學校
- 一七三五年他的弟約翰亨利生(死於一八〇〇年)
- 一七三七年他的母親去世(生於一六九七年)
- 一七四〇年 九月二十四日入船尼格士白克大學
- 一七四六年他的父親去世(生於一六八二年)
- 一七四七年 第一次著作論生活力底真實的評價(哲學叢書卷四十九)
- 一七四七至一七五四年 在猶村阿爾士杜爾夫勞敦堡(?)爲家庭教師
- 一七五四年 論文論地球於其自轉時是否受幾許的變動(同書卷四九)
- 問按物理的推論地球是否能衰老(同上)
- 一七五五年 普通自然史與天底理論(卷四八)

六月十二日作論火(卷四九)一文而受學位

九月二十七日因下列的著作進爲私教授：

形而上學認識論底第一個原理之新解釋(卷四六)

一七五六年

正月至四月 著：論里斯波亞地震文三篇(卷四九)

四月二十五日著：風底理論說明的新註釋(卷四六)

一七五七年

復活節日宣布講演綱目，著：自然地理學之計劃同預告(有附錄)(卷四九)

一七五八年

復活節日宣布講演綱目，著：動靜兩概念底新解釋(卷四九)

十一月謀繼任祁拔克教授席位

一七五九年

秋季宣布講演綱目，著：試爲樂觀主義之幾點觀察(卷四七)

一七六〇年

著：約翰弗麗得利希洪克早喪哀詞

一七六二年

著：證明四個三段論法之詭辯

讀盧騷所著哀彌爾與民約

一七六三年 著：論上帝底存在唯一可能的證據（卷四七）

試引用負數的概念於人生哲學之中

一七六四年

著：論優美同高尚底感覺

腦病底觀察載船尼格士白克政學報（卷五十）

研究自然神學與道德學之原則的明顯（應柏林科學院懸賞徵文，卷四

六）

一七六五年 著：一七六五—六六年冬季講演分配報告書（卷四六）

一七六五至一七六六年 蘭伯特門得孫開始與康德通訊

一七六六年 著：巫師底夢以形而上學底夢解釋之（卷四六）

一七六六年四月至一七七二年五月 康德被任為皇家圖書館副主任

一七六八年 著：論空間地理上區分的第一原因（卷四六）

一七六九年 十月愛爾郎根聘請

一七七〇年

正月耶拿聘請

三月三十一日被任爲邏輯學及形而上學正教授

授職演說：論感覺界與精神界底各種形式與原理（卷四六b）

一七七一一八八年札里次爲普魯士教育總長

一七七〇至
一七八一年

著：純粹理性底批評

一七七一年

評論解剖學家莫斯加帝著作（卷四九）

一七七五年

復活節日發表論人種差異（卷五十）

一七七六至
一七七七年

著論文兩篇均係關於得騷博愛學校的（在船城報上發表）（卷五十）

一七七八年

却哈爾之聘請

一七八一年

五月純粹理性底批評脫稿（卷三七）

評叔爾次所著：道德學概論（卷四七）

是年康德自置房屋一所

一七八四年 十一月著：本大同主義編輯普通歷史的理想（卷四七）載柏林月刊

十二月著：回答一個問題：甚麼是文化（卷四六）載柏林月刊

一七八五年 正月與十一月評赫爾德所著：理想（卷四七）載耶拿普通文學報

三月著：論月中火山（卷四九）載柏林月刊

四月著：道德的形而上學底基礎（卷四一）

五月著：論翻印書籍底違法（卷四九）載柏林月刊

十一月著：論規定人種底定義（卷四九）載柏林月刊

門得孫亞可卜間之爭辯起

一七八五至
一七八六年
一七八六年

正月著：人類史起源底推測

夏第一次被任為校長

八月費麗得利希大帝崩，九月朝賀威廉第二大帝

評霍夫郎所著：自然法底原則（卷四十七）

評亞可卜所著檢查門得孫底「早晨」一書（卷四七）

十月著：甚麼是思想中的定向（卷四六）載柏林月刊

十二月七日柏林科學院請康德爲院外會員

一七八六至
一七八七年

來鶴德輯：康德哲學通訊集

一七八七年

純粹理性底批評再版

一七八八年

歲首實際理性底批評成（卷三八）

正月著：論神學原理之運用於哲學中（卷五〇）載德意志水星報

夏康德再被任爲校長

六月九日頒佈峨勒宗教勅諭

十二月十九日公布新檢查令

一七九〇年

著：判斷力底批評（卷三九）

著：對於愛伯哈的辯論文（卷四六）

著：論盲動及其預防之法

一七九一年

九月著：論辨神論中一切哲學嘗試底失敗

一七九二年

三月五日普魯士政府重新頒布嚴厲的檢查令

四月著：論本源的罪惡

六月十四日禁止上項著作出版

一七九三年

復活節日著：純粹理性界域以內的宗教（卷四五）一七九四年再版

九月著：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不合於實際（這句話）（卷四七）載柏林月刊

一七九四年

春夏二季很嚴厲的反對「用新語的人」

五月著：對於天氣的幾項影響（卷四七）載柏林月刊

七月著：一切事物之終了（卷四七）載柏林月刊

七月至一七九五年三月與細勒通信

十月一日國王勅令譴責康德

十月十二以後康德上書自辯

一七九五年

著：到永久和平（卷四七）一七九六年再版

一七九六年

註釋蘇梅林所著：論精神底組織（卷五十）

五月論最近在哲學上發生的一種高調（卷四六）載柏林月刊

六月二十三日康德最後的邏輯學講演

十月著：調解一個由誤會而生的數學上的爭議（卷四六）載柏林月刊

一七九七年

歲首著：法律學上形而上學底初步（卷四二）

六月十四日船尼格士白克大學舉行康德解職歡送大會

六月著：宣告哲學上締結永久和平條約（卷四六）

道德學上形而上學底初步（卷四二）

論因愛人而撒謊有理想上的理由

十一月十日威廉第二崩，威廉第三即位

一七九八年 著分科底爭議（卷四六）

實用上觀察的人種學（卷四四）

論書籍底製作（與尼古拉的兩封信）（卷四七）

一七九九年 八月宣言反對菲希特

一八〇〇年 康德最後發表的著作（卷五〇）參看本書二六六頁

九月康德邏輯學講義由耶聖 Jasche 出版（卷四三）

一八〇一年 十一月十四日康德去職宣言

一八〇二年 自然地理由林克出版（卷五一）

一八〇三年 教育學由林克出版（卷五一）

四月九日康德最後遺留一封信

一八〇四年 二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康德去世

二月二十八日葬

四月二十三日大學開會追悼（瓦爾德追悼會）

五月康德應懸賞徵文所著：論奈蒲里次與峨爾夫以來形而上學底進步由

林克出版（卷四六）

（完）